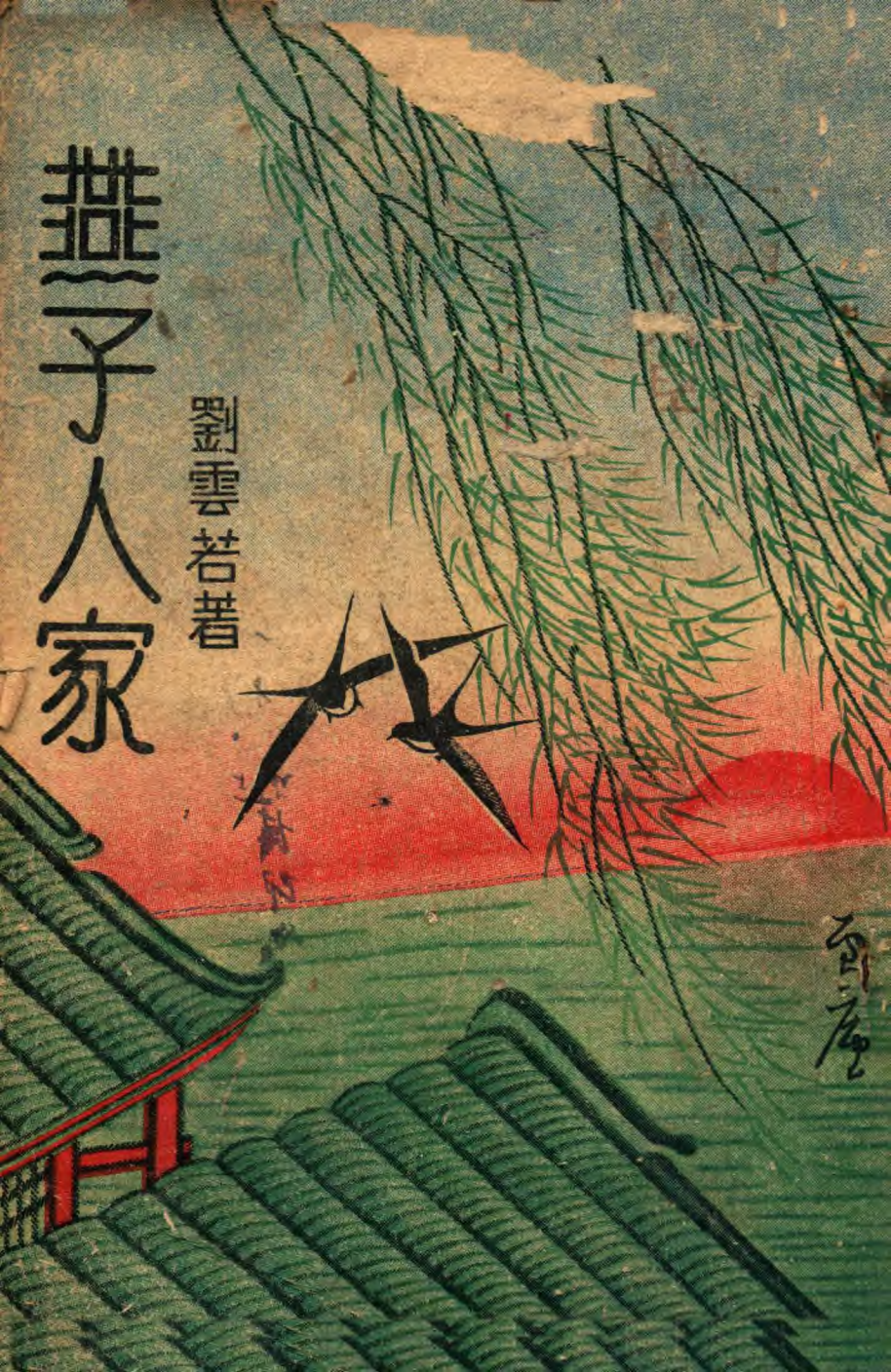



燕子人家

劉雲若著



劉雲若



版權所有

劉雲若撰著

社會長篇
言情小說

燕子人家
二卷

新聯合出版社

社會長篇
言情小說

燕子人家 (卷二)

每冊定價壹元貳角

本書著者

新聯合小說編輯室
劉雲若

校正者 博陵文章

印刷者 新聯合出版社

發行處 新聯合出版社發行部

天津東馬路大獅子胡同
電話二局四二八八號

有 著 作 權

不 准 翻 印

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一月出版

冰絃彈月記序

「小說」可說是，茶餘酒後的消遣品，也只說是工餘之暇，解了疲乏的恩讀物，本來麼，工作了好幾個小時，身體疲乏啦，腦筋昏亂了，倒在沙發上，東挪挪，西扯扯，總是覺着心中不自在似的，若是有本很有趣的「小說」，那是多麼歡樂呀，可是「小說」那一種好呢，那可得說，遂個人的心之所好啊，武俠的「小說」脫不過是攻山破寨，或者鏢師夫丟鏢，山賊劫鏢一類的「小說」，再不然，就是打擂啦，英雄會啦，反正脫不開這一門，社會的言情「小說」，並非教你看了去與某某「妹妹我愛你」若如此的看法就把作「小說」的心意可就看錯了，著作者提筆原為正風移俗，勉社會的青年，以歸正途，援青年於無形之中，使社會的青年男女們，有以借鏡，決不能引誘於溝壑裏，決不能作千古後的罪人，所以這是著作者的婆心，在南方有名著作家，李薰風，張恨水，可以說是大江南北的人，讀了很是悅目歡心，也能說全國人士，很能歡迎，尤其北方的著名著作者，劉雲若先生，所著的紅杏出牆記，春水紅霞，春風回夢，均出了電影，近日又作了幾部有趣味的，冰絃彈月記，燕子人家，情海歸帆，各集均已發行單行本，其中各書的內容，均合乎現代青年的腦筋，所以在工餘之暇，茶餘酒後，躺在沙發上，很可一觀，能消遣時光，能清醒眉目能喚醒迷夢的腦筋，今值書成索序與余敝本不文「很不會說話」不敢為序不過將我所讀劉君雲若的有趣小說告訴大家。

非非生序

社會長篇小說
燕子人家
二卷

劉雲若撰著
博陵文章校

第二回

溪水引桃花舊時人面
游絲戀芳草何處天涯

燕子人家

上集的結尾正寫在程雪門，與韻宜正在地上跪着，雪門是表自己的心跡，並無欺騙之心，韻宜一見，是自己逼的雪門跪地賭誓，自己身不由己的亦跪倒嬌軀，自己原是一片天真，述說心志不二，正在這個時光，猛聽的大門一響，有人格叱笑聲，只見街門開了一道縫兒，有一張人面探了進來，正向這邊含笑相望，因為雪門韻宜都在房門口向外跪着，可瞧見街門，街門也正斜對着她們，中間既無阻隔，也沒法隱蔽，雪門韻宜看見那人面，正是小桃，立刻又羞又憤，既感無地自容更恨不得過去打她，但跟着便把羞憤變成羞怯，都好像作了什麼虧心事似的，害起怕來，雖不知怕的什麼，都是瞻顧欲逃，急想離開他的視線，韻宜先攀着雪門肩頭，掙扎立起，又拉起雪門，倉卒向房中避開，藉墻壁遮掩羞臉兒，但小桃在他們張皇掙扎之際，

二卷

已嗤嗤笑道，二位拜天地哪，大喜大喜，好快當的事兒，你們別害羞呀，這時便不用用得着證婚人麼，說着見他倆已避入房中，不可復見，就又笑道，拜完天地，這就進洞房麼，也不照應照應客人，得得，我別討厭，快給人走吧……說着就把頭兒縮回去，却又說了聲哈哈我看見了，我全看見了，才聽砰的一響，把街門帶上走了，這房中二人躲在屋隅，好像避難一樣，互相挨擠，不知何以如此驚懼，都是顏色慘白，目光呆定，互相聞得心跳之聲，雪門聽着小桃嘲諷的話，不由又悔又恨，悔的自己疏忽，在她走後未曾鎖上街門，以致有這意外的事，連累韻宜受驚遭辱，恨的是小桃如此頑狡胆大，我不究她誘拐的罪，從寬釋放，原想她必懊喪歸家，却不料他還在這門口逗留，竟看破了我們的私情，這使如何是好，而且更怕小桃的語聲，驚醒樓上的人，一時張皇無計，就向韻宜低語道，真該死，她吵醒樓上的人，可怎麼好，你快進去吧，韻宜顫聲道，吵不醒他們，臥室都在後樓，前樓沒人……話方說完，只聽小桃連說了兩聲看見，隨着街門作響，二人都向外探頭，見小桃兒已經走了，同時轉回眼光，愕然互視，雪門略一尋思，立起就向外走，韻宜連忙

拉住道，你幹什麼，雪門道，我去跟她說話，這東西太萬惡了，韻宜一聽，好像當他去作什麼冒險的事，將要出生入死似的，立時玉顏如土，手指如冰，拚命拉住道，你別去，我不教你跟她打架，雪門道，我不打架，只跟她說話，韻宜仍不肯放，雪門頓足道，你別攔我，你想她看破我們的事，還不當作把柄麼，日後知道出什麼花活，我若不跟她說開了，簡直不堪設想，韻宜聽着，也覺害怕，才放了手問道怎樣跟她說，雪門想了想，暗自擰眉咬牙，口中答了聲你別管，我自有辦法，就走了出去，到了門前，用力把門拉開，向外看時，倒覺愕然一驚，雪門意料着小桃必然走遠，需要追趕，既至開門向外一探身，幾乎和她相觸，原來小桃正背立在門外階下，面向着對面的牆，雙手交叉在頸後，側着臉兒仰望雲天，目送飛鴻之狀，但這時天上除了陰雲，別無所有，而且小雨淋淋，已不止於沾衣欲濕，她這樣立在雨地裏，神態未免過於蕭閒了，雪門方在吃驚，那小桃聽得門聲，驟然轉身回顧，但一看見雪門，立刻就把叉在頸後的手，突然移到前面掩住了臉，跟着又轉身向外，這舉動十分迅疾，好似帶着彈力，但雪門在一瞥之間，已瞧見她臉上的變態，同時也

明白她掩面的原因，敢情小桃臉上雖然被雨淋濕，但眼下的淚漬縱橫，仍是分明可睹，原來她正在哭着呢，因為不願被自己瞧破，故而掩面轉身，並且由她的掩面轉身，更可證明自己並未看錯，否則她又何必遮掩呢，只是她方才還在大笑對我們奚落，怎會出門又哭，這原因可猜不出來了，雪門錯愕不解，一脚門裏，一脚門外的怔在那裏，只見小桃的手已從面上落下來，另作個雙手抱肩的姿式，也不回頭向他瞧着，竟很悠閒的徐徐移步向巷底走去，雪門見她要走，猛想起自己的事，忍不住就叫道，小桃兒，你別走，我跟你說話，小桃已走出兩步，聞言停止不動，却仍不回頭，只靜待他發言，雪門暗詫她何以如此態度冷靜，把天上的雨和地下的我，一概視若無物，看着好像有什麼心思，但她這樣人怎會有心事呢，想着仍覺莫明其妙，就不再研究她，只顧說自己的話，叫道，小桃兒，方才你幹麼又跑進院裏搗亂，還直嚷看見了，你看見了什麼小桃聽了仍不作聲，只聳了聳肩，雪門見她這樣，心中不由有氣，暗想你對我不睬不睬，不哼不哈，弄這油滑勁兒，我却非得跟你對面說個起落不可，就離開門口，想趕到她前面攔住交涉，那知他方一移步，小桃已

悄然無聲的轉過身來，雪門跳到階前，恰和她互相對面，倒又教雪門怔了一下，忙舉目向她臉上端詳，却見淚漬已完全拭淨，連眼際也不留痕跡，只是面沉似水，沒有絲毫表情，眼光也那麼呆滯不靈，好像比方才所見換了個人，尤其是她的臉兒污垢不洗，頭髮蓬亂不理，今天早晨和昨日下午都是一樣，似乎一直未曾修飾，這時却被愛好的天公給盡了一次美容的義務，頭髮被雨淋得自然貼順了，直如經過梳理，加了膏澤，臉兒因被淚痕雨滴完全沾濕，她將衣袖揩拭，臉上污垢都給聯帶揩淨，好似洗了回臉一樣，把潔白瑩潤的皮膚，現露出來，再襯着光可鑑人的一頭秀髮，在雪門眼中，好像遇着幻術，方才蓬頭垢面的人，忽然當場改變，湧現玉潤花容，膚光四射的美貌，並且亭亭玉立，別成異樣風神，雪門看着怎不吃驚，瞠目相視，心中暗叫小桃小桃，敢情你是有這樣絕代容華，我昨日誇讚你的秀美，自以為超越俗眼，豈料仍然知你未盡，你怎竟一美至此，可是你怎麼甘趨下流，怙惡不悛，一點不可惜自己呢，想到這裏，忽然憶起韻宜，不由悚然自警，轉想我不要只驚訝她的顏色，快說正經的吧，我是爲什麼來的，就沉下臉說道小桃，我問你，你方才

喊看見了，你看見什麼，要亂造謠言可不成，小桃聽着不語，好似全沒入耳，雪門又道，你可得明白，這種事是有關係的，邢小姐並不像你這樣厚皮涎臉，滿不在乎，再說她的家庭又是那樣，你若錯說一句話，就許惹出大事，缺了大德，你自己想想，跟她無冤無仇，何苦害她，請你作點好事吧，年青青的，日後也得發生，現在你能答應我，不對旁人說麼，小桃仍是不應，並且面目肢體，沒有一處活動，好像木雕泥塑一樣，尤其冷靜的眼光，也仍注在雪門面上，凝止不瞬，雪門看着，覺得她是對自己施展老奸巨滑的手段，給個閉口無言，神仙也難纏，不由心中發恨，厲聲叫道：你不用跟我裝傻充楞，我告訴你，現在邢小姐跟我不已經……說着自覺失言，忙改口道，現在我決計要保護她，不能教她受別人欺侮，我自己沒關係，任憑你怎樣遭踏都不在乎，可是你若是把我跟她連在一處亂說，或者對她有什麼侵犯，我可非處置你不可，你記住了，我這不是玩話，你到底怎樣，快回答我，小桃仍然無言，雪門怒目挺腰說道，你快說話，今兒我一定得從你嘴裏對出話來，要不然……說到這裏，不覺接不下去，想說打官司，這條路已失敗了，再不值她一笑，若

說打架，憑自己那身骨架，這副神氣，連挨打還嫌不够資格，若說出來，豈止嚇不住，萬一她滿不含糊，請試身手，自己這套拳該先伸那隻手，準又被她較量短了，雪門遲疑着方一囁嚅，不料小桃一隻緊閉的嘴，竟在這要命的節骨眼兒張開了，同時眼珠也見了活勁，向她斜覷着問道，要不然怎樣，雪門臉紅筋漲，怔了半晌，才想起句有力的話道，怎樣我跟你拚命，打死你給你償命，或者拉你一塊兒跳河，小桃聽着哦了一聲道，真的麼，你真豁得出這條命，那我也更豁得出去，就跳河吧，走，咱們去，拐個灣兒就是海河，說着就伸手拉他，雪門想不到自己好容易驚出了一句外交詞令，才說出口，就掄圓了撞個大釘子，這就和兩國辦交涉一樣，必得真有實力，才可以說強硬的話，若是外強中乾，只想用虛氣制勝，向對方表示不惜以兵戈相見，一語方發，對方就敬如尊命，把最後通牒送到外交部，大批軍隊開進國境線，那時再叫老爺子我是說着玩的，可就沒用了，雪門也是如此，才說聲拚命，對方立刻也以命相拚，要求實行，他知道又弄巧成拙，只得色厲內荏的裝作不含糊道，走啊，走就走，小桃道，你可走呀，雪門道，走呀，但口中說走，身體不動，

小桃縮手說道，你倒是走不走，別只嘴強，雪門心想我赶快自己轉圜吧，這樣相持，早晚終是失敗，與其到河邊再告饒，不如趁早認栽，但不知說什麼是好，小桃看着他的窘態，忽然噗哧一笑道，你何苦招我笑，我這時候真不願笑，你偏教我笑，雪門臉上掛不住，心中一急，才急出話來道，呸，你還笑，真沒臉，我雖是窮人，可還犯不上跟你這賊了頭拚命，哼，我跟你一塊兒投河你倒願意，我可怕沾了人物，小桃撇着嘴兒道，這拚命的話，是從誰的嘴裏先說的，這會兒你又怕沾人物了，得，我也別擠羅你，也別沾你人物，說着忽然一整臉兒，就向前走去，雪門正在臉上發燒，心中難過，見她居然未曾得理不讓人，竟肯走開，立覺舒了口氣，如釋重負，但小桃走了兩步，他又想起自己的事，尙未說出個結果，回去對韻宜也不好回覆，只可硬着頭皮，又趕上前去，叫道，你等等兒，還沒回答我方才的話呢，小桃聞言回頭看了一眼，仍向前走去，雪門叫着你别走，快說痛快話，就伸手拉她，手才落到肩上，小桃覺察了，把腰兒一扭，肩兒一側，擺脫他的手，就加快脚步，向前跑去，雪門且跳且喚，小桃並不回頭，直跑入對面那大車門裏，雪門暗叫糟了

，她定是跑回家去，我怎能進人家院裏，想着十分着急，也就飛步追趕，直奔入那大車門，向前一看，小桃已無踪影，原來那車門內是一塊四四方方的過道，迎面是一座大牆，兩旁靠着牆角，各有一門，料想門內必是院落，但不知小桃跑進那個門內去了，眼見無法追尋，只得住步，但因他跑得太猛，直跑到過道中間，方才收住脚步，望着左右兩門，罵了聲好可恨的東西，真像飛賊一樣，眼看着會把她追丟了，罵着不由嗒然若喪，祇可回去吧，猛的方一轉身，祇見小桃赫然立在兩步以外，垂手亭亭玉立，正悄悄望着自己，雪門驚喜交迸，隨又暗恨自己愚蠢，本來緊跟在她身後，怎會一轉彎就沒有影兒，他便是飛毛腿，也不會在一霎間跑過兩三丈的過道，進入院內，當然是掩在門後，我怎麼想不到呢，想着就迎上去，向她道，你真滑溜，我還當你進院去了，敢情仍在這裏，那麼你就快回答我，能不能替那小姐守秘密，不把方才所見的事告訴別人，小桃搖搖頭，雪門道，怎麼，你駁了我，不肯替她守秘密，小桃點點頭，雪門心中又急又氣，氣的是她不安好心，要破壞韻宜的名譽，以後直將不堪設想，急的是並沒方法可以對付，軟硬兩途，都已失敗，再擺

什麼陣，都已得被他破了；何況自己還沒陣可擺，當時祇剩了啞咕眼兒，通身出汗，若不是強忍着，真要哭出來了，小桃靜靜望着他，忽悄然道，你問我的話，我却回答了，咱們改天見，我得回家歇會兒，說着就向旁一繞，越過雪門身旁向裏走去，雪門這時可算丟了人，一陣焦灼悲憤竟把眼淚給逼出來了，攔着小桃顫聲叫道，難道你真就這麼心狠，非把我們毀了不可，我們跟你有什麼冤仇，實告訴你，我對你實已無計奈何，可是你自己不怕缺德麼，好，請你由性兒幹，我們承着，說完轉身就走，他這情形，直如小孩兒受了欺侮，哭着回家似的，不料小桃反伸手把他拉住，向臉上端望着，抿嘴兒笑道，嘖嘖，敢情真撇了酥兒咧，難爲你這麼大的人，也不怕我笑話，昨天的勁兒那個去了，瞧你在旅館裏，跟我那套宮大老爺勸善，老夫子似的，只缺幾根鬍子，沒的可縉，今兒怎給變成小孩兒，出門沒帶奶媽，就教人家給欺侮哭了，雪門聽着，窘得面如紅布，氣恨恨的道，你別奚落我，我實在被你氣得……若不爲着那小姐，我一點也不怕你，你別錯疑惑了，小桃笑容頓斂，搖頭道，你別提這個，若是爲你的那小姐，就趕快回那家爲她去，少跟我麻煩，雪門

聽她言語來得奇怪，而且對韻宜含着恨意，好似有什麼過節兒似的，不解何故，方在詫異，小桃又道，若只提你，還許有點兒商量，若說爲她，你爲得着，我爲不着，雪門猛覺心中隱有所悟，不由暗叫噁呀，難道小桃對韻宜是含着嫉妬麼，她本來一直神情冰冷，如今竟在窺破秘事之後，把我引到這裏來，忽然表示了緩和態度，但却只於對我，對韻宜竟大有腐心切齒之意，這是什麼道理，她跟韻宜並無惡感，就是不上圈套，也不致成爲仇恨，現在怎竟怨恨着她，而垂青到我，想着心中一轉，得到一種見解，不由悚然暗驚，但還不敢自信爲真，不過小桃既對自己表示好感，自己也樂得將計就計，解救韻宜的後患，就答應着道，好，好，不爲她，請你只可憐我，把這件事保守秘密吧，你要知道，我現在狐身落魄，已經到了絕路，好容易悞打悞撞的，得人介紹到邢宅作事，若被趕走了，便得流落街頭，韻宜的事只一洩露，我就是罪魁惡首，不但被辭，還許有別的災禍，你只當行好，小桃聽着，一迷縫眼兒道，瞧你這苦勁兒，我可得信哪，雪門道，你看我這穿章打扮，一定不信，我的事也沒法對你說，你不信就往後看，小桃撇嘴道，我看什麼，看完拜天地，

再看入洞房呀，我問你，你跟小韻宜認識了多少日子，說實話，要騙我可是自找吃虧，雪門道，我實實在在，是今天早晨才認識她的，昨天晚上到她家來，邢蓀庵教我住在門房，聽見樓上爭吵，才知道有這麼一位韻宜小姐，今兒早晨，她夾着包兒往外溜，我因為有看門責任，上前攔阻，跟着又想到她受後娘虐待的苦情，覺得不忍，就變主意放她走了，小桃聽着，明眸連轉，哼了一聲，接口道，是了，你因為可憐她苦情，就放她走，她走出以後，他又恐怕連累你散事，就翻回來，接着你倆再一談心，就情感情義感義的，拜了天地，雪門說道，不是拜天地，只是賭誓，小桃面上微現笑影道，賭什麼誓，是賭非你不嫁非她不娶的誓麼，雪門搖首連叫不，想要直說，又怕她居心難測，就道她恐怕我受不了苦，拋下她走，我說不走，她不肯信，才逼得賭誓，小桃道，這是你賭誓，她跪下作什麼呢，雪門道，她要陪我跪着，還沒說出話，你就在門口笑起來了，小桃點點頭等，凝眸視地，似作深思，忽然吁了口氣道，好，我明白了，你走吧，雪門愕然，心想看她這樣問得詳細，好像有着什麼意思，却不料問完就教我走，走倒好走，我的事可怎樣呢，就道，你明白

了，我還沒明白，你到底肯不肯答應我，小桃聞言方問答應你什麼，忽又哦了一聲道，還是那句話啊，你不用担心了，我絕不告訴人，再告訴你句放心的，你們不是怕我的嘴不穩麼，現在我這個人都快離開這裏了，你們還愁什麼，雪門聽了，更爲驚詫，叫道，你快離開這裏……怎麼……你的家不就在這門裏住麼，離開上那兒去，小桃看了看他，慘然笑道，我上那兒，你用不着問，雪門又茫然的道，你爲什麼要離開呢，小桃撮唇微作嘯聲，又側着臉兒道，我走開，不正可你的意，還問什麼，雪門這時已感覺小桃話中含有淒怨悽惻的成分，似乎受了什麼刺激，而使她心地轉變，再把方才種種情形，和將要離開的話，互相印証，更斷定她的轉變必與自己有關，不由感到一種惆悵心情，好似對小桃突然生出沒來由的感情，有如舊友臨別的滋味，忍不住說道，你真是要走麼，你爲什麼要走，小桃搖搖頭道，我的事誰也不能告訴，你不用問，雪門道我一定要問，你這事來得太突然了，我想你必是臨時起意，萬不是早打算好的，莫非……小桃聽到這莫非二字，似乎悚然動心，凝眸相注，聽他說什麼，那知雪門只說到這裏，就接不下去，因爲他要說的話，本是一種

猜想，話到口邊，才醒悟只許有此一想；不可有此一說，忙咽住了，但看見小桃注意的神情，倒覺心內有愧，窘得轉頭避開她的眼光，小桃見他不說，就笑道，你猜錯了，我這是早打算好的，原本有個夥伴同走，現在人家有了戀頭兒，不肯走了，我這剩下的，也得奔自己的路兒啊，雪門聽她語中微意，覺得自己所料並非神經過敏，又見她顏色慘淡，目光含恨，更覺心中如患瘧疾，倏冷倏熱，翻攪不安，暗叫這真糟啊，怎又遇到這樣事情，真是夢想不到，她一直現着甘居下流，頑梗不化的狀態，好似不通人事，不起風情，我已把她看成無法救藥，萬難感化的人，却怎的忽然一變，竟成了解事多情的女郎，她是從何時變的，爲何事變的呢，想着只茫然望着她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小桃也不言語，也不顧盼，只仰首望天，却在臉上現出笑容，目中射着淚光，但笑容內蘊着萬般幽怨，淚眼中含有無限譏嘲，似乎把自己心緒，赤裸七的表現在顏面上，當作一篇怨詩，教雪門讀個明白，雪門正在看得心跳魂銷，却不料目光一瞥，由小桃的玉頰之旁，又現出一張慘白的人面，原來韻宜在門口外出現了，雪門正向門而立，首先瞧見，知道韻宜因久候自己不歸故而前來探

看，但雪門現在正對小桃痴望，這情景怎可被韻宜所見，然而已落到她眼中，怎會不驚得一跳，小桃看見雪門的神情，知道身後有人，急忙轉身，瞥見韻宜，並不理會，好像沒看見似的，很安詳的向雪門說道，我已經說過不給你們貼肉告示，你還麻煩什麼，何況我又要走了，你們過舒心日子吧，她說時語聲甚高，說完就向裏面走去，雪門知道她這些話是故意給韻宜聽，替自己解免嫌疑的，不由深感她的體貼，但覺她的情意，仍是一個隱謎，並未解釋，而且她才把神秘的人格，微露出一點真誠，幽隱的心情，稍現在一絲端緒，却不料忽被打斷，雪門怎不悵然若失，但當着韻宜，不能趕了她去說話，只得強忍着向門口走出，却聽小桃低聲說道，我只恨兩個人，一個是那倒奪旅館的夥計，一個是這沒臉的了頭，你尋思去吧，我可走了，雪門聽着悚然回顧，見小桃正懶匕怠匕，踉匕跄匕，走到靠左的大門，頭也不回便進去了，雪門尋思她話中有因，記得方才初見她時，曾說昨日偷錢逃走以後，會重回旅館找我，却被茶房攔阻，未得進去，當時我聽了認作謊言，並未着意，現在她又說恨那攔阻她的茶房和沒臉了頭，這沒臉的了頭，當然指着韻宜而言，她為何

把韻宜和茶房相提並論呢，想着隨即醒悟，她昨日必真個會回旅館尋我，既去尋我，必然懷有什麼心意，也許她在逃走以後，尋味我的勸告之言，忽被感動，就回去預備跟我有表示，却被茶房攔阻，未得見面，所以引爲遺憾，但是今天她在這裏又見着了，却爲何並無言說呢，當然是她對我要表示的，並不止於自陳悔悟，還有別的深心，這深心由她怨恨韻宜，便可明白，大概是她昨日出了旅館，尋思我的言語，由感生情，有了垂愛之意，却爲茶房所阻，未得如願，今日和我在這裏意外重逢，却又陰錯陽差，被韻宜佔了先步，所以傷心抱憾，却又說不出來，由方才她頑皮舉動，便可證明她的無賴心情，最後實在莫可奈何，才把我調到僻處，稍處心事顯露，告訴我她將離此他往，當然是因爲所志未遂，不願着我與他人親近，故而抱着一顆破碎的心，飄然長往了，雪門直忘了韻宜還在門口，只呆然痴想，越想越覺不錯，心中自恨有眼無珠，只能相皮，雖看出她月貌花容，具有過人的顏色，却沒瞧出蘭心蕙性，更含有幽曲的深情，我竟把美玉明珠，當作了朽木頑石，真是豈有此理，雪門不勝悵惘悔恨，把小桃偷竊拐騙的事，都給忘記，抱怨我真糊塗，

竟把她辜負了，昨天在旅館受茶房逼勸的常見，可不是聽見門外有人吵嚷，那必是小桃進門被阻，發生爭執，我方才硬說是謊話，太對不住她了……正在嘔吐自語，忽覺眼前一陣發暗，似乎被什麼遮住光線，抬頭看時，原來韻宜已走到跟前，雪門看着她，不由一驚，囁嚅着道，你來了，韻宜道，你怎麼還發怔呢，小桃不是說替咱們守秘密了，說着把手撫在雪門肩上，雪門被她一撫，心中暗自慚愧，方才和她叩頭盟誓，怎麼轉瞬間，又把心情移到小桃身上，這太不應該了，任他弱水三千，我只取一瓢飲，小桃只算前世無緣，今生未遇，教她自去也罷，我只把一身一命，交付給這可憐的小妹了，好在她尚未看破我對小桃的心理，也未聽見小桃對我說的話，還好掩飾，就道，我這兒正尋思她的話，不知靠得住靠不住，方才我對她講了半天理，她好像明白了，答應不把方才看見的事，對別人說，可是她又告訴我，就要離開家裏出門走了，我才又納悶，她爲什麼要走呢，韻宜道，我方才也聽見她說要走的話了，雪門道，你跟她熟識，可能明白她爲什麼走麼，韻宜道，她本來要走，雪門道，她說跟你搭伴，本爲拐你，只是句空話，現在你脫了套，她自己還上那

裏去，韻宜搖頭道，你不知道，她也許真要出門，這裏面有個原故，雪門忙問什麼原故，韻宜道，咱們別站在這裏，回去說吧，雪門就和她一同走出車門，回到家中，先把大門關鎖，進入房門，並肩坐在床上，韻宜才道，你那知道小桃她跟我也一樣苦情，所以她才跟她相好，一直很不錯的，就是這回偷跑，也是倆人早商量好，都爲着家裏不能再呆，才決意到外面去，並沒一點強迫的意思，直到今天早晨，我變卦不去，她忽然翻臉逼我，我還納悶兒，以後你揭破她安心拐我，她並不辯，簡直承認，我明白她懷着歹意，可是我到現在還有些糊塗，她爲什麼要拐我呢，雪門笑道，你真傻，她爲什麼，她爲錢，拐那出去賣錢哪，韻宜搖頭道，我說的不是這個意思，我是想不到她會拐我，我覺着她沒有拐我的道理，雪門道，怎麼呢，想不到牠拐你，我還想不到她偷我呢，韻宜道，你是不明白她的情形，這孩子也够苦的，她家裏事別提多麼新鮮了……說着又咽住不語，臉上現出差容，雪門看着不解，就問怎麼新鮮，韻宜似乎不知該怎樣說是好，沉吟一下，才紅着臉笑道，她有兩個爹，可是只一個娘，你聽說過麼，雪門心中訝然，但只點點頭，教她快說下去，

韻宜道，她的親爹現在快五十歲了，少年時還是個小財主，以後敗落了，她的娘本是繼室，現在還不到四十歲，在二十多年前娶了她娘進家，家道越發敗落，賊偷火燒，沒幾年就一貧如洗，可是小桃已生下來了，一家人挨窮受苦，到了小桃十三歲的時候，她爹實在尋不出生路，忽然從女兒身上打主意，要教她學戲，萬一唱紅，老來還可以享福，就托人介紹了一個姓賈的伶人，教小桃拜師學戲，我也不懂這裏面規矩，只聽小桃說，好像是寫給師傅五年，可是小桃並不跟師傅去，仍住在家裏，師傅每天到家裏來教，也不要學費，只定規學成了給師傅唱二年也不是三年，她爹覺着有了指望，只等日後享女兒的福，那知眼前便出了毛病，小桃學戲沒有幾天，師傅竟也變成她的爹了，跟她娘鬧得很不像話，而且這師傅爹別提多麼霸道，常日盤踞家中不肯走開，她爹又只賃着一間房，中間不知打了多少吵子，鬧了多少笑話，她的親爹雖然性情柔懦，也忍耐不住，常常給氣跑了，好幾天不知方向，小桃還得滿處去尋找，及至找回來，仍是在家呆不住，因為那師傅爹在三不管小戲園裏給人拉胡琴，賺錢養着小桃母女，却不給小桃親爹飯吃，可是常給氣受，所以過幾

日仍得吵架氣走，她娘那無恥東西，居然不理本夫，和那師傅爹成了餬口兒，結果擠她親爹在外面賣了報，不再回家，這樣過了幾年，小桃懂了事，心疼親爹，恨上師傅爹，那師傅爹仍想在她身上生財，盡心教戲，小桃也用心學習，到如今論能爲足可以上台賺錢了，可是她覺着賺錢也是孝敬師傅爹，而且更永遠逃不出他的手，就故意裝笨，學會也裝不會，沒忘也裝忘了，有幾次師傅爹教她上小戲園借台練習，她都給唱個七亂八糟，弄得各戲園全不許她上台，師傅爹生氣打她，她也不在乎，好像塊滾刀肉，打完再練得熱中透熱，只一上台她就又和她發昏一樣，氣得師傅爹沒法，起初還當她上台怯場，以後看出實在不够材料，才把心冷了，逼她改行作女招待，她也去了，幹幾天生意一紅，可以多賺錢，她就借事跟掌櫃吵架，或者偷東西，反正必教人家辭退，回家蹲着，師傅爹再把她荐到別處，也是如此，實在無可奈何，只好斷了指她發財的心，任她在家閒蕩，不過那師傅爹並非出名的琴師，近來常常沒事，閒在家裏受窮，就跟小桃的娘嘔氣辯嘴，鬧得感情也漸漸壞了，他又常逼小桃出去賺錢，小桃也不推辭，時常到外面作小生意，賣個花兒，或是糖兒

豆兒，可是她絕不多賺錢，只修家裏一天嚼髮便罷，有時賺多了，也得把多半給她親爹送去，少半帶回家中，總而言之，她是恨透師傅爹，安心不教他沾光，直到最近，小桃的娘和那師傅爹吵得傷了感情，兩下都有些膩了，又加小桃背地勸說，她娘居然生了悔心，很想同那師傅爹拆散，再和本夫重圓，可是那師傅爹一見她有了這種意思，不但不肯，反倒訛上了，說和小桃的娘同居了四五年，爲她敗了名氣，壞了事業，拋下自己老婆孩子不顧，把一腔熱血全倒了給她，莫論別的損失，只洋錢在幾年裏便花了幾千，現在想要離散也成，有兩條路兒，一條是賠我五千元損失，一條是教小桃跟我走，小桃的娘當然捨不得女兒，小桃也不肯跟他去，五千元更是沒影兒的事，所以白吵了一場，毫無結果，只於惹那師傅兒更變了心，便是在外面弄了錢，也不肯拿出來供養她們，只逼着小桃的娘，教她轉逼小桃出去作小買賣混飯，現在就是這種情形，所以小桃真苦得够受，本心不願養這師傅爹，常勸母親跟他打官司，來個清楚絕斷，無奈她娘不知是怕他還是仍戀着他，只猶疑不敢，還總壓伏小桃教聽他的命令，小桃怎不生氣，因和我同病相憐，時常互相訴苦，這次

也是提到各人家事，她說家裏實在不能再呆了，我也說家裏實沒法再忍了，才商量着一同上關外去，小桃說關外有她的親戚，到那裏想法給我找件事作，她還可以尋家戲館子唱戲，反正只一個的謀着事，兩個人就全餓不着，所以我信了她的話，答應同去，她還管籌辦盤川，這不是很好的麼，我從她素日家庭中的苦情，萬沒想到有別的意思，那知今天我一說不走，她竟會翻臉逼迫，還自認是安心拐帶，我真不明白是什麼道理，雪門聽着想了想道，這樣說來她實是跟你同病相憐，應該沒有惡意，可是方才的情形却不大對，她若只是要和你結伴同逃，脫離苦境，你中途變卦，自然不怨她生氣，不過很可以好生商量，何致那樣反面無情，非逼你走不可，倒像於她有什麼好處似的，而且還自認拐帶，這裏面必然還有原故，韻宜凝眸悄然道，什麼原故呢，雪門道，我可想不出來，好在她已經要離開這裏，不致再妨害你了，這件事算前勾後抹，咱們就不明白也罷，韻宜道，就是她現在要自己走，我也有些納悶，自然是話應前言，我不走她也走，不過她的情形却是奇怪，既說安心拐我，當然是爲我不出門，如今拐不着我，她自己又上那兒，雪門心中一震，忙搖頭道

，咱們也無須研究了，由她去吧，她離開是咱們的幸運，否則附近有這個知道秘密的人，便不誠心宣揚，終久也難免洩露，走了豈不正好，至於她走的原由，很不能問，像她那樣家庭那種行徑，暗地裏不知有多少稀奇古怪的隱情秘事，爲我們所不能知道，不能想到的，現在簡直無法猜度啊，韻宜默然點頭，遲稍才道，對了，我們不提她了，只是被她攪了這半天，正經話還沒說完……說着微一欠身，將玉臂纏在雪門頸後，下額伏在雪門肩頭，欸欸輕輕，沉沉羣七的說道，哥哥，咱們可是一個頭磕在地下了，你也許下我了，往後不論怎樣，咱們可總在一處，永不離開了，雪門聽着，知道她在盟誓之後，本已沒不放心了，但因被小桃所擾，未得作一切實結論，故而這時仍要追問一句，向自己討個板上釘釘的把握，否則還不免懸念於心，這類絮叨地方，正是痴情表現，所謂吃虛心細善防人，女子鍾情，大都如此，平常一對情人，海誓山盟，萬語千言，喁喁終夜，不知者還以爲所言必然上下古今，放天地而成六合，起碼足以成一部萬言書。其實身歷者方知只是說車轆轤式的話，終共不過三五句，反覆申問，刺匕不休，若有人旁聽，必致耳中生繭，倦煩思睡，

但個中人却似戲迷聽老譚小余的唱片，聽過萬千遍，仍覺興奮無窮，探討不盡似的，當時雪門深深了解韻宜的心理，忽地想起袁香亭那兩句，他日悲歡憑妾命，此身輕重恃郎心的無題詩，不由感到韻宜的可憐身世無主心情，一陣悽惻，倒覺無可言說，只握住她彎在頸際的玉腕，連連點頭，口中重說你放心，韻宜的下頰在他肩頭上顫動着發出冷笑聲道，我放心，我現在還真放了心，脫不過兩條路，你能心口相應，就是上北冰洋去討飯，也得帶着我，我只跟在你身邊，我是不怕受罪的，你既知道我的情形，你就得救我，我也不管死活苦樂都是幸福，沒一點可愁的，你若口不應心，把我拋了呢，我沒什爲難本來我早有個打算，這世界上已沒有憐惜我的人，就是母親總不會變心，雖然她已死了，我還可以上另一個世界上找她去，雪門忙揚手按住她的頭頂，使她的嘴兒緊抵在自己肩上，不能出聲，才呵斥着道，你這是什麼話不把我罵苦了麼，我說了這些話，你還是不信，認定我是忘恩負義的混賬人，終久要拋棄你，韻宜微呻着道，不，不，我信你，不過這麼一說，雪門道，有這樣亂說的麼，也不怕傷人的心，韻宜聽了，很惶恐的道，我說錯了，你千萬別傷心，

讓我個小，成不成，好哥；底下的哥字還未出口，雪門把她由肩上聳下來，擁在懷中，很熱烈的接了個長吻，吻罷才道，別說費話，我也不過這樣一說，何致真傷心呢，妹妹，從此咱們是一個人了，無論心和身體，永遠沒有隔膜，只同心合力的，創造咱們的世界，我只盼將來有一天，和你在一處禮堂正式行過婚禮，跟着回到咱們家裏，那時我能有了高貴的職業佈置個像樣的家庭，把你接進去，一同安心適意的廝守也補補向來所受的苦，韻宜聽着，眉峯徐展，欣然說道但盼上天保佑，教我們能有那一天，其實像你這樣的人萬不會久受貧寒，那一天必能很快來到的，只到那一天我必盡力作一個好：好：說着臉上緋紅，才接出底下的好妻子二字，隨又說道，這不是難事，你看外面的街巷不家家戶戶，不都是倆口兒度日麼，我的心思，却不一定非得像你說的那樣好法，人的窮富那有定準，難道定要你作了闊事，住了高樓，坐了汜車，才算幸福，我可沒那樣想頭，咱們得就事論事，莫看我是邢家小姐，也只在邢家是小姐，離開邢家，比女叫化還少個罐兒呢，你更是孤零一身，毫無倚仗，咱倆淒到一處，能指望什麼，你發跡也是將來的事，眼前我只盼不論瓦房

土房，那不是難民住的窩棚呢，只要有這麼一間，能算咱們的家，咱倆可以能安靜度日，不受別人的氣，就是你出去拉洋車，我在家替你做好飯，站在門口等你回來，一塊兒吃說着忽然似有所思，眼中流淚，臉上却現着笑容，很興會的道，我越想着越有趣，好像比作王后還快樂，記得小時候曾跟我的奶媽回她的家鄉去，那是在什麼村裏，窮得要命，晚上住在土房裏，外面颳大風下大雪，可是屋裏燒得溫熱的炕，一點不冷，一盞油燈放在桌上，照得人影在牆上搖動，一盆棒子渣粥在炕席上，還有棒子麵餅和鹹菜，大家圍着吃，好像分外香甜，比雞鴨還可口，我看着那老奶媽，也好像比平常可愛，緊緊和她談着，窗外的風越颳越大，可是我的心越溫越煖安靜，好像任它把世界吹翻了，也不關我的事，這副景象，在我腦裏印得太真了，直到如今還不忘記，現在我就指望有那樣的一個家，把你當作老奶媽，我還回到小時情形，房裏別人全都取消，只你我兩個，睡着土炕，吃着窩頭，任外面天翻地覆，咱們只安靜廝守，他說着見雪門面有笑容，就道，你別笑我沒出息，我本不敢心高妄想，只能這樣，我就……雪門笑着接口道，你就那樣，你就心滿意足了，是不

是，咳，妹七，真難爲你這片心，我很明白，並不是你沒出息，實在是把我太看重了，覺得只要有我，你怎樣挨貧受苦，也是樂意的，不過你不這樣直說，只虛擬出一個境界來，教我明白你的心思，你方才說得真是美妙，不怕你介意，大概妹七久已沒正式求學了吧，韻宜接口道，我只上了一年中學從母親死後，就輟學呆在家裏，雪門點頭道，自然是的我從你的年紀和環境，就看出來必按部就班的上學，可是聽你的談吐，却不但像很有學問，連人情世故也頗通達，這當然由於天生資質，和受過磨練的原故，尤其方才你說少時在奶媽家裏的情景，更看出你有深厚的感情清高的思想，難爲在你家的環境裏會生出你這樣的人，莫看你令尊要印詩集，鬧得烏烟瘴氣，其實詩人的頭銜應該落在你頭上，因爲你是有那種高曠心胸，我想不到有這番遇合，你就是我素日理想所有，而不敢希望的人，真是天公惠愛，只不知何福消受啊，韻宜聽着，忽發嬌嗔道，你才說我沒受教育，跟着就拋起文來，是誠心考我，還是奚落我呀，怎麼叫詩人頭銜該落在我頭上，我連書還沒念過幾本，怎麼會成詩人，怎麼你又無福消受，我這苦命的女孩子，還有什麼高貴，你何苦拿我開心

，雪門道，你真是傻妹兒，把我的話聽悞了，等將來有工夫再跟你細講，現在且告訴你，我已認識你了，對你敬愛的心，比初見時不知加了多少倍，你怎倒說我奚落你自己想想，方才那一篇話，可是平常女子能想到的，世上女子有幾個不愛虛榮，不怕窮苦，徧你把那老奶媽的土房，長久記在心裏，只在中間加上個我，地獄也變成天堂，可見你愛情多麼濃厚，思想多麼清高，只有這個，就可以算是詩人，便一字不識也沒關係，像你令尊那樣汨沒天性，爲受後老婆蠱惑，忍心虐待前生女兒，並且一面在亡妻祭日打罵着她遺下的唯一骨肉，却一面對人假裝多情，趕忙編印悼亡詩集，這種人心地卑鄙已達極點，就是整年吟着平仄，作出一萬本詩來，裏面也敢保全甚屁話，沒一個字是詩，說着隨又道歉道，對不住，我只願信口議論，忘了不該對你觸犯令尊，請原諒吧，韻宜搖頭道，你說的我全不懂，只覺你把我捧得太高了，我實担受不起，雪門搖頭嘆道，不然，你實在值得這樣稱讚的，我雖然年青，和女子接觸的很少，可是在這有限幾天裏，已經遇見女子裏兩個極端了，一個表面那樣摩登，他那樣淫蕩，我若只看她一人，簡直就不敢再接近世上女子，那知跟

着就遇上你，好像替你們女子作了個有力的更正，教我知道世上女子不都那樣，也還有你這樣的，韻宜噙咕着眼兒，赧然說道，我更不成了，你說的那一個女的是誰，是怎麼回事，雪門被她一問，才又悟道，自己只顧讚美她的好處，竟無意中把自己秘事洩漏出來，但也並未感到不安，因為雪門此際雖和韻宜只有一早晨的交接，却已好似有了若干年的情愛，並且已認定她是終身畢世，同心共命的伴侶了，關於自己的舊事，絕對不想隱瞞，不過來日方長，儘有談心機會，所以沒算在那催促時候作長久敘述，但既一時大意提了起來，被韻宜詢問，便覺不能不告訴她個大概了，就答道，你問這另一個女子，我自然得告訴你，不過話太長了，得等閒暇時再說，現在只告訴你，我確曾和一個很有錢的女子結過婚，因為她的行爲太壞，使我無法忍耐，才在前天負氣和她絕斷，自己走了出來，另尋安身之處，才到了這裏，和你遇見，韻宜聽着，眼光越發呆直，神情更添煩惱，似乎由雪門的話中發生了無限惶惑，愕然半晌，才叫了一聲道，叻，原來你有太太呀，雪門聽了，悚然一驚，心中感到莫名的忐忑，但不知這忐忑由何而生，自思韻宜原來爲這個担心，其實你不

知內情，我雖然有太太，已經和她斷絕，事實上等於沒有了，就開口說道，妹妹，你不用爲這事掛心，我並非荒唐人，若沒跟她割斷，怎敢和你發生這種關係呢，韻宜聽了，似乎心中稍安，却仍張着小嘴將迷惑的眼光注定他道，你跟她斷絕了，可……可曾正式離婚麼，雪門一聞此言，頂上轟的一聲，好似受了一下重擊，猛悟自己向來並未理會的問題，現在已成爲極大的疏漏，而且是不易克伏的困難了，本來雪門在負氣離開蝶衣之時，雖然并非不知法律問題尙未解決，不能算是正式離異，在結婚時曾經過正當手續，在離散時却只憑一句話，當法律人理全不會允許的，不過當時雪門却沒想到這許多，一則正在負氣，一則對自己前途尙在渺茫，連以後何法活命，何處棲身，以至於死是活，是流爲乞丐，是淪落天涯，都沒有絲毫把握，只如一塊石頭，向深沉無底的井穴中墜落下去，在墜落途中，還能想到日後的婚姻問題，恐懼着未經依法解決的蝶衣，將要成爲將來的阻力麼，雪門根本想也沒想，不特認爲婚姻一事，和自已有如乞兒和銀行那樣距離渺遠，而且由蝶衣一番經歷，使他對女子感到深惡痛絕，再不想親近，故而以爲那未解決的手續，僅足爲蝶衣

再嫁時的一種阻礙，對自己簡直毫無影響，好比一道柵門，限制出入，只有想進去
的感到不便，自己只在外面悠遊，那門也就雖有如無了，但是她夢想不到離開蝶衣
，很快便有所遇合，跟韻宜發生了這樣關係，雖然未曾明言婚姻問題，雙方都已定
了終身依倚之約，這不是婚姻是什麼，所以韻宜一行詢問，雪門立刻感到自己的疏
忽，對蝶衣的關係尙未解決，對韻宜的約言也就等於虛謊，想着不由心慌意亂，悔
恨交縈，但見韻宜仍直着眼兒等待答覆，只可嘆了一聲道，這個……我是負氣出來
的，並沒容得辦清離異手續，不過我跟她愛情已經破產，我離開她，她才正好可以
自由，絕不再需要我這討厭物，所以手續雖欠完備，但事實却等於解決了，敢保以
後沒有糾葛，你放心吧，韻宜搖七道，你跟她正式結過婚麼，雪門點道，韻宜又道
，她手裏有婚書等類的東西麼，雪門又點點頭，韻宜頹然倒在床上，悲聲嘆道，完
了，鬧了半天，簡直沒有這麼回事，你真騙苦了我，天呀，我已經苦到頭兒，你還
來落井下石，真忍心呀，雪門聽着萬分惶愧，忙伏在她身邊說道，妹妹，你可別這
樣怨我，我承認自己粗心，沒想到這層，只覺和她愛情已斷，關係已絕，從此各走

各路，永不相干，簡直心裏已沒有她這個人了，才敢憑着一顆純潔的心，接受妹妹的愛情，若是稍爲記得這件事，也萬萬不敢冒昧，現在事已至此，我自知荒唐糊塗，任你怎樣責罰，都願意領受，只你別說我是安心騙你，我敢賭誓，在你提起以前，我絕沒想到這種法律問題，好妹妹，你原諒我的心吧，韻宜流着淚搖頭道，我原諒什麼，又責罰什麼，事到今，你只說怎麼辦吧，我很明白，你那位太太一定很漂亮很風流的，這從你的話裏，就可以聽出來，只於你倆都年青性暴躁，不免嘔氣辯嘴，你就一氣離家跑出來了，這本是常有的事，她不會想到離婚，你也未必捨得離婚，你們的親友更不會看着不管，過幾天必有人尋來，把你勸回去，跟太太重復和好，到那時一天雲霧滿散，你既夫妻還是夫妻，只把我拋在旱岸上，白染了一水，算個什麼人，又該怎樣好呢，說着又抽噎着痛哭起來，雪門手足無措，只得指天誓日，保證絕無此事，又把自己和蝶衣的遠成婚姻，和她的放蕩行爲，一一敘述，連最後決裂的情形，也都說出，又道，你看到了這種地步，可還能重行和好麼，再說我已受够侮辱，寧死也不肯再受了，莫說這世界上沒人能勸我回去，就是她運動出

個最利害的人來，把刀放在我脖子上，我也情願掉頭萬不回心，妹七，你應該信

……才說到這裏，忽聽外面街門作響，二人都吃了一驚，向外看時，只見山門隙塞

進一份報紙，拍答聲落在地下，原來是個送報的，先敲了一下門，才把報塞入，雪

門這一回顧，只見雨已住了，天上陰雲漸薄，微有日影閃露，由那日影的高度，看

出天已不早，驚訝這回長談竟就悞了很長時間，但韻宜却已大驚失色，跳起叫道，

怎麼天都這時候了，送報的來得很準，這時已十點半了，雪門失驚道，你父親快起

床麼，韻宜道，他得過午，可是女僕跟那後老婆也許起來了，說着望望那些擺在桌

上床頭的食具，更感驚慌，他也不願再和雪門說話，就立起來，把食物草七收拾到

一起，好像搶也似的，抱起便走，雪門也明白她的意思，手忙腳亂的幫着收拾，但

這些東西本是一次拿來，却不能一次帶走，韻宜跑進樓門以後，雪門仔細一看還遺

落下幾件，這簡直等於贓物，若放在這裏，少時被那蓆庵或她的家人看見，問起內

宅物件何以到了門房，將要何言答對，雪門想着，只怕樓上的人已經起床，韻宜不

能再行出來，這幾件東西就沒法安置，更莫說她的踪跡被人發現，更是不了，當時

急得搔頭捩腕，在房中亂踱，幸而過了沒幾分鐘，韻宜又走回來，雪門見了已覺安靜，再看她神色不似方才驚惶，更覺一塊石頭落地，就問怎樣，可有人醒了麼，韻宜搖頭道，還好，她們都沒動靜，可是也快起了，我得回房裏去，不能再在這兒耽擱，說着將遣下幾件東西，拿在手裏，略一沉吟，忽又鼓起小嘴兒道，我真罪孽，這一來又添了心事，你好像教我吞一把針，從此心裏算種下病，永遠沒個好過了：又把眼光向雪門橫瞥過去，含恨說道，咱們的事到底怎麼辦，你快說，雪門道，着急一時有什麼辦法，反正我屬於你了，你……你說吧，教我怎樣都成，韻宜翻眼皮咬牙說道，依我說，咱們這是一輩子的事，總得辦個乾淨穩當，你若不跟原來那位辦清手續，她到什麼時候也是你的太太，就是你對我萬分的好，我也是個黑人，永遠沒有地位，這種事我見過旁邊四號住的林家，就是榜樣，一個很好的小姐，嫁給一個在學界作事的外鄉林先生，大概還是她學校裏的老師，由師生戀愛才結了婚兒過了兩年，赶上發大水，林先生家鄉的大婆兒逃來天津，投奔丈夫，林太太才知道自己上了大當，作了有婦之夫的太太，雖然吵鬧了多日，林先生對她允許了許多

條件，還把大婆打發回去，可是外面的人已經把她當姨太太看待，再也不能抬頭了，她從受了這番打擊，把個挺快樂頂活潑的人，變成毫無生趣，進來簡直像個老太婆，去年還小姑娘一樣呢，我從她身上知道這種事的可怕，所以非得弄清楚不可，你快去辦，雪門道，我怎樣辦呢，韻宜道，你等我父親起床，托個事故跟他告假，趕快回去跟你原來那位交涉，她既願意離婚，自然不會留難，只兩下把婚書退回，再立個離異字據，我也不大明白該怎樣手續，反正你得辦清楚了，拿着永斷葛藤的証據，再來見我，雪門聽着，覺得這事頗為煩難，而且自己對蝶衣說過永不相見，怎能再去尋他，何況她那裏還有王二姐好管閑事的人，就許誤會我是前去轉圜，因而羈留不放，但韻宜意思似乎非常堅決，必得辦清楚才許回來見她，言外就是辦不成便和我意斷情絕，這也不怨她，本來我有着欺騙的嫌疑，只是我去留兩難，進退莫可，將要如何是好呢，韻宜見雪門沉吟，只疑他還有所猶疑，就很傷心的說道，我的話已經告訴你了，肯不肯在你，辦不辦在你，反正我已拿定主意，你若不把正式的憑據給我看，我絕不再受你的騙，你也不要跟我見面，說完便拿着東西，走出

房去，直入樓門，雪門在心慌意亂之中，見她走上樓門的石階，才急迫的說出一句話道，我依你，一定去辦，辦不成再不回來見你，等你父親起來，我就告假，韻宜已到了階上，一手推着門兒，聞言脚下稍停，回頭看了他一眼，唇吻微動，似要說話，却沒說出來，只點了點頭，便推門而入，潛然不見，雪門在門外呆立，心中萬轉千迴，知道她的話頭，等於說好自爲之，事情算是到了緊急關頭，自己和蝶衣尚未分割清楚，就跟她冒然定下了盟約，雖然自悔荒唐，已與事實無補，她越是傾心相從，越要顧慮日後的權利地位，不同於露水姻緣，只圖眼前快樂，又怎怪她逼我，她和我只認識了幾點鐘，由情感而進於婚姻，已覺過於倉卒，但那知在這短短時間，又發現了意外糾葛，她本來對我相知未深，經此打擊，當然懷疑到我的人格，心地可是愛情已生，盟誓已成，萬不忍因此相捨，料想她的芳心不知如何阻礙不寧，自然急於要我的切實表示了，我跟她相交雖淺，但好似前世有緣，今生一見便糾纏不解，她在這幾點鐘內心情動作，使我感到比和蝶衣同居一年，還要銘鏤肺腑，這個外面冷靜心內熱烈的人，真令我愛而忘死，深覺背約是不祥，何況我自己還

賭誓永遠賣給她了，她的愛情就是代價呢，現在她既令我澈底去解決離婚事件，這不但有這勢所必辦的正當理由，而且是長久安全的正當計劃，我只有遵照辦理，雖然事情很是艱難，更怕多有阻礙，我也顧不得許多，只抱定宗旨，堅定不搖，任有百劫千災，也必拿回離婚証據，送到她面前，表明我的真心，解開她的鬱結，想着猛一頓足道，好，決定這樣，等那繆庵起身，見他個面兒，我就走，雪門打定主意，就回到房中，仍倒在板床歇息，心中仍是千迴百轉，忐忑難安，好似一個犯人，罪刑已定，若立刻執行，倒可以拚個痛快，最難過的是定了罪還要等時刻，在這等待期中，尋思着受刑時的恐怖痛苦，比什麼都難過，雪門若在韻宜發表意見以後，立即跑出去尋蝶衣交涉，還可以一鼓作氣，但他還得等待那繆庵醒來告假，在這時候，當然不免焦灼憂慮，既恐蝶衣故意作難，又怕她的親友從中作梗，倘把自己強給留住，不能回來和韻宜相見，那時應該如何，若蝶衣答應離異，却提出我所無法承諾的條件，又將怎樣，雪門心緒紛煩，却想不出答案，急得再倒不住，立起來坐了一會，又到院中，聽樓上仍無聲息，韻宜也不見影兒，他走到門口，忽聞外面人

聲紛亂，嘈乚雜乚，好似有許多吵嘴，不由詫異，就開了街門向外瞧看，才發現巷中較昨夜大為改變，變成了臨時市場，約有十幾個挑担推車小販，停在巷中作生意，但也隱然劃着界限，賣鮮菜的，賣魚蝦的，賣香油的賣鷄卵，賣水果，等等貨担，以及賣油條燒餅和天津特有的鍋巴菜，都放在對過靠良民里的一面，確因為那邊都是大家小戶，每日所需食物，只在門口臨時購買，才是他的主顧，至於安善里一面，都是資產階級，自有廚司清早上市，不受上街小販刮剝，連一切水果點心，也有商店承送，不在門口零購，但也有兩隻挑兒，放在安善里這面，一隻是賣熟藕蒸芋涼菓麻團等高貴小食的，只看担上的黑漆籠櫃白銅什件，都擦得光潔照人，便可知是貴族食品，非窮人所敢問津，另一隻擔兒，却是鮮花，紅紫芬芳，鮮艷奪目，還帶來許多蝶蜂，圍着担兒飛舞，而且這兩個貴族小販，都有嬌細的喉嚨，賣藕芋的有奇怪的肉麻腔調，報着各種品名，據說這聲音很能刺激婦女們的心靈，和嘴乚戲有着同等魔力，所以這小販與閻巷間的小家碧玉，大戶娘姨，屢次發生風流韻事，因而也常常被警察請到監獄小住，不過現時這人已垂垂欲老，歌聲也非復當

年了，那賣花小販吆喝時，將手遮着耳朵，一一細數花名，那聲音的響脆，使雪門想起小樓一夜聽春雨，深巷明朝賣杏花的名詩，但目前景況，却不容他發什麼幽情，因為太嘈雜了，安善里這面，除了雪門自己，僅有旁邊三號門外立着個小孩兒，其餘兩家全都靜掩朱門，但對過的良民里，却沒有一家門口不是站滿了人，而且多半是各種不同年齡的女性，幾乎都是提籃抱筐，和小販辦着交涉，最妙的個個，都和小販笑罵無忌，好似十分厮熟，這邊一個梳頭帶半邊俏花兒的少婦，和賣魚蝦的論價，小販蹲在地下，討價三角一斤，那少婦帶真金戒指，金鐲的白手，正拿了隻魚驗看生死，聞言猛一鬆手，將魚擲回盆裏，濺得小販滿頭腥水，她微然一笑，將濕手在小販衣領上擦着，罵他詛人，折半還價，賣魚的搖頭不賣，他就罵你想發財呀，想在這担子魚上賺個媳婦兒來呀，說着她兩隻濕手，好似總擦不乾，還儘在賣魚的衣領上磨搯，那賣魚的好似被人格支一樣，搓得縮着脖頸，張開大嘴嘻笑，在這情境之下，人非草木，孰能無情，自然要仰酬恩澤，口中吃吃的讓了價兒，但他的全身血液，似乎都由那婦人所接觸的地帶，傾注到另一容易充血的局部，上層

便缺了接濟，於是腦筋麻木，舌根強直，本來想讓到兩角八分，不知怎麼竟說出一毛六來，那婦人一聽，立刻抓住這話柄，高聲喊道，一毛六啊，好，給稱五斤，賣魚的立刻瞪了眼兒，知道對這婦人反口是不易了，一陣懊悔，下部血液又回到上部，紅漲臉的怔了一下，但轉想這時就是痛哭流涕，也無濟於事，不如忍個肚疼，另尋抵補。她找她的便宜，我有我的樂子，只當把晚上和夥伴上落馬湖的錢，預先花在這裏了，就笑嘻嘻的道，這圖什麼，我的大奶奶，你算真成，三花兩繞就把我給繞進你圈裏去了，這五斤魚連筐子都賠掉，好大奶奶，你對付二斤，在我身上作作德，趕明兒添對雙棒兒大小子，那婦人嬌嗔道，去你的，雙棒兒單棒兒，我還受不了哪，她原意是說自己早嫌兒女爲累，不敢當他的說詞，但把話說得太不檢點了，及至覺察，已不能收回，再一琢磨，更把臉兒羞紅，一時無可解嘲，只向賣魚的罵道，缺德，你作買賣那來這些閒話，快給稱魚，再磨煩我就把價兒喊出來，大家準給你包了原兒，賣魚的嚇得連叫大奶奶，我一個人大的奶奶，你壓言，我給你老稱，說着就低頭去摸魚入筐，跟着過秤，那婦人還挑大揀小，掙分撥兩，爭競了半天

，方才稱妥，那賣魚遞過魚筐，嘆氣說道，這五斤總多十二兩，孫子說瞎話，我販本兒兩毛二來的，簡直賠大發了，那婦人鼓着嘴兒道，別跟我來這套，我娘家在海下，向來吃魚不花錢，若不是這些日道兒難走，我姪子早送來了，那才是尖子貨，又大又好，燒出來味兒噴香，肉兒雪白，那才叫好吃，誰稀罕你這隔夜臭魚，一分钱還嫌冤哪，賣魚的聽了，得着機會，例着嘴兒道，噴香雪白，可不是，你別饒我了，那婦人道，怎麼饒你，賣魚的道，你的魚自然倆味兒的，可惜白說半天，我也摸不着，不是乾饞人麼，那婦人聽着知道他的話語意雙關，不由笑了，想路還罵幾句，隨又轉念不能教他白佔便宜，立刻沉下了臉，瞪起了眼，把魚筐擲在地下，那賣魚的見她發怒，方悔調笑太過，這種婦人若翻了臉，直可以把人的屎都折騰出來，不由心慌意亂，又見她含怒不發，大似夏日黑雲漫空，天黑如墨，氣壓低得厲害，看着準是一場粗風暴雨，更吓得不知如何是好，那知那婦人的怒氣並未發作，兩眼瞪着那賣魚的，忽然低下頭去，從盆中抓起了四條魚擲到筐中，就一言不發，把筐提起，走入院中，賣魚的見她這種動作，覺着出於意外，繼而喜出望外，似乎欣

幸逃過一場是非，最後才鼓腮幫，醒悟她這是一種手段，藉着發怒又撈去許多便宜，但也沒有法兒，少時那婦人又出來，把筐子擲到門外，隨即翻身走入，那賣魚的拾起筐子，由裏面取出付魚價的角票，數了數連四斤的價兒也不够，氣得瞪眼望着門內，但他知道若一追討短欠的錢，那婦人必也重興問罪之師，只得認頭吃虧，嗚呼罵自己倒霉，這時又有一個老婆過來詢問魚價，那賣魚的厲聲說五毛一斤，少了不賣，把老婆兒吓一跳，他也挑起担兒走了，臨出巷口，還扯起喉嚨高聲吆喝，以出他胸中的冤氣，雪門看完這幕趣劇，用眼光把賣魚的送出巷外，還捎帶着看見一位十六七姑娘，和賣花小販笑語甚歡，那小販不知爲什麼理由，竟把一盆草花送給她，在授受之際，一隻帶泥粗手，和一條如雪的嫩手，很挨摩一陣，雪門看着，忽聽對面有喧笑之聲，急忙收回眼光，只見那聲音是發在菜販的手車周圍，原來車旁圍着一圈人，正作集團式的購買，那是一家母女四人，母親帶着自備的秤，要小販給稱四斤白菜，小販拿起三顆菜放在鐵箕內，還未容得看秤，那位母親說聲這那兒够，連三斤也沒有，就自取了一顆擲入箕中，旁邊一個十五歲的大女兒，也順手扔

進一顆，小販喊着這不成，有分量管着，別亂動手，就又往下拿，那位母親抓住他的手，連說不多，你稱稱看，兩人這一撕磅，另一個七八歲的小女兒，趁着小販不見，由車下抽出一綑大葱，但吃虧身小力薄，不能拿起，只可拉着向門內走，一離開車子的遮蔽就被小販看見，喊聲這是幹什麼，就放下了秤，趕過把葱奪回，這時另一個十來歲的女兒，覷出漏空，伸手拿了兩頭蒜，塞到衣底，隨即離開湊到左面賣薰雞醬肉的提盒旁，去看人家抽籤兒，那小販把葱奪回，那位母親立刻臉上不掛，就施行當人訓子的家庭教育，過去拍的聲打了小女一個脖兒拐，罵道，小臭兒，你個挨刀的，幾根爛葱，什麼好東西，你覺着是玩兒，不開眼的還當你偷呢，瞧見急皮怪險的，再這樣我一屁股坐死你，那小女哇的聲哭起來，小販却聽出是連自己統罵在內，不敢拾碴兒，只好暗生悶氣，就在這翻眼之間，一顆白菜，已被那十五歲的妙年姑娘，像滾繡球似的滾進院裏去了，那位母親又催着快些稱菜，小販將菜稱了一下，就勢回車上，將秤遞回，搖了搖頭，那位母親很詫異的問他爲什麼，小販說你這秤太大了，足夠二十四兩，我賣不着，那位母親大怒，反口罵小販的秤小

，也不管損喪德，賣慣了十二兩一斤，不傾人，你見受不得，還敢說我的秤大，我這秤管保準斤十六兩的良心秤，沒良心的才嫌大哪，那小販說不定誰沒良心，我作了些年買賣，就只一根秤，到那兒都較得下去，沒有嫌小的，那位母親插口道，我就嫌小，別人那是上慣你的當了，小販說，你使慣那大的，自然嫌我這根兒小，我自個兒可覺着一點不小，話未說完，那位母親一個嘴巴已打到他臉上了，雪門在旁邊聽着，覺得二人爭論秤的大小只是枉費口舌，無法判斷曲直，除非去驚動那科學機關的度量衡檢定所，加以檢驗，及二人吵打起來，才知道已不是科學問題，而該歸入法律範圍了，那位母親打了小販，口裏像唱繞口令似的叫罵道，媽的反了你了，敢跟奶奶胡數亂道，我就問你什麼叫大，什麼叫小，誰你媽的嫌大，誰你媽的嫌小，是誰嫌你媽的大，是你媽嫌誰的小，你小子今天說個明白，我若不折騰出你的牛黃狗寶，你也不認識我是你媽的媽是你的姥儿，小販聽着這有韻之文，無情之罵，因為她是婦道，既不好還手，也不好還口，只得支架着道，你別打人，憑什麼打人，咱們買賣不成仁義在，誰說你什麼來，你買不成就捏詞兒打架呀，這小販的口

吻，明是有些屈服，希望和息了，但那位母親却不肯饒，一直罵着向他身邊欺來，小販只得後退，於是離開菜車就漸漸遠了，這一吵鬧，自然驚動了巷中的人，愛看熱鬧本是中國人的天性，街上兩人說話聲音稍大，就可以圍上一圈人，商店安上一隻留聲機，便可長期阻塞門外的交通，何況這巷中人還多了一層鄰里的關係，於是

忽拉聲人都跑過來，把二位戰鬥員給包圍了，累得許多正在交易中的商販，跟着主顧喊叫，你可給錢呀，你還買不買呀，但那些主顧都已擠進人羣，向戰鬥雙方紛紛詢問因由，都成了負責的仲裁者，更沒心理會別事了，這時那小販已然離開根本重地，又被包圍責問，那還顧得到菜車，那位母親領三位千金，並不管母親的勝敗，每人從車上盡力搬運菜蔬，送進院內，這也許是一種古式的戰術，大約孫武子十三篇上會載有的分合作聲東擊西，軍隊誘敵遠出，奇兵就趁機劫糧，雪門高高立在堦上，都看在眼裏，明白這是有計劃的行動，或者四位難母難女，吃菜很少花錢，那小販雖有自取之道，但對方既已安心，總得設法挑釁的，可怪的這些下等人怎麼全愛對婦女討口角間的便宜，也許出於惡薄根性，這班小家婦女，也就因其所利

而利用之，不過他們所用方法各有不同，自己今日所見，也不過百科全書中的一頁而已，想着就傾耳細聽，要明白這場糾紛的結果如何，但因中間調解的魯仲達太多了，七嘴八舌，把雙方當事人的聲音，都給壓下去了，聽不清在說什麼，雪門知道那位母親目的已達，萬不會歸官成訟，結果終必和解，好回家享受她的戰利品，就不高興再聽，回頭見丈許之外，放着隻兼售紙烟糖果類油担，忽想起自己經日未吸紙烟了，從結識蝶衣，才會吸烟，自覺並沒上癮，但從昨日到今晨，未吸一支，因為飢餓，還不覺怎樣，現在肚皮已飽，看見紙烟，才感到它的魔力，又加心裏這樣展亂不寧，就決定去買一包，徐徐下了台階，就向那担兒面前，却看不見担的主人，舉目一尋，敢情那位賈油郎正站在一個矮門旁邊，白牆上算賬呢，原來這是賈油的一種特殊習慣，他們穿街走巷，對於熟主顧大半取臨時賒欠，三節總結的辦法，但並沒有賬簿，某家所賒欠的賬目，就用鐵釘子，劃在某家牆上，他們自有暗記，旁人想給增減塗抹，是無效的，雪門對這種商業習慣，向未領略，看着他面對磚牆，口吻頻頻，好像念咒似的，甚為詫異，再向牆上細看，才看每隻磚面，都劃着一

行行的數碼，才悟必是所記賬目，又見他身旁立着一位女子，年紀約在三十以下，但瘦得不成人形，臉上稜角畢露，比骷髏只多一層皮，而且烟容晦暗，嘴都有些歪斜，顯見是一位黑籍嬌客，不過山眉水眼，猶存嬌媚風韻，顯見當年是一個美人，而且面目輪廓，都表示是南方籍貫，看着頗與美人遲暮異池飄蓬之感，但他身上的服裝，却是特別，在這春沒夏初，氣候雖尚寒冷，人們也不過只穿棉袍，但他却穿了一件油包似的毛葛厚棉大衣，上面還掛着廉價的長毛皮領，週身盤着花綵，一望而知是十年前的大衣，看那梳頭撒腳的樣兒，想見必是方才起床，並且將要出門，而且大衣上的鈕扣多半掉落，只用手掩着襟兒，露出裏面污穢變灰色，白布單褲，可知她並沒有旗袍，大約成天睡在衾中，出屋時才藉這破大衣遮體，真是寒窘可憐，這時她正立在門口，一手扶着門框，一脚靠着門根，縮着脖兒，仰着臉兒，眼珠瞧住那賣油郎的嘴，不住閃閉，那賣油郎看完了兩三塊磚，才插着指頭，向她說道：「包太太，我可不能再除了，你只烟捲兒就短了二百多盒，今兒文明，明兒推後兒，總也沒個還賬。去年年下，才還了五塊錢，可是一個正月，你又除了十多塊，這

樣越積越多，我們小買賣人架不住啊，我也知道你一時還不起，既是老主顧，也不能逼你，在二月裏才定規老賬暫記，往後現錢交易，那知從此以後，你不但還賬，反而把現錢去照顧別人，今天你實在是沒了法兒，才又來跟我對付，你想包太太，你想這對麼，那包太太聽了，臉上紅也不紅，只向着賣油郎如泣如訴的說着上海口音地北方話道，掌櫃的，我也覺怪對不住你，可是我沒法兒呀，掌櫃的，你知道我够多麼苦，咳，我才是前世沒作好事，今日嫁了這個男人，那賣油郎插口道，你們老爺不是事由兒很好麼，包太太搖頭嘆道，他事由兒好，與我什麼相干，他早把良心喪了，掌櫃的，咱們是好幾年的熟人，和老朋友一樣，那賣油郎忙遜謝道，我可担不起你包太太，包太太一扭腰兒笑道，男女那兒不交朋友，我還不如你哪，你看我現在受的什麼罪，成天苦心裏，也沒個人說說道道，你知道我們先生，在十年頭裏，也鬧過一陣，那時我正在上海，不瞞你說，我還演過電影呢，你知道胡蝶阮玲玉，那都是小姐妹，只爲有一張片子，本是該我當主角，有個徐來給經理一點便宜，竟把我頂了，我一氣不幹，隨後遇見我們先生，就嫁了他，跟到北方來，跑遍

了天津北京濟南青島，也沒找着好事，直走了這些年背運，受的窮簡直不能說，有時冬天生不上火，倆天整天在床上吃豆芽兒，有時夏天我只穿一條褲子，十天半月不能出門，挨餓更不用提。我那樣受罪，也沒說過什麼，只禱告神佛保佑，教他轉運，直到前年，盼得他有了好事，一月好幾百進項，我覺着這可該享福了，那知受罪有我，享福沒我，人家竟又娶了個年青漂亮小密姐兒，一同住在公館裏，吃喝玩樂，把我拋在這裏，輕易也不來一趟，咳，我住的房子也弊拗，只爲貪賤，住了一間後房，連傢俱才六塊錢，可是出入都得經過二房東兒媳婦屋裏，人家是小倆口兒，起起欠欠，挺不方便，我們先生就藉着不方便的題目，更不來了，每月他只給我三十塊錢，够不够他都不管，你想想，我又抽着點兒大烟，怎麼過得了呀，那賣油郎道，你只是被大烟累苦了，要不然三十塊錢也差不離，總共才一口人，包太太聽着叫道，呦，你可別這麼說，我給你算算，一個月房錢六塊，吃飯一天不得半塊麼，那就是十五塊，我再抽個烟捲，吃點零七碎七的，一月不得四五塊錢，哦，還有那沒良心的二房東，每月還教我給他家老媽湊場小牌兒，我怕輸不敢坐下，只可添

一塊錢頭兒，你算算，這一總多少賣油郎替他曲指算着道，三十塊錢差不多全完了，包太太道，是呀，就是這個賬兒，我每月也只剩兩三塊錢買大烟，賣油郎道，那怎麼够，包太太道，只可對付着吧，抽完了烟膏，再翻幾遍灰，要不然怎會把我抽成這樣兒，當初我在上海，人們送個外號，叫洋囡子，你想够多麼漂亮，如今算是全完了，咳，遇着這種沒良心的男人，有什麼法兒呢，也不是自己願意抽上的，當初他跟我在一塊兒的時候，每天熬夜，總叫着抽兩口，好有精神陪他，就從這麼上的癮，如今我把罪過弄上了身，他竟撒手不管了，瞧這點兒良心，我常說嫁這種假局面的人，還不如嫁給肩挑負販的平常人哪，看人家倆口兒，都是和和美美的，不論男人在外賺錢怎樣艱難，女的在家都挺舒服，像我們院裏住的張嫂兒，從前年害胃口抽上煙癮，她丈夫在鐘表鋪才作了個小同事，不管怎樣爲難受窄，向來沒教張嫂兒缺過抽的，還有旁邊車門裏住的王老八，在馬路上擺小攤兒賣鞋墊襪套，那才有多大膿水兒，可是他媳婦成天小牌打着，小戲聽着，看人家是什麼命兒，其實那個男子不疼自己老婆，就是掌櫃的你……你那位內掌櫃，也必過得舒舒服服，萬

不會像我這樣吧，賣油郎道，我可不敢跟別人比，家小還在老家，沒敢往外接，天津這地方挑費大得吓人，什麼都得花錢，我這本小利薄的買賣，……話未說完，包包太太插口道，呦，天津什麼都得花錢，難道你老家什麼都不用花錢，有人白捨麼，賣油郎道，不是白捨，是自家什麼全有，種幾畝棒子高粱，糧食就有了，自己再種點棉花，或是用糧食跟人家換點兒，就可以紡綿織布，穿衣服不用花錢，吃穿都有，只不丁點的鹽得用錢去買，包包太太聽了，翻着眼兒道，敢情這麼儉省，可是過日子也不止吃穿，還有好些零碎挑費，就說油鹽醬醋，魚肉菜蔬，再抽個烟捲兒什麼的，不都得錢麼，賣油郎笑道，你真是城裏人，我們鄉下那有這些事兒，除了鹽以外，油醬都可以自己作，用得也很少，菜蔬更是地裏長的，有幾畝菜園，幾畝芝麻，就够一個村子用的，魚肉一年也未必吃兩回，鄉下人誰肯抽那太貴的烟捲兒，告訴你吧，在我們鄉下，若是有人愛喝盃燒酒，抽根烟捲，再偶而鬥回紙牌，那教人們說起來，就叫作喝大酒，抽大烟，耍大錢，可以鬧得沒人敢跟他結親，街鄰都不敢跟他來往，這若放在你們城裏，還算回事麼，說着又嘆息道，可是這幾年也不是

當初，凡是到過天津北京的人，回去也全變了樣兒，村裏也跟着學得浮華了，包太太噙着眼兒，似乎聞所未聞，臉上却不知怎麼現出失望之色，搭訕說道，還是你們那地方好，不像天津這樣苦法，賣油郎道，怎麼天津會苦，我們鄉下才苦呢，包太太道，我說是在天津沒錢的苦，你們那裏用不着錢，要什麼有什麼，那是多麼鬆心，我真想去，賣油郎道，憑你這樣的人，會肯上鄉下受罪，包太太道，不受罪啊，到那裏什麼都不用花錢，我這三十塊月費，都可以賣烟抽了，那賣油郎聽着，不由大笑起來，包太太被他一笑，才回過味兒，臉上也覺發訕，那賣油郎笑着覺得沒有生意可做，就挑起担兒要走，包太太走出門外，拉住扁担上的繩子叫道，你可給我一盒烟捲兒，好意思就走麼，那賣油郎看了看她，瞪目撇嘴，聳肩吁氣，現出很輕藐，很懊惱，而又無可奈何的樣兒，他明白這位包太太跟他訴了許多心思，表了無限好感，只是爲着再除一盒紙烟，最後竟自居爲知心好友，把除字都省掉，逕直敬給她一盒了，待要給她，當然歸入爛賬之內，無日償還，要不給她，又覺人有見面之情，她套了半天親熱，結果落個沒面子，未免不好意思，躊躇半天，才由担上

取了一盒最賤價的姆指牌遞給她，包太太把腰兒扭了兩扭，哽了一聲道，你真沒記性，忘了我只抽紅包一樣，不用別的雜牌，說着滿不客氣，竟自取了一包，那賣油郎只可向她瞪眼兒，搖頭說道，包太太，你真成，咱們可就這一回，下不爲例，包太太抿着嘴兒道，嘖嘖、瞧你說的，怎麼下不爲例，明兒我有了錢，不但給你清賬，還要添幾千塊本兒，教你開雜貨店作掌櫃呢，你別隔着門縫把人瞧扁了，那賣油郎一聽，想到方才一度談心，已使自己損失一盒紙煙，現在好話又來了，日後成千的幫助資本，現時還不得整塊兒預支利息，這可了不得，那時嚇得沒敢答言，挑起担子來就跑，雪門才叫住了他，買了自己所要買的東西，看他走去，心中想着好笑，同時也明白這班小販，大概都是因爲經濟壓迫，單身離開故鄉，久度孤寂生活，就不免在日常接觸的女顧客身上尋取無代價的精神調劑，却不料仍得受些損失，想着就轉身踱了回去，才上台階，忽對過的一個門兒，呀的聲開了，走出一對男女，在門口左右一站，使雪門不由得停住步瞧着，這個門兒，早已被雪門注意，因爲在良民里一面的平房中，以這個門兒較爲整潔，新經油漆的黃色大門，上面貼着大紅

硃砂紅的年對，也塗了油，所以尙未損破顏色，在那一面，好像鶴立鷄羣，挺然特出，和旁邊隣戶作個鮮明對照，表示是唯一的小康人家，這時出來的兩人，也像這一個門和隣戶一樣，成爲鮮明對照，一個太大，一個太小，一個太高，一個太矮，一個太俊，一個太醜，一個太白，一個太黑，互相襯托得使人分外刺目，那高大白俊的是個婦人，雪門有生以來，向未見過，她若是個男子，身量也足可選作籃球隊的中鋒，身體也十分魁梧，足稱得起彪軀大漢，但却有着女人的美麗曲線，再看上面，生得一張圓臉，好似大號的皮球，重而彎的眉毛，水汪汪的眼兒，鼻子凸而峭，嘴唇小而圓，配在那滾圓的臉上，似乎非常好看，身量雖然高大，但就一肢一體的局部看來，也極美麗而且配合，總起來看，她確是個美人，具有明艷俏麗剛健，那種種美點，只是輪廓太大了一些，倘能縮小三分或四分之一，那就可以修短合度了，但這樣也能使人感覺一種壯偉的美，只是好像一座極大的美術雕像，雖然美麗絕倫，終覺可望不可即，可遠觀不可近玩，再細看她的年紀，好像總在三句以上，腰肢也有些粗重，是中年人發育期中的應有現象，好在她皮膚白膩，身材高碩，把這

種年齡上的缺憾，都給彌補得看不出來，若是離在三兩丈外看着，定要驚爲絕世風姿，雪門因離得太近，雖不致爲眼睛所欺，但已覺得是個特殊的尤物，好比樹頭蘋果，發育都有一定的限度，但偶然也有一個得天獨厚，生得碩大紅艷，令人驚訝，視爲特出之品，在昔年足以給皇家進貢，在現在也足以供大家展覽，但人類却不能有這樣好的遭遇，因爲人類是需要配偶，型體過巨，便不易尋到配合的丈夫了，雪門不由想到往年頤和園守門的巨人，和這婦人倒是一雙兩好，因而尋思她這模樣，明顯是個已嫁之婦，必有丈夫，她的丈夫是什麼樣兒，這可得看看，想着就帶眼光移到門右的男子身上，那男子也在中年，但因面皮蒼老又帶着病態，不易斷定準確年紀，他是黑紫面皮，臉上稀稀的有點麻子，腰背微駝，把原來的身體更顯得低矮了，身上穿着很古的衣服，上身把舊庫緞馬褂當作短襖，襖外罩了件降紫老縐綢的坎肩，下身是藍摹本緞的套褲，用綢帶紮着腿，腰間還垂着青洋綢的腰巾子，下齊膝蓋，脚上穿着雙臉緞鞋，這身古色古香的服裝，在此際已很難看見，便是年屆古稀的老人，也很少這樣打扮，只有兩種人物還或者保守古風，一種是新興的暴發戶

，怕人譏笑，特意搜求古董，擺在家中，穿在身上，以炫耀他向夢未見的舊家風味，一種便是唱戲伶人，因為伶人是自爲社會，自成風氣的，個中享大名的好老，多是前朝供奉，在台上唱盡了歷代興亡，在台下又身經了一代滄桑，感戀舊恩，滿懷荆棘銅駝之感，至今還稱道着老佛爺，所以在服飾方面，竭力保持常年模樣，以紀念盛時遭遇，追悼故國風光，後生小輩也尤而效之，視爲一種光榮的標幟，不過這樣的人也少了，雪門再向這人的頭上一看，又發現一種特別的標幟，便斷定他是個藝人，因為頭上留着月亮門兒，這月亮門便是只在頭頂後部留着長髮，前部一塊月牙形的部分，却薙得光淨不毛，在昔年留辮時代，所有男子都是這模樣，到民國以後，風行剪髮，才把頭上界限泯除，只有一部伶人，雖也剪髮，但僅將後面剪掉，前面仍保持舊觀，乍看似還留着髮辮，這雖然由於守舊思想，却也因爲化裝上的需要，有的人臉部太短，扮上不受瞧，就把薙光的月亮門兒，借作臉額的一部，帽子儘後戴，在寬闊部分上抹彩上粉，遠看便覺頭部加長，分外威風，例如武生的宗師楊小樓，便終身留着月門兒，所以遇到大開臉的戲，譬如豔陽樓鐵龍山別姬，臉

譚特別壯觀，爲旁人所不及，但另外如唱大鼓的劉寶全，永遠也用不着開臉上裝，他也留着月亮門兒，那就不能不說是一種風氣，所以對這種風氣，便不能專指伶人，只得以藝人包括着了，雪門端詳着這個男子的裝飾，再看那個婦人的打扮，覺得更是差着時代，不相般配，那婦人雖梳着髻，但那髻却是最近流行，比剪髮還摩登的貴婦型，身上衣服也是叫不上名兒的流行絲織品，總不出什麼桃花綉蝴蝶葛之類，上身一件長到膝的部夾襖，却是雙臂裸露，這又是和頭髻一樣，是最摩登復古裝束，也可說是古典式的摩登服裝，底下長褲和夾襖同樣材料，長抵脛下，僅露着雪白絲襪和青地繡白花的繡鞋，說也奇怪她那樣高碩身體，兩足竟一點也不肥大，反而平薄瘦俏妙出天然，雪門看着，心中不由犯了猜測，暗想這一雙男女形狀都覺奇怪，不知是什麼人，看男子好像個作藝的，由住房情形，可知家道小康，由他病弱狀態，又可知退休已久，但這婦人和他是什麼關係，年齡倒像夫婦形體却太不配合了，想着仍不住向他們端詳，那婦人也把水冷冷的眼兒向雪門看了一下，同時舉起那帶金鐲套腕表的白藕似的手臂，向頭上很經意的搔着，好似騷癢又怕搔亂了光

明的頭髮絲兒，這時適值有個賣大蝦的走進巷來，那男子舉起支持身體的手杖，向他招喚，那婦人回顧，發生不高興的語聲問道，你幹什麼，那男子道，買幾對大蝦烹着吃，不好麼，那婦人搖頭，說聲不買，那男子把眼珠轉了幾轉，才道，那麼咱們早飯吃什麼，婦人望着巷外，漫不理會的道，忙什麼二爺還沒起哪，那男子聽了展了展眼，臉上現出不快的神色，徐徐低下頭，用手杖打着地下的基石，雪門這才證明自己猜得不錯，由那男子一付沙啞喉嚨，便可知道平時慣發大聲，聲音變得粗噪，所以說話顯得嘶啞難聽，而且那一雙眼睛，空而無神，但却活動得很，只有戲台上畫得五顏六色的臉上，才看得見眼珠，因此可以斷定他，是個唱過淨角的伶人，那婦人却是語音嬌脆，又常帶些鼻音，好像久慣受人憐惜的樣兒，雪門心想這男子既是伶人，那就保不定是這婦人的丈夫，這年頭兒，梨園行走運，他們售技南北，到處受到女性的追求，以先只有生日能有艷遇，隨後花臉小丑，也能遇到嗜好特殊的，桃色事件，層出不絕，就是打英雄的跟頭虫也會從上海帶回個花技招展的女人，所以對這雙方男女，倒不可以年貌爲斷，也許兩人竟是夫婦，而且這婦人

的健美，和男子的病弱，正是合理的現象呢，但他二人倘是夫婦，何以那男子提議賣菜，遭受婦人的回絕，還以二爺未起爲言，這二爺是誰，何以到現在尙高臥不起，而別人就無權買菜，倘若這二爺睡上一天，難道他們就絕食終日麼，想着心中正在納悶，忽見由巷外跑進一個騎自行車的人，到了那男女立着的門口，停車跳下，向那男子問道，紀二爺在這裏麼，那男子並不答言，只望着婦人，婦人向門中間移過一步，擋住來人，似乎怕他闖進去，迎着問道，你是那兒，找紀二爺幹什麼，來人說道，我是紀二爺的街坊，他家裏托我的，紀二奶小產了孩子，叫紀二爺快回去看看，那婦人聽了，臉色一變道，紀二爺沒在這裏，他兩三天沒來了，你上別處找去，來人似乎不信，怔了一下道，真的麼，這可是要緊事，那婦人聽了變臉道，瞧你這人說話，不真我還騙你，他家出了人命，也跟我說不着，來人氣紅了臉，似要反口，又轉念犯不上，就賭氣把車頭扭轉，騎上飛跑而去，跑出丈許，才罵了句狗男女，不要臉的東西，那婦人聽見，由階上跳下，高聲叫你說什麼，你回來，那個騎車的人當然明白回來不會得到優待，只裝沒聽見，一溜烟跑沒了影兒，那婦

人氣很亂罵，出去被泥重軋成八半，又饒了些親族譜系的詛咒，那男人在旁邊瞧着，却一直洋洋無事，反在面上現出笑影，那婦人罵着，一回頭看見那男子的神氣，立刻把怒氣移到他身上，過去用力推了一把，罵道，看熱鬧哪，瞧你這份兒德行，那男子被推得撞在門框上，啣了一聲道，這又干我什麼，那婦人怒目瞪着，喝聲進去，那男子依言走入，婦人也跟進去，把門砰的聲關上，雪門都瞧怔了，心想這是什麼道理，那騎車人自稱的紀二爺，和這婦人所說的二爺，必是一人，這婦人連作飯都得等候二爺醒來作主，當然是這一家的主人，却爲何又另有個家庭，另有個紀二奶七，而且那位騎車人和這婦人，明是素昧平生，初次相見，又爲何那樣不客氣的辱罵，再說那婦人對男子的遷怒情形，也極可怪，看來這家人大有秘密，我以後得打聽打聽，但一轉想，自己的難關重重，還在無法自了，那還有閒心問別人閒事，現在不管是好人壞人，大約都比我生活安定，心境舒適，我好比淹在水中，看着岸上人都似神仙，只有羨慕罷了，想着搖頭一嘆，聽在這時，忽覺有一陣暴風吹來，颳得院中門窗作響，雪門只恐樓上有人下來，急忙推門走入，却不料這陣風有着

很大關係，好似天公故意對他作弄，給把事情弄得陰錯陽差，他推門入院，見樓門仍然閉着，門房的門依舊開着，好似並無異狀，便關好街門向門房裏走，才到門前，忽聞高處似有聲響，抬頭看時，只是在樓上中間一扇關閉的玻璃窗後面，掩映着一張慘白的臉兒，細看原是韻宜，她正向着自己，遙作手勢，先指指樓下，擺了擺手，又向自己這邊指了指，再把手平掃一下，隨把手掌橫在面前，作個瞧看的姿勢，再把手向外連揮幾揮，又左右搖了幾搖，才把臉貼在窗上，口吻頻動好似問他可會明白，雪門瞧了一下，心中自思，她指着樓下擺手，必是說她父親已經起床，將要下樓，或是已經下樓，她不能再跟自己說話，指着把自己把手平掃，又作個閱覽的姿勢，這是教自己快去和蝶衣交涉，把舊有關開一掃而空；然後拿回切實憑據給她觀看，最後把手連揮連搖，當然也是催自己愈快愈妙，不必向邢簷庵請假，雪門自以為明白了，就對她點點頭，韻宜在上面好似怕人窺破，神情十分惶遽，見他點頭，才放了心，又擺了擺手，便瞥然隱去，雪門回到門房坐下，尋思韻宜，必是心中懸念，急欲得着切實回覆，故而催促快去，自己既領會她的意旨，只可遵行，趕着

給她安慰，就決意立刻便走，但還自加慎重，打算仍向簪庵請假，以爲重來之計，但那知完全想錯，把韻宜的一番苦心都給淹沒了，至於韻宜苦心的憑證，就在他身邊咫尺，然而他竟不能看見，把韻宜親手所書憑證，給隱藏起來，而使雪門只憑着由她手勢所得的錯誤猜度行事，這就不能不歸咎於風姨的惡作劇了，原來韻宜自倉卒跑回樓上安置了食物，回到自己房中，伏在床上，尋思方才經過且泣且思，先嗟嘆自己命苦，繼而埋怨雪門荒唐，隨後又思量自己給雪門的辦法，覺得十分切要正當大有觀察他的真心，非得尋樣試驗不可，爲穩定自己前途，非得這樣決斷不可，她這樣想法，本是對的，但是經過反覆研究，竟又想出個不對來，這就叫思多必失，所以孔夫子反對三思而後行，以爲再思可矣，便是恐怕想過了頭，倒弄成錯誤，本來問題只有反正兩面，多作思量，也不過在兩面翻覆移轉，想得多了，可以使判斷力失却效用，反而選取了反的一面，這就和購買物件一樣，肆中人取出兩三件給購主挑選，購主常能選着內中最好的一件，但若拿出幾十件時，購主便看花了眼，反覆擺弄，倒拿不定主意，結果必然不憑眼力，胡亂留下一件，這件碰巧就是壞的

韻宜展轉思量，忽然想到一件可怕的事，雪門自言決意和他的太太離婚，只是他個人的打算，她太太是否也能同意，憑他口說不爲憑，何況他夫婦反目的原因，只出於一時嘔氣，少年夫婦，嘔氣本是常事，是否致於離婚，便在雪門負氣出走的當時，事情真已到了離婚的程度，但過了這兩天，他太太心裏是否已有變化，他自己心中是否也有變化，更不可知，再說他們的朋友，是否看着他們走向離散之途，袖手不管，也許在雪門出走的兩天內，親友們正在各處找尋他，我現在教他回去辦離婚手續，直如送他回去破鏡重圓，他一回到家中，受了包圍，恐怕再沒有重圓來的希望了，到那時我將如何是好，我雖和他只有兩點鐘的認識，但這是我一次懂得愛人，他就是我有生以來第一個愛人，他也是第一個憐愛我的人，何況又已定了終身之約，我的生命希望，全付在他一人身上，怎能再離得開他，雖然從母親死後，隨着失去父親的愛，自己孤鬼兒似的，也照樣活到如今，但那是沒遇見雪門。現在既遇見他，這顆心已經有所依附，若再給生生的撕裂開了，我可就不能活了，那只有一條自殺的道兒。若是沒有勇氣，再苟延下去，那寂寞憂傷的絕望日月，說什麼刀山

油鍋，恐怕比零刀刮肉的罪過還大呢，韻宜想着不由害怕，似覺雪門一去，就將永不復歸，自己也將作當被棄的人，就恨不得立刻跑下去向雪門取銷前議，不教他走，但又轉念，留住他又將怎樣，他和舊妻若不正式離異，就永遠保留着夫婦關係，自己不但沒有地位，要被人看作攘奪有婦之夫的無恥女子，而且他那位舊妻，隨時可以藉着法律力量，領回她的丈夫，我倒底還是一場虛空，一場羞辱，不如還是讓他前去，至於結果如何，那就憑他的良心，看我的命運吧，但她才這樣想得明白，不料隨着念頭一轉，又被情感把理智壓下去，內心重生淒戀，恐怕雪門一去不歸，自己才得着這同心共命的愛人，一天還未得厮守，就立刻把他失掉，並且是親手赶走，日後的淒涼懊悔，將要永無窮盡，這苦楚比那萬里長城戲中孟姜女，還苦到萬倍，他還行過結婚禮，入過洞房，並且她丈夫是被別人捉去，並非自己趕走的啊，韻宜想着心如火燒，不由站起要出房下樓，但走了兩步，心又冷了，理智推開情感，告訴她說，你留住雪門實是錯誤，只圖目前苟安，日後恐將遺禍，於是她又在房中來往徬徨，這樣反來覆出，想了半天，終於拿不定主意，忽然無意中看到近門的

椅上，放了份報紙，這就是方才送來，把她和雪門從迷夢中驚醒的，她上樓時隨着手兒帶上來，本應該放在甬路中一張桌上，却直給帶進房裏，這時一見，因為心中正在爬搔無着，就拿起來看，但看着好像對上面的字都覺生疏，一堆七黑螞蟻似的，令人心亂，正要丟下，忽然眼光掃着兩個大字，這兩字中的一個是顛倒印上的，因為習慣關係，就刺激了她的眼光，再舉起看時，才見是尋人二字，人字倒植，韻宜不由心中一動，想到雪門自言出走已有兩天，不知他的太太和親友，是否也會在報上登廣告找他，我倒得看看，就先看那尋人兩個大字，下面還有幾行小字，原來是一個洋貨店學徒，携款出門失蹤，不知是自行潛逃，還是遭了綁票，故而洋貨店和那學徒家長保人，連名登報尋覓，這一條當然無干，就又向旁邊看去，看到封面廣告欄的角上，忽然發現三個大字是雪門鑒，韻宜猛覺全身一抖，把報紙用力抓住，湊到眼前，好似怕那報紙會飛跑，又怕被別人看見，在那三個大字之下，又有小字寫着是，汝酒後負氣而行，逾日未歸，遍尋無着，蝶今甚悔，我等亦皆不安，夫婦之間，有何深恨，致於如此決絕，望見報急速歸來，以慰大家之望，我現在在你

家與蝶衣作伴，并專待汝歸，二姐，韻宜看了，只覺腔裏一陣寒冷，好似把心臟全都凍結，看那廣告上的話，雪門只於酒後負氣而行，可見並沒什麼很深惡感，那個蝶字當然指着他的太太，現在已經後悔了，真說得不錯，夫婦之間，有何深恨，一個既然後悔，另一個還忍於堅持麼，這下款的二姐，不知何人，既然自稱二姐，當然必有親密關係，雪門自言並無親屬，那就必是他太太的家人，或是親戚，有這樣的人熱心調解，還有什麼決裂，看來我教雪門回家離異，真個是替他太太効力，他一去萬萬不會回來了，我所禱望的簡直不如作夢，這可怎麼好呢，想着心慌意亂，忍不住哭泣起來，撲地跪在亡母照片下面，暗自禱告，女兒這可要為難死了，母親有靈，替我想個主意，我該怎樣是好，禱告半天，再仰望照片的慈容，仍是寂然不動，好似對於兒女的為難不肯關心，不能援手了，韻宜感到一陣絕望悲哀，心中只有慌亂，更無計較，正在這時，忽聽門外遠遠的傳出嘩七的聲音，知道聲音出於父親房內，他的習慣，每天早晨只一醒來，必在衾中先用冷茶漱口，這聲音就是報告他已醒了，只要下樓，自己就不能跟雪門接近，雪門也許見着父親，便告假出門，

自己乾在這怔着，也無法攔阻，韻宜心中一急，倒很快的有了主意，自思我不管後來怎樣，只可先留住雪門再作打算，我既知道他去了無望歸來，又知道失去他，便等於失去生命，那就更不能放他走了，固然他的婚事還有個未完，後來極是可慮的，但是現在既看出一鬆手便是絕望，我也只得且顧目前，把他抓住了等候轉機，雖然雪門難免看見這報上廣告，對他的舊妻發生倦戀，但我也寧可教他留存我身邊想她，不能放他回到舊妻身邊去，我，韻宜這種念頭，完全出於本性的直覺，把女子先天的嫉妬淺見種種的弱點，都發露出來，因為不暇細思，致使後天由學問經驗而成的理智，也來不及糾正，她主意既定，立刻走到門際，傾耳細聽，斜對面父親房中，好似有了脚步聲響，心想他若已起身，就將下樓，自己怕不得和雪門談話，只可先給寫個條兒，教他今日不要出門，明早見面再作計議，想着急忙由衣服上取下一支自來水筆，倉卒尋不着紙，就撕下一張月份牌，在背面急寫道，方才我請你去作的事，現在我後悔了，請你今天不要出門，更不要去作那件事，千萬千萬，你若出去，我就不活，細情明早再談，下面又綴上雪哥宜妹，寫完便疊成兩摺拿着悄

悄下樓，到了院內，見大門開着門，門房裏並沒人影，心中不由一驚，莫非他已經走了，但又何致這樣匆促，他還沒向我父親告假呢，隨又走到大門口向外瞧看，只見東面圍着一羣人，正在紛紛爭吵，裏面並沒有雪門再應西面，原來雪門正在丈許之外，向賣油的担上買紙烟呢，韻宜方才放心，想要叫他，又怕就候時候，萬一被父親下樓撞見，就轉身跑進門房，把張月份牌的紙，展開放在桌上，再不敢停留，就離開跑回樓上，進到房中，坐在床上，嬌喘一會，仍覺不放心，聽聽父親還在臥室未離，就又挪步走出，到甬路盡端，臨着院落的一扇窗前站立，向外觀看，見雪門已回到門口，却仍在階上，不肯進來，不知看些什麼，韻宜暗自着急，等了一會，猛聽一陣風起，把院內門窗吹得乒乓作響，街門也給吹得閉上了，這時雪門才推門進來，直向門房走去，韻宜見他不向上看，只得輕敲玻璃，引得雪門抬頭，就對他作了許多手勢，先指着樓下擺手，是說父親已竟起床，就要下樓，我不能再同你說話了，雪門對這一節倒猜得不錯，韻宜又搖手揮手，作闊覽的姿勢，是說教他進門房去，把桌上的紙拿起細看，跟着再解釋自己意思，搖着手說把方才議定的事作

罷，不要出門去了，最後又用手表情詢問雪門可會明白她的意思，雪門以為自己是明白了，所以對她點頭，韻宜既對他的答覆感覺滿意，又以為門房桌上還有自己的字條，他就是有什麼誤會，一看那字條也可了然，於是放心回房去了，却不料事情完全弄錯，她所留的字條，並沒進到雪門眼裏，這不能不歸咎於那陣害人的風，北地在春夏之交，幾乎日日要颶風，很大的挾沙帶土，能使晴天佳日，變成討厭陰天，能使很精潔的廳堂，變成沙漠中的土包，能使修飾尤艷的美女，變成棕臉白牙的非洲土人，能使人們的安靜心情，變成鬱悶燥急，這種風消滅北地的明媚春光，剝奪一年中最好時節的自然享受，向來受着普遍的詛咒，今日又額外的作了一件壞事，雪門在門外聽得風聲驟作，才回院中，不料在這一霎間，風威已施展妙手，給他種下受磨難的根源，也給韻宜伏下受痛苦的張本，只輕輕一吹，就把門房桌上那張字條吹落，在半空中翻了幾回身，落到床下，把印着月份一面翻在上面，到雪門他走入，當然不會看見，只倚在床頭，尋思怎樣照韻宜的意思進行，却那知正和韻宜意旨相反，那張能表白韻宜本意的字條，雖然就在他身體下面，相距不及二尺，但

他既不知有這字條，更不會向床下瞧看，便瞧見也只能見到一張月份牌，怎能知道底面還有字跡，那張字條也不會自動飛起請雪門過目，於是這一件陰錯陽差的事，便被一陣風造成了，可憐樓上的韻宜，還以為雪門必已看見自己字條，自然依從所言，留在這裏，等候明早細談，萬萬沒有失閃，那知事實完全出她意料以外，雪門不但決計回去辦理離婚，而且加緊進行，以為是遵行她的意旨呢，當時雪門在門房中等待邢簾庵下樓，向他告假，等了半天，屢次到院中，向書室窗內窺望，還沒有邢簾庵的影兒，心中甚是焦急，邢簾庵在平日早已下來了，他的習慣，是起床後洗了臉，吃過點心，便下樓到書室作事，其實他並沒事可作，只於自己哄着自己，假裝有事，因為旁的名流闊人，都是交遊廣闊，筆墨紛繁，每天早起先到書房寫幾付對聯中堂，以應外人討索，至於定有筆單的，更成為每日常課，寫字以後，便要閱讀外來信件，有書記的分派書記代辦，沒書記的便自己動筆答覆，邢簾庵却並沒有人煩他寫字，他對字也沒下過工夫，只為近幾年攀附名流，想出風頭，才臨時學習寫字，他深知按步就班，由正途練起，到老也沒個成功，而且社會上儘有在字上下

過多年工夫，實已火候純青，只爲循規蹈矩，反被人看作平淡無奇，弄得終身埋沒，有的人並無真工實學胡亂創出一種怪體，反因驚世駭俗，得以成名，所以就選擇了這條速成的捷徑，打算創一種怪體，藉以欺世盜名，這倒是很聰明的想頭，無奈古人的聰明也不弱於他，已有許多許多的怪體，創造於前，想要獨闢蹊徑，實非容易，以致塗抹多時，終苦未能獨標一格，直到去年他的前妻逝世，在辦理喪事時，無意中瞧見匠人，在棺材上描畫亡人銘旌，才恍然有得，本來這種俗稱的材頭字，也是古體正格，只爲久經匠人之手，漸漸失却原型，成爲別體，橫畫細如毛髮豎畫粗如巨柱，分外令人刺目，那窻庵看了這種字體，就好像古時興來書聖的張旭，看到龔夫與公主爭路因而生出悟境，書法大進，一樣居然觸景生情，一轉那聰明腦筋，就由材頭字上悟出一種怪體書法，但並不完全仿效，更加上一番工夫，神而明之，變而化之，把橫畫寫成極粗，豎畫寫成極細，而且材頭字轉折頓挫的黑疙瘩，都是圓的，他也給改成方角，據他說這就叫化了，却不知他人臨摹金石碑帖，某某家某派，練到工夫純至，再從裏面脫化出來，自成一種家數，才可以稱爲化了，因爲既

二 卷

說是化，就應有所本源，方合匯緝，便是糞蛆，也是蠅矢所化，絕不能無端自生，所以窳靡這種怪體，自以為寫化了，實是不合情理，固然實際是由材頭字脫化而成，無奈這來源有倂古雅。既難對人說明，也不能受人重視，於是又異想天開，巧立名目，說是自從李斯作篆以後，他的兒子李四，又秉承父志另創出兩種篆字，一種名曰梅花篆，後世說評書人愛提的風流才子雙手能寫梅花篆字，就指這一體而言，不過早已失傳，另一種名叫鴨蹠篆，却流傳了不多年，漢朝馬武中文武狀元，就仗這一筆鴨蹠篆，後來馬武替姚期鎮守草橋關，關門也曾留過他的大筆，最後二十八宿歸位，馬武用金磚打死劉秀，劉秀是白水真人轉世，若不是金磚上刻着鴨蹠篆的天書，劉秀頭上便會有真龍出現，把磚抵住了，到五代時，赫連勃勃對這一體寫得最好，以後傳到宋朝，包文正探陰山時會替閣羅題十殿匾額，到明朝只有劉基，朱洪武遊武廟，武廟大匾便是香田先生用鴨蹠篆寫成的，朱洪武看着不懂就問這是何體，劉基從實回奏，朱洪武因為皇后馬氏是兩隻大脚他不知鴨蹠篆是千古相傳的名字，只疑劉基故意譏諷，借鴨蹠篆形容大脚，一怒趕他回去抱孩子，再傳到清朝，

就是編纂康熙字典時張玉書，據說他編成進獻的草本，却是用鴨蹠篆寫成，他以後就沒了傳人，直到前五十年，我家先祖在洛陽作官，得到一塊出土漢碑，是馬武取洛陽時親自書撰的死節將士昭忠祠記，帶回家來，教先父練習，先父可惜天資稍差，沒有學成，只可又傳給我，我從八九歲描完了紅模字，就在這鴨蹠篆上用工夫，一直練了二十年，才由笨脫化，成爲行楷，本來不想問世，只要爲秦朝李斯延千古一線之傳，並且發揚而光大之，這區區一點志願，不料竟有許多人嗜成痴癖，紛來求索，我也不得不稍爲應酬，那套這套有源有本，可考可據的牛皮，是見人必說的，不過當他說的時候，尙沒有人向他求索墨寶，可是那個聽他說話的人，就常被硬派作嗜痴成癖的人，因爲他抱着，不爲謀利只有傳名的主張，見了人必得設法把談鋒引到書法上面，跟着就暢叙鴨蹠篆的源流，最後必說改日將拙書送呈府上，請大雅指教，經這一度接洽，他就算定妥一件生意，回家自備紙張，寫成對聯或中堂，給人家送去，送去以後，再托人打聽人家評論如何，或者自己前去拜訪，看人家是否懸掛，若見居然懸掛上了，或是得到一句好評，他就感恩戴德，請人家吃飯，

或是再送四扇屏去，然而這種事很難數觀，他從創寫鴨蹊篆以來，還未見有三家懸掛，沒聽過兩句好評，他很抱怨智識階級的人不解真賞，頗為抑鬱，也是該他如願，有一次他要理髮，從街口上叫來個小剃頭舖的掌櫃，掌櫃來時，正見他寫字，想起舖子牆上有塊漏漬，甚是難看，若雇人剔漿，用錢太多，何不求這位那大爺寫付對聯遮上，大概他也不好意思教我買紙，當時就對那夥庵說了，那夥庵大喜，不特立刻給寫了對聯，在上款呼以仁兄，並且理髮錢給了加倍，那掌櫃欣然走了，又過些日，那夥庵又召他剔髮，那掌櫃為巴結主顧，就無中生有的說，你上次寫的對聯太好了，凡是到我舖子作活的人，沒一個不誇讚，那夥庵一躍，幾乎割破了鼻子，直眉瞪眼，向他問都是誰會誇好，那掌櫃到被問住，只得順口胡說，無奈他的舖子太小，沒有高人照顧，只可把他常見的熟人都提出來，說我們對過德泰米莊的先生，誇你的字比王羲之還在上，羊肉舖胡二把說你的字有骨有肉，很像馬良那筆抹兒，煤舖烏老黑愛你寫的又黑又亮，像上等煤似的，那夥庵見他不往下說，就問還有誰，你不是說好些人都誇麼，那掌櫃被他擠羅的沒法，只得又追加上豆腐坊的王老

，紙烟樓子的于七，還有給嘸匕女伶拉絃的小鬼高，那夥庵拿筆把他說的人名都抄下來，立時尋出了六付早已寫好的對聯，交那掌櫃的代送，以酬知己，那班接受的人自然受寵受驚，在閭巷間替他傳名，那剃頭掌櫃也看出那夥庵好寫有癮，就常向人誇口，安善里那二爺這位寫家，旁人煩不動，咱有面子，一說準成，於是有些愛小便宜的人，嫌素牆不好看，買對鏡子總得幾塊錢，現放着幾角錢買張次宣紙前去煩他，若是應酬親友，送錢送帳子，起碼四五元，現在花六毛錢買付現成紅對，煩他一寫，却是又省錢，又雅致樂何而不爲，在那夥庵那面，見居然有人奉煩，又何樂而不爲，自然有求必應，但他也有個條件，就是不論什麼作品，都得落上自己的款兒，平常聯屏堂幅，自不用說，就是那照例只着贈送人名的喜聯，他也必把自己大名綴上，例如肉舖趙大洗衣坊張三，合送隣家新張的麻繩鋪，一付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的賀聯，他也必在趙大張三鞠躬敬賀之下，加上某某代書一條，但也不能白費力氣，傳名便是代價啊，只有一次，他的墨寶未曾署名，那是剃頭鋪掌櫃煩的，他有個鄉親在三不管開下級娼寮，想求那夥庵寫一塊愛寶堂的堂名門牌

，打算木刻加漆，保存久遠，那簾庵本來也有些分寸，對於所寫的字，分作三等，仿效古時書字的辦法，作品最得意的，題以自作詩詞，較次的稍加題識，平常的只署姓名，他在字上可不能弄那些囉嗦，就加以變通，凡給有聲價有學問的人寫字，或是人家並沒奉煩，而他自送上門請求教正的，下款第三字，就寫筆畫最多的盒字，若是平常人物，並無聲名地位，而屬於長衫階級，够上先生稱呼的，他就把下款第三字寫作筆畫適中的庵字，若是給趙洛大王老二等小生意或老粗兒之流寫字，就把第三庵字作筆畫最少的厂，這是那簾庵人才三等三段論法，後來有人告訴說，安字也可通用，於是又加入一等，但他不管三等四等，遇到給娼寮寫門牌，他感到爲難，覺得使用最低級待遇，在愛寶堂之旁，書上那簾庵拜題，也不像樣，傳名雖是好事，然而與娼家共垂不朽，未免稍差，恐怕後人把自己誤認作博學多才元緒公，豈不冤枉，待想推辭，却因看着當代書家，都給大商店寫匾，甚至爲鼓樓書額，牌坊題名，或則勒諸金石，或則鐫之梨棗，輝煌大筆，懸在園門，萬古千秋，榮光長在，那是多麼可羨，自己却在紙上周旋，現在好容易有人肯給刻板，怎能錯過機會

，不管是娼寮是什麼，就給寫了也罷，雖然爲着體面，不能署款，但日後到那娼寮胡同溜七，看見自己的字雖然刻在板上，也頗足以自豪自娛，於是就給寫了，但他却沒注意，這幅墨寶是他唯一沒署款的筆蹟，依物稀爲貴之例，日後倘能以鴨蹊家名滿天下，這愛寶堂三字或者要成爲無款真蹟的孤本呢，那移庵他還是最怕人家不掛，更恨人家不裱，只用四隻圖釘按在牆上，認爲是絕大侮辱，但他想也許有疏懶的人，本來想掛，只因遲遲未裱，以致耽誤，就不惜犧牲，常在賠紙以外還給裱好了送去，試想承受的人，能非心如鐵石，誰忍不掛，而且傳揚出去，閭巷同的人們，聽到這宗巧兒，若非不愛便宜，誰肯不煩，於是那移庵的生意日漸其好，但南紙局畫店的賬條，也日見其多了，因之那移庵每天都有幾張紙可寫，才算得如所願，每逢有應酬，見了朋友，就疾首蹙額，訴說應付索書者的煩勞，天天不得清閑，給朋友通信，必得帶上幾句書債紛冗日無暇餘，爲人作役，苦若馬牛的話，藉着叫苦，以爲賣弄，這才叫其辭若有憾焉，其實乃深喜之，他尤其希望早晨有人來訪，參觀參觀，他本已安排了陣式，把書房弄成南紙局堆棧一樣，在書架上條案上，字檯

上，以及沙發上都堆滿了一捲七的紙，每捲外面都露着敬求墨寶，賜呼某某的紅簽，每逢有人旁觀，那些紙却遭了劫，必被完全翻弄一遍，他自言自語的說，王處長煩的對子，昨兒又來催了，今日得給寫出來，要不然太不好意思，已經等了半年了，他的紙在那兒呢，……閩省長的也等了不少日子，他太太不客氣，昨兒還特意送了兩打白蘭地，來信說是以助臨池之興，這明是催我快寫，周省長是位大方家，自己就寫得很好，這次開海味店，不自己動手寫匾，也不煩別人，單單找我，我別對不住人，……還有位姓麻的，雲南蒙自縣寫信來求我的字，還附了二百元匯票，他是疑惑我賣字哪，這當然不能收，從接到那天，就打算給他寫好，連錢一併寄回，我真馬虎，直就悞了六七個月，人家來信催了十多回，前天一封，居然說雙眼將穿，寸心如緒，北望長跪，敬待好音，我就知到他這人誠意太可感了，只不知我的書名怎會傳到雲南去的，雲南在古時就是夜郎，那裏人向來自大，瞧不起人，唐朝李太白到夜郎去，都撞了釘子回來，氣得跳江而死，現在不知怎會瞧得起我，所以有朋友知道這事，都認爲千古未有的殊榮奇遇，要給我掛塊價重夜郎的匾，我怎麼敢

當，費好些話才攔住了，今兒可得快給人家寫，要不然一就誤又是好幾天，……諸如此類雲來霧去夢中醉裏的話，必要說上幾套，那位聽話的朋友若是知趣，跟着捧上幾句，那就不愁午飯沒有着落，不過吃完了走時，却得帶上他一張墨寶，稍覺累贅罷了，今日邢簾庵本因雪門新來，想對他誇耀一下，自然更要履行平時習慣，不料被那位後老婆給破壞了，那後老婆起床以後，還記着昨夜吵架的碴兒，對邢簾庵刺刺數說韻宜的壞處，她不把我當娘，還則罷了，這樣成天愁眉苦臉，好像安心要堵死誰，我可受不了，你趁早打主意，邢簾庵見她發出訓詞，不敢不在旁敬聽，勸着說，你不犯和她生氣，誰教死鬼對不住我，給留下遺孽，連累是我也對不住你，若不是我有這點小名聲，得顧惜臉面，早就任憑在外面丟人現眼，趕她走了，現在你只可看在我身上，忍耐些兒，我趕緊給她弄個婆家，那不是肩担負販，花郎乞丐，只給個推出門去不管換，咱們就心淨了，那位後老婆聽了，方才怒氣稍平，但還催促着說，這本是正經道兒，女大不可留，留來留去反成仇，現在這不是已經跟咱們仇了，你更難快辦，可別等到她找着婆家，我也氣得見了閻王，邢簾庵沒口應着

，後老婆順了氣兒，又轉來哄她那向未對前任誇丈夫，施展的怯樣溫存，和到天津以後新學的媚態，給了邢簪庵許多房幃獎勵，那簪庵正在暈頭轉向，忽然門帘一啟，女僕端着隻熱氣騰騰的碗進來，後老婆急忙從那簪庵身旁離開，只因走得太快，把腳撞在床腿上，疼得她握着脚尖不任咬啣，那簪庵問她怎麼了，後老婆罵着說，都是教韻宜那死了頭害的，昨夜跟她吵了半夜，氣得我臨睡忘了洗腳，這會兒雞眼又犯了，說着就問女僕，你端的什麼，女僕回答是老爺吃的高湯麵臥果兒，後老婆道你放下，快給我打水洗腳，女僕放下碗箸，應聲出去，那簪庵方要走過去吃，後老婆已先把盥端起，呷了一口連忙吐出，吸着氣道，還熱着呢，你等涼涼再吃，那簪庵只得等着，後老婆就由桌下拉出隻瓦甃兒，坐在上面脫了她那從作上太太才改穿的綉花坤鞋，剝去腫腫摺摺的粉紅洋襪，最後又慢慢倒去雪白的裹腳，但是倒到最裏面一層，就停住了手，去脫另一隻腳，她所先不把腳裸露，仍留一層裹腳遮蓋的原故，就因為她對一雙尊足，十分珍重，不但自己珍重，並且是爲着愛這雙足的主人而珍重之，她所以被愛得寵，以致於正位夫人，都是一雙小腳的力量，其實她

樣十分難看，就以愛蓮皮癬的老頭兒看來，也完全不合條件，什麼瘦，小，坡，尖，彎，直，等特長，完全沒有，只像端午節所見的三角粽子，而且既向後倒，又向旁歪，那簾庵不知用什麼眼光來觀察，從什麼角度測量，竟會認為美好絕倫，被她迷得天昏地暗，後老婆既知自己成功原由所在，怎會不特別珍惜，而在那簾庵面前盡力賣弄呢，這時因女僕還要進來，自己這隻小腳，除了知憐解惜的丈夫以外不能被外人看見，便是女人，也要遮避，所以解到底層便行停手，這樣才顯得分外珍貴，她正解着，女僕已端着水盆進來，放在跟前，她就教女僕出去，把門帶上，才回頭含笑叫那簾庵坐過來陪她，那簾庵連忙移到桌旁椅上，和她緊相對面，後老婆摸摸盆中的水，又曖啾一聲，罵女僕混賬，也不試試，這樣熱就端了來，只得等他涼涼再洗，於是那簾庵守着一盤麵湯，後老婆守着一盆湯，盆中盆中，都冒着騰騰熱氣，好像雲霧似的，包圍着一對賢夫婦，後老婆也不閒着，把腳打開包兒，將寒腳抖了抖，才放在一旁，那簾庵鼻中正聞着高湯的香味，忽覺有一股臭氣夾雜進來，低頭看時，只見賢妻那一雙人工藝作品，已然現露出來，那扭歪臃腫的形狀和生肝

鸚鵡的顏色相似若單獨擺在博物院裏，恐怕格物大家也不知是什麼東西，或許認為新由荒穢的非洲某地表現的古代怪虫化石，她那四隻小指都被蜷曲在下面不許抬頭，只大指翹然特出，惟我獨尊，好像是挑起來給那位名角喊好兒，又好像跟誰划拳，獨伸巨指要喊寶一對，她這時倒沒理會大指，只把手指從腳心處探進去將那蜷曲受難的四騎士，給撥離原位，活動了幾下，跟着把手指在腳心深縫裏用手搓了幾搓，再縮回來，手指上已沾了許多帶黏性的物質，形似小蛆，她噙牙裂脣，還橫在鼻上聞聞，又對那窈窕嫣然一笑，這嫣然二字，用在這裏，實在有些屈枉，但是略跡原心，並不算錯，她本心確是打算嫣然，至於笑出來能否嫣然，那就無法判斷，只要看領略這笑的人認為如何了，但那窈窕却正看着她皺眉，她抬頭一看，那窈窕立刻也陪着笑，若問他皺眉的原故，倒未必由於賢妻面上笑容，多半爲着她的手頭表演，意中似有些嫌惡，然而那賢妻却未涉想及此，以爲那窈窕對自己的妙道，一直愛如性命，萬不會在夜裏還當作珍寶似的把握摹愛，到早晨竟視全污泥，感覺鄙棄厭惡，那知她在這地方缺少了心理研究，一個人對於愛惜的東西，也常發生早晚市

價不同的現象，尤其在生理學上面有刺激性的，例如某人愛好騎馬，每日馳騁，把良馬看作不可離的良友，但到害病之時，疲倦之際，也會暫時對馬喪失感情，某人性喜美餐，每日都是肥肉美酒，好像非此不能生活，但一朝醉飽過度，或是胃部生了毛病，也許看見食物便要作嘔，再舉個最淺近類似的例子，聊齋上有一篇上載着，某生娶妻，在花燭次日，便對人說，男女居室天下之至穢，立時離家遠行，去作流浪生活，試態這個某生，如何能知男女居室爲天下至穢，當然曾經身歷，他在身歷之前，爲何不避之若浼，身歷之際，又爲何不潔身早退，却到完全領略了這天下之至穢，才向人叫苦呢，這當然是有一種衝動力量，使他欲罷不能，直到衝動力量消解以後，恢復原來的清明理智，才越想越不是味兒，所以人的心理，在衝動之時，和清醒以後，有着很大的差異，那位賢妻只記着邢簪庵的名士風流本色，曾把自已的脚，當作野熊，齒的樹，家犬弄舌的骨，細作品嘗，大加詠嘆，還說是從什麼古書上學來的妙術，和博山爐細焚名香，古董壺小泡名茶，合稱爲三薰，這樣可以把心都結薰香了，所以他在預備刊印的詩集中，有首無題詩，詩中有兩句說，「從

此篇章成側豔，阿僕心臟已三薰」，他把臭脚和妙香名茶並列，以詩爲證，可見愛惜到如何程度，她記住那時候的情形，以爲永久維持不變，却不料那簾庵在衝動時候，蔽聰塞明，看不出那個樣，聞不見那惡味，反覺美好絕倫，但到這時衝動過去，還能恢復了本來作用，立刻就發生和常人相同的感覺，何況在那簾庵眼中，她那雙藝術品，應該在床頭陳列，如今竟擺在棹前，當作筵台上的鮮花，看着它吃飯，這似乎不合派頭，不是滋味，無奈不敢在面上現出嫌惡之色，更不敢請她停止展覽，只得暗自皺眉，到那賢妻對他一笑，他連眉也不敢皺了，急忙陪着她笑，但笑得十分勉強，搭訕着道，你真不辭辛苦，才起床就洗你這雙高足，那賢妻聽了，張着嘴問道，我雞眼疼又犯了脚氣，怎能不洗你說什麼，什麼叫高足，那簾庵被她一問，才想起自己用典錯誤，尊稱她的脚，只能說是尊足，不能稱爲高足，但若由字面上講，也有解釋，昔人詠女人睡鞋的詩，不是有「從無行地日，也有向天時」的詩麼既能向天，當然可以說高，不過這高足却是有時間性，不能常受抬舉罷了，想着不由好笑，那知賢妻見他只微笑不答，也沒再問，自把脚踏入盆裏，震得水花四濺，

因爲水還很熱，燙得她舒服而又難過，呻吟着道，高足高足，我這就煮出一盆高湯，給你臥果兒吃，呦，你的點心也必涼了，怎還攔着，邢簾庵得了命令，只得吃起來，但下面那盆高湯，一陣陣冒着蒸騰熱氣，撲到他面前，和盃中氣味化合，吸入鼻中吃到口內，不特風味別具，還給添了無限營養成分，但邢簾庵却似覺所吃東西裏醇素太多，胃中不能容納，將要向上湧出，就竭力閉着氣忍耐，麵湯剩半盃便放下不吃，藉着取水漱口，離開座位，漱完口就想溜出房去，賢妻那裏看見她要走，就問你幹什麼，邢簾庵回說下樓寫字，賢妻哼了一聲道寫字忙什麼，給我在此多呆着霎兒，今兒寫字，明兒寫字，到如今寫出了什麼，你總說能從這上頭賺錢這些日子，我還沒見過小沙眼錢哪，邢簾庵被她喚住，只得回身坐下，但是不敢低頭，因爲他知道太太那對尊足，很能符合科學原理，遇熱則漲，經水而變，被熱水一燙，準得變成脹肥紫赤，自己才吃過東西，看了不是當耍，就把眼光避開，才笑着道，你別忙啊，這不能着急的，你見過紙煙公司創牌子麼，當初人們全抽旱烟水烟，不曉得抽紙烟，外國人運了來也沒人買，可是人家洋人有能耐，雇些音樂隊在街上敲

打，凡是圍看的人，都送上幾包紙烟，還住戲館酒肆裏大批贈送，天天如此，人們因爲不花錢，自然樂於收受，收下就不會拋了，自然得要嘗七，嘗了覺得不錯，就儘嘗下去，直到上了癮，還想再去白討，可是不成了，人家公司創好牌子不肯給了，只好花錢買吧，那賢妻道，你得什麼時候創成了，教人家上癮花錢呢，那羈庵道，快了快了，也許今年就能成功，你知道現在寫字頂出名的是文太谷，他一付對聯，值百塊錢，還不易得到，上回南金銀行王行長作生日，我送去四扇壽屏，另外托人送給王宅管家一筆錢，求他把我的壽屏掛在醒眼地方，這筆錢花的不冤，有人看見文太谷去了，站在我寫的壽屏下面，點頭咂嘴的看了半天，那一定是贊成我寫好的意思，所以我聽見這個信兒，就托人跟文太谷說，打算拜在他的門下，那知事情太趕巧了，文太谷正死了一位最愛惜的姨太太，心裏不高興，我托去的那位朋友沒好意思開口，回來勸我等再提，好在也等不了許多日子，只要文太谷答應了，我借着他的名頭，打着他的旗號，準可以一舉成功，你等吧，到那時咱們倆口兒把好處均分，名是我的，利是你的，賢妻聽着，似有所思，啣了一下才道，這文太谷

是幹什麼的呀，邢簪庵道，這個人可闊得很，前清時候作過出使外洋大臣，民國作過某某總長，現在是自己創辦的大成公司董事長，身分是頭等階級，學問是第一，字更沒人能比，賢妻嚙了一聲道，這嘛闊呀，那你又何必拜他的門，我看拜門沒什用處，就像上回你拜孔稼山，鬧得烏煙瘴氣，到如今也沒見他給你點什麼，依我說，你既看出這文太谷有用，就痛快跟他作門親多好，邢簪庵大愕過，作門親，怎麼作親，賢妻笑道，你自己琢磨啊，他短個什麼，咱們多個什麼，兩下截長補短的一湊合，豈不是好體面一件親事，邢簪庵張了半天嘴，方才閉上道，哦，你是要……難爲你怎麼想出來，可是兩下歲數太不般配了，再說潤宜也未必願意，賢妻道，管他歲數大小，管她願意不願意，反正得爹娘作主，咱們給找個潤主兒，還對不過她，再說方才你不是許着早給我去病麼，這時有了主兒，你又挑挑揀揀，邢簪庵心想有什麼主兒，你那知我的話全是吹牛，文太谷倒是看見過我的字，只沒點頭啞嘴，而是破口大罵，我是怕他再罵，有礙前途，才托人前去疏通，情願拜門受教，那知他連那位朋友也給窩出來，那有肯答應的希望，至於他喪了愛妾倒是實情，不過

他那樣對我這麼厭惡，怎肯娶我的女兒，就作姨太太也沒商量，想不到我信口亂說賢妻他竟從上面尋出縫隙，要辭題詞韻宜打發出去，這樣我也並非不願，只是不成啊，想着只可慢應着道，我不是挑揀，這種事得先想好了再托人辦，不能莽撞，賢妻道，你倒是願意不呢，那彩庵道，我自然願意，賢妻道，本來麼，這是死狗換活騾子的事，除非混虫才不願意，你趕着給我辦去，至多一個月，教她離開家裏，那彩庵聽了，暗自縐眉道，你也別拘日子，反正得趕着辦，我比你還着急呢，賢妻瞪了他一眼沒再說話，因為她這時正搔着腳心一塊癢處，感覺一種鑽心的滋味，不願開口，就用眼光警告他自己情量行事，那彩庵就趁着太太官的鬆弛的當兒，溜了出去，到了門外，還尋思太太的話，知道韻宜不能久留，必得趕快打發了，但對於太太提議嫁給文太谷的辦法，當然絕無可能，婦人不知天高地厚，不諒男人苦衷，只這麼隨口一說，那彩庵想着，似乎反對太太的意見，却不知無形中已受了太太的影嚮，認為辦法是不錯的，只於文太谷並非其人，換句話說，就是韻宜儘可以給閹人作妾，但必須有利於自己，而且以遠為上，於是那彩庵在賢妻一番亂命中，得到了

對付韻宜的原則，韻宜的磨難也就在這昏天地黑中給判定，邢簾庵到了樓下進了書室，見房中還和昨夜一樣，並沒經過洒掃，也不見雪門的影兒，心中甚爲不悅，就走出來到樓門口，恰巧雪門在院中看見書房中人影，知道主人下樓，就走進來，邢簾庵在樓門和他相遇，沉着臉兒問道，你也才起麼，雪門道，我早起來了，邢簾庵道，你早起來，幹了些什麼，雪門，磁咕着眼，心想我幹什麼，我有什麼可幹，邢簾庵見他發怔，越發有氣道，你難道就腆臉坐着，不會把房間洒掃洒掃麼，雪門聽了，方悟自己果然已被他當作僕役，既是僕役，自然應該在主人起床以前，把房間打掃清潔，現在悞了事，怎怪他嗔責，想着不勝悲憤，方要出言相抵，答說我是作書記而來，並沒應差職務，但想到和韻宜所定之約，只得把氣嚥下去，忍痛回答說我沒得到吩咐，不敢進房裏去，明天一定早早打掃，邢簾庵道，你爲什麼不現在就幹，還等明天，雪門道，請原諒，因爲現在我想告半天假，出去辦一點私事，並且買些東西，邢簾庵看了他一眼，哼了聲道，你有什麼事可辦，昨兒不是說沒有朋友，那兒來的……雪門道，我雖沒親友，可是在以前住的地方，也有點連手未清

的事，趕着辦清了，好安心在這裏工作，邢簾庵想了想道，你有事也不致這樣忙，先幫我作完早晨功課再走，雪門不敢違拗，只得應着，隨他進了書房，心中納悶，不知早晨什麼功課，及至跟邢簾庵進到書房一看，才發現書架條案等處所堆的紙捲，臨窗前有一長桌，上面放着極大樹根筆筒，筒中插着約有二三十隻大毛筆，和三方大硯，式樣都很古雅名貴，桌上另一角放着一隻福建漆的大方盤，盤中縱橫擺着圖章，約有四五十方，大的好像官印小的有如銀角，方圓長短，各不相同，並且每隻圖章上都貼着小幅白紙，書明底面所刻的字，平頂的就貼在頂上，有獅紐的就貼在旁面，雪門將眼一掃，只見那隻大如官印的，却是個閒章，字條上註的是，春賞梅君夏觀荷沿秋玩明月冬擁紅爐齋名，另一隻長形的，註着仍是當年舊簾庵，雪門只看了這兩塊，已够詫異，心想那塊像官印的閒章，恐怕普通箋紙容納不下，不知他在何處應用，而且這分四季的齋名，也太別致，大概是從戲詞曲文中學來，幸而他只採用簡單的四季，倘若進一步仿效那五更十二月的體裁，什麼一更裏月東升，佳人房內冷清清，二更裏更鼓敲，小妹妹一陣好心焦，直數到五更爲止，或是正月

裏迎春花兒開，二月裏李子花兒開，以至十二月爲止，那就恐怕得用磨刀石作出號圖章了，那塊仍是當年舊窠庵的閒章，明是直套鄧板橋，人家鄧板橋因爲微時受人輕藐，後來得地成名，鄉人又紛來趨附，他才刻了仍是當年舊板橋的印章，以誌感慨，那窠庵當初既未淪落，現在也無可得意，何必拾古人的陳屁，真真不是味兒，但抬頭看看房中所掛的石印字畫，心中不由恍然，這樣滿屋假字畫的人，居然大寫其字，他的圖章如此神妙，正是當然，更無可怪，想着就聽那窠庵吩咐在硯裏倒些墨汁，把筆泡泡，雪門尋找墨汁，才見在窗沿放有二三十瓶，好像排隊一樣，可見兵精糧足，聖人說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但他的器可謂很利，無疑的必能善其事了，但拿起一瓶，覺得很輕，搖了搖都是空瓶，再取起一隻，也是中無所有，正在張皇錯愕，那窠庵看見，就說不要拿那裏的，在條案上面，雪門才知窗沿上瓶子只是擺樣兒的，用完的空瓶，並不拋棄，擺在那裏，教人瞻仰，由墨汁之數，得知銷耗之多，因請托之繁，而增聲價之重，就暗笑去條案上取來實用墨汁，倒在大硯之內，再由那窠庵指示，取起兩支大筆，在水盃內泡開，這才看見筆筒內所有的筆

，都刻着本主的商標，筆上用大筆刻着自起的筆名，最大的抓筆，刻着神仙一把抓，中等的刻着筆尖橫掃六千軍，大約是他嫌原文橫掃三千人數目太少，故而給加了一倍，小些的刻着助我成名仗此君，每支筆上都有彩庵主人監製自用的小字，雪門所泡的兩支，一隻是橫掃六千軍，一支却是特別珍貴，筆桿是象牙所製，頂端還鑲着翡翠頭兒，尺寸較小，想是題欸所用，桿上沒刻筆名，却鐫着筆銘，詞兒很長，分刻三行「一枝大筆妙無鑄，助我功成名就，壓倒蘇黃米蔡，抹煞成鐵翁劉，津門有華嚴孟趙，見我也要低頭，但願有區皆求我，無錢不入兜，筆乎筆乎且努力，將來共我名千秋」，雪門看着暗自咬牙，才忍住了笑，邢彩庵已從書架上尋出兩捲紙，放在桌上，自己叨念着，先把朱敬老這付寫了吧，他已派人催過兩次，這是他替一瑞典親王求的，那位親王來中國遊歷，就路回國，爲等我的對子，把買好的船票都白廢了，再就悞也不好意思邢彩庵說着見雪門端詳筆上的字，就問你可曉得這上面的字怎樣講麼，雪門道，我也只曉個大概，邢彩庵笑道，曉個大概就不錯，你們年青人差得遠哪，等我閒時給你講說講說，教你得點學問，這也是你的運氣，能遇

到我，古語說，與名人交，如入芝蘭之室，用不着我教訓，日子一久，只薰也把你薰成了，雪門聽着，心想阿彌陀佛，我這裏正恐怕如入鮑魚之肆，久而不聞其臭，你還要薰我，請免費好吧，但面上只得陪笑道謝，那蔣庵道，你先給我扶着昏，立在桌子那邊兒，用心看着，我寫一個字，你就把昏拉過些兒，不要動彈，並且得站直了，規規矩矩，沉沉靜靜，寫字有寫字的工夫，伺候寫字也有伺候寫字的派頭，我看過文太谷寫字的時候，必有兩個衣帽齊整的聽差，在旁邊伺候，現在那兩個聽差都學出能爲，可以給文太谷代筆了，你若是有出息的，可以跟他們學學，雪門心想我只作聽差够了，大可不必跟他們學，學得能寫你這樣的字，也不過仍是當年舊雪門，不見得有什麼出息，想着就依照吩咐，立在桌前，把昏伸張，兩手捏住昏角，屏息無聲的敬待那蔣庵下筆，看他寫字有什麼工夫，只見那蔣庵先把橫掃六千人的大筆，伸入硯池，打了兩個滾兒，蘸飽了墨，便又放下，隨即將身挺直，兩手上舉，連作數次屈伸，又把手落下，好像抽指甲瘋似的，把手指伸縮不已，再很響的咳嗽一聲，兩膀微作搖動，好像武術家運氣，這才拿起筆來，雪門以爲他練完這

套改良八段錦，一定就要寫了，不料邢蓀庵拿起筆來，竟舉到頭上，插入髮際搔癢，又移到眉上理順眉毛，同時眼睛望着桌上的昏，眼光亂轉，好似把昏當作山川邱壑，要在上面觀察形勢，排佈兵馬，看了半天，似已胸有成竹，才吐了口唾沫，用筆端敲着額角道，寫什麼詞兒呢，這個……話未說完，就抬頭向雪門發揮道，你知道麼，名家寫字，只字好還不算能爲，要緊得講究詞兒，詞兒可關着學問，要在這上面見身分呀，像這付對子，總得冠冕堂皇，教人家親王一看就愛才成，要不然人家國家不定存着幾千幾百付對聯，爲什麼單求我的呢，說着把頭連搖兩搖，哦，兩聲道，有了，你聽，上聯是人間百福并，下聯是天上大星沉，其實這麼深的文字，你也不會懂，我真可惜眼前短個知音的人，這一聯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他這裏誇好，雪門却已聽直了眼，看案上的紙，明明是珊瑚箋，而且他又曾說那位求書的人，尙在等候，怎會作出挽聯的詞兒，一時忍不住就問道，你這兩句是送人對子，還是挽聯，邢蓀庵哼了一聲，含怒笑道，莫怪我說你差的很遠，連這個都不懂，怎會是挽聯呢，你若不是我的書記，我真不犯費話，只因你常在我的左右，若是太不通了，

教人也笑話我邢簪庵，就給你講講吧，這上聯說他享盡人間幸福，善頌善禱，多麼恰當，下聯說他是天上星官轉世，咱們中國古代，都說皇上是紫薇星君轉世，宰相是文曲星，元帥是武曲星，人家親王這樣爵位，自然更是天上星辰無疑，後日我見了他必要問問，他一定知道本身來歷，人家外國的欽天監，可比我們講究，蓋一座觀星台，常用幾百萬，就爲着王公大臣試驗自己的本命星，雪門聽着一怔，心想這可聞所未聞，但不知怎樣試驗，邢簪庵已接着講道，比如一位王爺，上觀星台去，欽天監把望遠鏡擺好，對準了王爺的本命星，王爺由鏡中觀看，便覺得那顆星和自己呼吸相通，自己一喘氣，那星就一眨眼，所以由此可以證明，天上的星若是一閃一閃的眨眼，星精必已降世，若是星精仍在本位，就不眨眼，這位親王當然也會上觀星台試驗過，所以我說大星，頌揚不能算不得體吧，雪門要笑也不敢笑，點點頭道，是，是，你真高才，只是我不曉的這個沉字，記得好像是輓聯上用過邢簪庵搖頭道，你記錯了，沉字作降字講，大星沉是大星降凡的意思，星在天上，人世在地，不說沉難道一升，升豈不歸位了，雪門聽他講得頭頭是道，只得諾諾無言，邢

蓼庵說服了他，撇着嘴兒微笑，才把大抓的筆握住了，對筆審量一下，便寫起來，他的筆法還與衆不同，把筆按在紙上，來回拉動，並不見提落控送，只偏勞肩肘部分，手腕不見轉動，很是安逸，寫的筆畫，只分粗細兩種，並且每一畫自起至迄，都是一樣寬窄，譬如橫畫起處有六分寬，迄處也是六分，豎畫上端有二分寬，下端也是二分，連撇兒也照豎畫一樣，只把他撇斜了，到末端斬然而止，並不要尖兒，只捺兒不得不稍變其格，提寫作成角黍式樣，頗似他太太那雙小腳，也許是由他太太的脚悟出來的一樣，本來自然近情的事，比如畫家筆下的美人，照例像他太太，無論兩眉眼總有幾分彷彿，又不曾怪書家望脚生意，那蓼庵雖然把筆全交給紙和桌面，但因字體大了，只拉來拉去，也很吃力，頭上微微見汗，口中抱怨着賠了本兒，八言對於寫五言，要費加倍力氣，這回太便宜他了，雪門暗笑，你這樣寫法，何苦自己費力，我供獻個好法兒，大可以仿照扶乩那樣，在筆的上端，橫上一根長棍，仿效駕機在沙盤上扶乩的合作辦法，你握着長棍一頭兒我握着另一頭兒，兩人合力拉動，豈不省了一半力氣，想着見他寫完這付五言聯，搭到地上乾着，那蓼庵又尋

出一捲紙，告訴專門說這是趙支山所頌，趙支老是作過大官的這對文兒又得費我的腦筋，說着鋪好了紙，提起筆來，在紙上懸筆畫着圈兒，沉吟一會，又叫起來道，有了，有了，真是堂皇富麗，絕妙好詞，錯非我敢說沒有第二人作得出來，說完走筆便寫，寫完上聯，雪門見是秋圃黃花韓相國七字，心中就替他想出下聯，必是春風紅杏宋尙書，這兩句出於兩般秋雨盃筆記，那移庵居然當我沒看過那家絃戶誦的書，敢吹是自己所做，實是可笑，想着又有他寫下去，果然是春風紅杏，但第五字却不是宋而寫成趙，尙書二字仍是尙書，雪門更納了悶，想這典故是宋朝宋子京有紅杏枝頭鬧春鶯詞句，所以後人將他組織成春風紅杏宋尙書的聯文，對韓魏公不隨殘葉舞秋風的咏菊詩，這極熟的典，稍念過書的都能知道，怎他改宋爲趙，這趙尙書又是那位呢，想着一時忘形，鼻中微微發響，那移庵聽見，抬頭看着他，笑道，你看着不大懂吧，我給你講講，只看字面對得多麼好，秋圃對春風，黃花對紅杏，韓相國對趙尙書，趙支老當初確會作禮部尙書呀，這對子真絕了，可惜給你看，好比教豬八戒吃人參果，白辜負了好東西，雪門唯唯稱是暗想我才明白，他原來以

送某人對聯，就嵌上某人的姓誤認兩般秋雨對上的原聯，是爲姓宋的人而寫所以他借來送姓趙的，就把姓改一下，但却沒想到上聯還有個人，應該如何安置，就故作笑態，問道，真太好了，我這外行也看着特別漂亮，只是趙尙書指趙支山說，這韓相國指着誰呢，那窻庵聽了，搔着頭吃吃的道，韓相國啊……你問這韓……相國……這很淺近的，你……不明白，韓相國就……就是……韓相國麼，哦，哦，對了，你得把上下聯合起來看，才能明白，這裏面有歷史的關係，你總曉得相國就是宰相，在趙支山作尙書的時候，當朝宰相是位韓……韓……他叫韓什麼來，嘴邊上的人名，我一時想不起了，大概是韓秀……雪門心想韓秀是評書三俠劍上的人，打家劫舍的寨主，幾時作了調元贊化的宰相，那窻庵本因常聽無線電播放的評書，記住了韓秀這人名，一時信口說出，也覺太支離了，這位書記雖不通曉歷史，也許會聽評書，就急忙更正道，韓秀……什麼，秀字下面還有一個字，且不管他，反正那韓相國已經老邁不堪，就要告老歸林，他一走趙支老就可以補宰相的缺了，可惜事情沒等實現，就遇到辛亥的變故了趙支老因此沒得作宰相，我這對聯，便是說他這段憾

事，秋圃黃花，指着韓相國老了，秋天的花，一薦就黃，花黃好比人老，我看多麼妙，春風紅，杏春天杏花開放，萬紫千紅，好比趙支老正在壯年有爲，又當着紅差使的意思，你明白了，這十四個字，每個字都有深意雪門聽他說着，忽聞門外微有聲響，因爲那蓀庵面向着墻，雪門和他對立，正衝着門，抬頭便看到門外，只見韻宜正從門外經過，向房內偷看，二人的眼光一相接觸，韻宜向他微微點頭，隨又一轉秋波，便瞥然而逝，雪門心中立刻長了草，再也聽不見那蓀庵說話，心想韻宜必是下樓來察看，見我依在這裏，疑惑是誠心逗留，甚爲氣憤，那點頭就等於說你好你好，你還不走，你愛走不走，其實我何嘗逗留，是你父親纏住不放啊，雪門這樣一想，心中更亂，只盼那蓀庵快些寫完，自己好走，却不知又完全悞會了，韻宜確是放不下心，在那蓀庵下樓以後，她也跟來偷看，見雪門正在書房伺候父親寫字，公然還跟他高談闊論，似很投機，心中甚爲歡喜，雪門一看她，她就點頭招呼，意思如說你這樣很好，雪門却給看反，只疑她來催促，真個錯到頭兒了，當下神不守舍的，又伺候那蓀庵寫了兩付對聯，一張橫批，那蓀庵放下筆，伸着懶腰說，今

卷二

天就這樣吧，我好比破落戶一樣，逼才是債，不管多還少還，反正天天得還，我這懶毛病也沒法治，不逼到頭上，不肯動筆所以方二爺送給我一付對子說，從來名士骨頭懶，自古英雄武藝高，正說着我的毛病，哈哈，雪門趁她這哈哈聲中，就插口問道，你沒事了，我可以走麼，那幕應聽了，把臉一沉道，怎麼沒事，你看這幾付對子，還沒題款哪，圖章也沒打，按規矩除了寫歸我寫，洗筆硯，打圖章，和整理政拾，都是你的責任，只打圖章便有許多規矩，對子上打什麼，中堂上打什麼，橫披琴條又打什麼，還有給什麼人寫，應該用什麼詞兒的圖章，該用幾塊，大小長短，怎樣配合，講究多着呢，你想幹，往後可得用心，這樣慌張可不成，說着眼珠一轉，又點頭道，我自己辦好了，你要走就走吧，最好早點回來，雪門應了一聲，便退出房門，向樓梯那面望了一眼，希望韻宜仍在那裏，好對她暗示自己已遵從意旨，回家辦理那件事了，但樓下那有韻宜的影兒，她這時已回到臥室，去補足夜間虧欠的睡眠了，雪門也知道她必在樓上，就回到門房，稍一住足，忽悟這門房無可流連，還不快走，就向樓窗望了望，仍無所見隨即走出街門，見巷中已清靜許多，早

市已過，小販們都走了，只還有些孩子在巷中拋球作戲，雪門無精打采向前走着，心想這一去等於去叩難關的門，不知得何結果，步步前行，便寸寸與難關接近了，自己當然心志已決，只是回想前日食堂中和蝶衣決裂情形，雖然雙方詞意決絕，但始終沒有惡聲厲色，還是那樣客氣，蝶衣素日脾氣驕縱，那時竟分外和平，因為那樣分手，我現在回去提議離婚，未免有些困難，何況還有王二姐那羣人，也必從中勸解周全，我此去必得使出絕大勇幹毅力才能成功，我和蝶衣曾有過同居之愛，魚水之情，這次決裂，本來打算各自東西，不再相見，夫妻關係，也就不了自了，如今竟要回去尋她，要求正式離異，未免不好見面，不好出口，向來這種事，都是由親友代為理論，或是請律師代為主張，就為着免於當面接洽的難堪，只是我既無親友，又沒錢請律師，除了硬着頭皮前去，更有何法，但又一轉想，忽然憶起了那位交際明星的王二姐，暗叫有了，我何不先去訪她，請求代向蝶衣致意，王二姐雖是蝶衣狎友，不會對我偏向，但她也許看出我和蝶衣的情形，早感到不能持久，勉強下去，雙方只有痛苦，也許她和蝶衣抱着同一見地，覺得我這人拙劣別拗，不配作

現在女性的丈夫，認爲離異正是蝶衣的幸福，因而贊同我的主張，即使她懷着一片好心，仍要成全我們重歸於好，不肯拆散姻緣，我也可把實情說出，告訴她我已另有同心之侶，對蝶衣絕難復合之望，求她趁早理置清楚，使雙方脫却關係，不但爲我，就是蝶衣，日後也好別謀歸宿，免得扯葛牽藤，遺留後患，我這樣一說，王二姐或者便能答應替我辦理，我就央她立刻去見蝶衣，好在婚書等項，都在家中箱裏存着，教蝶衣尋出來還我，再立兩份離異字據，請王二姐和她那第二丈夫作証，這件事在幾點鐘內，總可以辦好，大概至遲到晚飯以前，我便可以帶着字據，回去向韻宜交代了，想着主意已定，就奔王二姐走去，道兒尙不甚遠，他搭了一段電車，進另一段租界，再下車循着寬闊平坦的街道，到了最著名的住宅區，這一帶多是五六年內新蓋的房子，建築整齊，格局別緻，衢巷并不叫什麼里什麼胡同，而叫做村，大致都是一塊方形或長方形地基，四面蓋着樓房，分成若干小所，中間留塊空地，稍植花木，在出路口上題着綠楊村黃葉村等等風雅名子，津市十丈紅塵之中，居然有了村落，和繁華的大觀園裏居然有稻香村一樣新穎動人，不過大觀園稻香村，

是歸槁木死灰般的孀婦李執住着，而天津的村，却特別貴族化爲風頭人物所居，在村裏絕尋不出村農老圃，只有中級以上的富貴名人，村中剪平頭的樹壇之旁，常常停有最新式汽車，村中洋灰路上，也不見赤足芒鞋，只有着邊花高底，露着鮮紅蔻丹的腳兒，和那筆挺西服褲下的光亮漆皮革履，才配在路上格格作聲，車輛除了汽車以外，洋車都很少見，腳踏車雖有，却都是女式的，時見在村徑中有些穿毛線衫披小風衣的小姐，騎着圍繞花畦馳騁，這就是繁華境中村落的面貌，自從有村以來，除了真正資產階級，自有高樓花園的不計，其餘一般有錢而沒有房產的，客居暫寄的，愛好風雅的，喜趕時髦的，都紛紛向村中移入，村的聲價更高拾起來，就有許多里巷，明明只一條窄衢，也跟着改名某村，無形中對高雅的村給了一種侮辱，因爲新式村落、雖然建於都市之中，未免名不符實，但還留些曠地栽植花木，稍具形式，至於仄巷改名的村，那便誤犯了平康里、地名，天津南市，有紅葉翠柏等村，是青樓曲巷所在，似乎有蹈襲的嫌疑，有位小資產階級，身下有幾所破舊房產，獨佔一巷，他忽然心血來潮，大加修理，要改里爲村，藉着升格向住戶要求增租，

二 卷

就去求一位文人起名，那文人給造了數家村三字，業主又向他人請教，才知他用的
是數家太難不成村的詩意，固然未必暗罵村中都是鷄犬，但不成村的意思却很明顯
，業主才一氣打銷升格之意，現在雪門所訪的王二姐，所居名叫海南村大約業主是
位南洋華僑，這村子倒並非不成村一流，格局十分完全，村作一山兩字型，分成兩
道大院，花木扶疎，甚為清雅，房屋大小不等，最大的三樓三底，最小的也是四五
間房，每所都帶有汽車房，王二姐所住的在山字內緣的左角，房屋不大不小，街門
回了進去，門外成爲一間遊廊，擺了許多盆景，地下拭得光可鑒人，雪門雖然來過
一次，却是赴夜宴，出入偏促，印象模糊幸而還記得門牌號數，看看不錯，就走進
門口，略一遲疑，才舉手按鈴，過了一小會兒，便聽門內脚步聲響，隨見那新式圖
案的黑鐵門上，有了一個小孔，孔內現着一隻眼睛，向外灼灼而視，跟着就問找誰
，雪門聽是女人聲音，便回答我找王二姐……話方出口，才悟說錯了，王二姐自有
夫家本姓，自己來到她家中，怎能過叫這不合理的名子，但他却沒想到，這樣倒對
了，裏面的人一聽他的稱呼，便知是主婦狎友，立刻哦了一聲，將門開了，又問您

燕 子 人 家

貴姓，雪門見門裏是個三十多歲的南方姑娘，却說着一口好北方話，身上套着雪白圍裙，似乎正在工作，但裏面一身青色衣服，脚下扳着漆皮拖鞋，那份乾淨利落，一見便知是王二姐的僕人，便把自己的姓告訴了，那姑娘對他略一端詳，忽然笑道，呦，您不是……程老爺麼，您來過啊，怎今兒這……我差點兒認不出來，雪門聽了才想起自己這兩天在外流落，必已作踐得不成樣兒，今天又沒梳洗，不定怎樣灰頭土臉，莫怪她不認識，想着訕訕的笑道，對了，我來找你們太太，她在家麼，姑娘眼珠一轉，點頭道，在家在家，您請進來，說着向旁一閃，雪門走了進去，姑娘關上門，讓他進左邊一間房內，那是極漂亮的客室，裏面都是新式傢俱，姑娘讓他坐在沙發上，給斟了茶，遞了紙烟，雪門抬頭問太太在樓上吧，那姑娘點點頭，望着雪門，似乎要說什麼，遲疑一下，才說您這是從那兒來，沒回……雪門聽着一驚，才要開口，那姑娘似覺失言，立刻向門外走去，口中說我去請太太來，就走出去了，雪門望着她走到門外，心中尋思，這姑娘言詞吞吐，說那半截話，她的意思，必是要問我可會回家，這家當然指着蝶衣那裏，我來訪她太太，她問我從何處來，

還在情理，問我回家沒有，却是可疑，莫非她已知我的事了，想着又聽門外忽發咯咯之聲，好像撥動電話機號碼，雪門心中又覺詫異，側耳細聽，外面響了幾下，停了一停，跟着又響了起來，好似第一次沒有接通，又重撥一次，撥的既輕且慢，好似怕人聽見，但話機是無知之物，終要發出法定的聲音，跟着似乎把綫接通了，就有很低的語音說話，雪門起初聽不出是男是女，繼而那聲音漸漸提高，才聽出仍是那個娘姨，她通話竭力壓着喉嚨似恐被人聽見，但難題在她所防的人和對方接聽的人，耳朵是同樣構造，她的語聲若使所防的人不能聽見，那接聽的人也同樣不能聽見，要教接聽的人聽得明白，所防的人也可以聽明白了，雪門只聽得她先問對方是麻嫂麼，便自一驚，又聽她報名自稱是邱嫂，接着就問我們太太在你們那邊吧，快請她說話，有要緊事，隨又哦乜哦乜了幾聲，才停口不說，似乎對方接話的人已替她去請太太，她才無聲靜待，雪門這時已把事情明白多半，因為這娘姨在電語中所稱的麻嫂，正是蝶衣的女僕，麻姓是很稀少的，不見得旁家也有，同姓女僕，便有時，也常被主家勸令改姓，例如母家姓麻，便改夫姓，夫家姓麻，便改母姓，實在

這麻姓不但叫着繞嘴，而且和媽連起來容易訛成家族關係，不過蝶衣用的麻媽，却堅持不肯改姓，蝶衣愛她精幹，加以優容，故而這時一聽，便知是打到蝶衣宅裏，她又說請太太說話，可見王二姐正在蝶衣那邊，但這娘姨何以騙我說她在家，並且先把我讓進來，再給主人通電話，莫非王二姐預先對她有過吩咐，可是王二姐怎會料我到她家來呢，想着訝異非常，就向外挪了挪，伸手拉開帘隙，向外看着，原來電話機就安在對面三四尺外樓梯的側面，娘姨正倚牆斜立，手持耳機，很着急的等待，眼光却不作向客室這面觀看，正在這時，只見她忽然精神一震，轉過身去，將手圈在嘴和話筒中間，低聲說道，太太麼，我是邱媽告訴你，那位程先生來了，……唉，對了，正在咱們這裏，我因為昨兒聽了太太的話，覺得不能放他走，就讓進客室，給你打電話，說到這裏，停了一停，似聽對方吩咐，接着又道，他沒說什麼，只提要見你……唉對了……你說什麼，……就回來麼，好，我一定留住他，……喂……她連着喂了兩聲，似乎對方已把線掛斷了，她才放下耳機，轉過身來，雪門忙回到原座，心想這娘姨在電話裏對王二姐說，因為昨天聽了她的話，才把我留住

，不知王二姐對她說過什麼言語，娘姨仰體主人意旨留我，又是什麼作用，莫非王二姐正在各處尋訪我的蹤跡，想要代爲調解，娘姨知道她的意思，所以見了我留住不放，方才假說主人在家，便是怕我不肯進門，故而使這穩軍計，倘果如此，我豈非自投羅網，但我既抱着離婚的宗旨而來，總得跟她見面，沒法規避，現在不管她們怎樣，任其千變萬化，我有一定之規，等見着看情形應付，反正免不了一番辯論的，但轉想王二姐的希望見我，也許另有道理，前日我在酒樓上的表示，或者正合蝶衣的心意，只是到我走開以後，蝶衣又想起手續未清，我的口頭表示并不足憑，恐怕留下日後糾葛，所以就託王二姐設法尋我，結清法律問題，若是如此，那可阿彌陀佛，想着見娘姨進來，笑着說道，程老爺，累你受等，我們太太正洗着澡，這就下來，雪門心想王二姐洗澡，用得好好大浴盆，古人以天地爲屋廬，她竟以天津爲浴盆了，本在樓上洗澡，少時扎個猛子，倒從外面進來，真是新鮮，但也不便說破，就點頭笑道，她大概還得就悞會兒吧，要不我先走，過幾點鐘再來，娘姨聽了大驚失色，叫道，您別走，您別走，您可不能走，太太說就下來，您走了她準得罵我

，雪門笑道，你何必留我，難道她教你……那娘娘聽着，似已明白打電話被雪門聽見了，娘娘臉兒急得一紅，插口說道，太太說不教您走，她也就快來……下來了，我再去看看，說着就匆匆跑出去，雪門隨着立起，再由門隙向外一看，見她並沒上樓，反走到大門前，拉開那小瞭望窗向外觀着，知道是盼望她主人從速歸來，就仍歸坐吸了口烟，心中盤算見王二姐怎樣說詞，他一支烟還未吸到半截，忽聽外面一陣汧車聲音，似乎行駛甚疾，到轉角處發出鳴的一響，跟着便在門口停住，雪門心中亂跳，知道王二姐回來，這客室前窗便臨着街，他不由便立起走到窗前張望，却只看見汽車的一段尾巴，同時聽得大門已開，娘娘叫了一聲，却沒聽清叫的什麼，恐怕王二姐就要進來，急忙又退回原座坐下，隨聽外面脚步雜亂，經過客室門外，並沒進來，咯叱的直上樓梯而去，也沒說話之聲，雪門暗地詫異，怎麼王二姐回家不進來相見，反先到樓上去，莫非耍替娘娘圓謊，上樓換了浴衣再下來麼，過了一會，才聽樓梯又響，覺得準是王二姐來了，立時精神緊張，好像大將將要臨陣接戰似的，再聽脚步聲到了門口，不由口用使欠起身預備招呼，及至門帘一啟，他看見

立刻身體又坐回去，原來進來的仍是那娘姨向他陪笑說道，程老爺，請上樓吧，我們太太請，雪門聽了，心想王二姐真好的大架子，回來不逕直相見，竟先回樓上，再傳我進謁，但轉想自己現已成爲傭僕，和這娘姨一樣身分，王二姐若知道了，還未必這樣待承，就心平氣和的立起，向外走着道，你們太太洗完澡了，娘姨這時似已知他看破，更不遮說，只笑了一聲，望着雪門，雪門覺得她眼光有異，似乎心裏有什麼隱藏，但也顧不得理會，走到門外，娘姨指點着樓梯，雪門循級走到樓上，娘姨便搶到前面，掀開門帘，口中叫道，程老爺來了，雪門走入房中，只見是間臥室，滿目琳瑯，說不出的華麗，而且香氣馥郁，蕩人心魄，由這氣味，便可知主人的美艷豪華了，但這房中陳設雖極講究，却没有床，再看左面掛着粉緞綉帘才知道這是臥室的外間，帘內還有一室，就在一隻紫絨克羅米的新沙發上坐下，娘姨方才叫了聲程老爺過來了似乎是通知王二姐，但王二姐并沒在這房中，也沒答應，娘姨讓雪門落座，就退出去，雪門坐下以後，四下觀望，他以前雖來過一次，却沒上樓，這是初入王二姐的妝閣，看着頗驚她的富麗考究，果然十世財主，才配講穿衣吃

飯，自也曾見過幾處富家閨闈，和這裏比起來，不是簡陋，便是俗氣，王二姐真不愧是一位大家閨秀，只看那房中艷而能雅，華而能清，沒有絲毫暴富之氣，也沒有一點小家氣，好像每件東西，都經過選擇，每件陳設，都合於美感，至於位置疏密高下，更似都費過心思，想起以前自己和蝶衣的洞房，曾自覺有如貝闕琳宮，現在才知不成比例，住在這裏，真不異天上神仙，只知現下歸那位共同享受，是王二姐和她的本夫呢，還是那位愛人呢，想着又看着那糊西洋花紙的壁上，掛了許多照片，都是塗着顏色，美術非常，就立起觀看，只不全是王二姐的小影，有半身，有全身，有便裝，有戲裝，也有的與人合影，戲裝的有穿八卦衣的孔明，有紮靠的趙雲，有短打的黃天霸，有持彈弓的十三妹，有提桑籃的秋胡妻，有帶棚的蘇三，有舞劍的虞姬，他種尚多，大概除了沒有塗臉的以外，劇中人都被她扮盡，還有兩張是與人合影，一張虹霓關，她扮東方夫人，和王伯黨對陣，那小生容貌十分俊俏，姿式是雙槍相壓，兩臂相倚，四目相視，她的手還在那小生臉上捏着頰上的肉兒，神情十分艷冶，另一張是奇雙會，她扮作小生，另一小生仍是虹霓關扮王伯黨的，兩人全

都側身扭頸，作着拉的姿式，但站立位置稍微近些，看着有似互相擁抱，而且全都帶着笑容，含情相視，這和戲情不大相符，倘在台上如此表演，台下準得起鬨，這兩張邊上全都有字題着，兩張都寫的是，二十五年六月與文山合演義劇，情誼投合，結爲兄弟，乃共攝此影以爲紀念，比南閣主識，雪門想起以前聽蝶衣說過，王二姐在幾年前，曾和一個伶人邵文山要好，外面鬧得滿城風雨，直到邵文山離開北方，方才漸漸平息，人們對此事議論紛紛，有的說她是大家閨秀，雖然放縱不羈，還不致如此輕賤，有的都說得鑿鑿可據，如今看這該片，可見謠言并非誣罔，那邵文山是個漂亮少年，王二姐以閨房之身，若要認個義兄弟，就認遍了亞菲歐美澳，黃白紅黑棕，各洲各色的人也落不到邵文山身上，但居然就結爲兄弟了，又照這好樣兒的照片，掛在牆上，還教人說什麼呢，並且我以前只知王二姐有個別號，叫比南閣主，只以爲是視禱長壽，今日才明白她的意思不在壽比南山上面的壽，而在下面的山，尤其這比字下得多麼令人銷魂，想着再看旁邊照片，還有些浴裝的，內中一張是海濱背景，約有七八個男子，把王二姐舉在頂上，王二姐豐肥的玉肢之下，籠罩

着三四隻頭顱，內中一人仰首伸舌，大有待霖雨露之意，雪門看着不由搖頭，忽聽背後有人笑道，你看什麼呢，雪門一驚回頭，見是王二姐由內室出來，身上穿着印度紅的絨旗袍，只扣着襟頭處下兩個鈕子，上面很俏皮露着一線粉頸，下面更大敞四開，一邁步兩隻玉腿輪流由襟底現出，脚下踏着綵花拖鞋，手裏擎着紙烟，秋瑛煙嘴兒約有一寸多長，看樣兒是進門後才換了衣服，但也可以說是洗過澡才穿上衣服，雪門忙叫了聲二姐，對不住，來驚動你，王二姐走到近前，端詳着他，隨即拉到沙發邊一同坐下，用手撫摩着他的頭髮，抿着嘴兒道，你這孩子，真不聽說，這是上那兒去了兩天，瞧作踐得這模樣兒，雪門這時覺王二姐相待親切，頗有老姐風度，又覺自慚形穢，今天既未梳洗，身上衣服更污穢不堪，王二姐也許想我才離蝶衣兩天，便落魄至此，因此猜疑我是窮途無歸，前來求他轉圜，想着不由臉上發紅，急要表明心意，但王二姐不容他開口，先數落道，你這孩子，我想起來就得打你，你連二姐的話全不聽了，今兒……說着用手在他背上輕輕捶了兩下，雪門被打得頗有筋軟骨酥之感，却不知這是王二姐的一種特殊作風，也就是她人緣特好的原因

，無論對誰，即使是個陌生男子，她也必有一番親熱，而且必要耳鬢廝磨，使人得到肌膚之親，每說話先把聽的人打一下，令其注意，說話時必湊得極近，或者把手搭在肩上，說到高興時，不是推便是搖，再加美妙的面部表情，很容易被人誤會作眉目傳情，所以身受的人，當時雖有些受不住，但過後都留下深刻印象，人人全對她表示好感，願意接近，才博得交際明星的美名，雪門對她這種作風，起初也只認為親熱的表現，但因蝶衣跟着仿效，便覺浪漫過度了，當時王二姐說着話，忽然沉了一沉，又道，今兒：今兒的報，你可看見了，哦，你當早見過了，雪門聽着一怔，挺直了腰問道，什麼，什麼報，我不懂，王二姐看看他，格的笑道，你還裝糊塗，我說的報上廣告，你沒看見就會來找我了，雪門目瞪口呆，叫道，什麼報上的廣告，我並沒看見啊，這兩天我根本連報也沒看，王二姐抿着嘴兒，只向他微微搖頭，似乎不信，雪門心裏已然有些明白，暗叫糟了，必是王二姐在報上登了廣告，叫我回來，我恰巧就來了，來得多麼湊巧，多麼輕賤，但不知廣告上說的什麼，若說蝶衣想要離異，教我回來辦理手續，那還不錯，若說給我們調解，我面上可太難堪了

，她們必想我在外面流落無歸，已然後悔，正巴不得有這台階兒呢，想着臉上發燒，急思辨白，就拉着王二姐道，你說的我真不明白，你在那一張報上登廣告，上面說什麼，我實沒看見，王二姐笑道，你沒看見就沒看見罷，何必着急，我那報上也沒說別的，只勸你回來，重複和好，若不願逕直回家就先到我這裏，你現在不是已經來了，沒見報更好，更顯你這人有心有情，雪門聽了頓足說道，咳，你這話好像還不信我沒見過報，我實在是，不是爲見着報才來，是因爲王二姐笑着拉他一同立起，向內室走去，口中說道，我不管你見報沒見，犯不上爲這個費話，你既來了，就商量咱們的事，來，屋裏去說，雪門不解她何以要自己進入內室，以爲不願娘姨聽見，就隨着向裏走，口中才說出我也有：底下半句還沒出口，已到內室門際，王二姐并没挑帘猛狐丁的把她向裏面一推。雪門已撞入門內數步，立定了一看，只見迎面一張床想不到床上，正有人斜倚而臥，却是自己所怕見的蝶衣，心中一驚，方要逡巡後退，却已聽身後咕嚕一聲，把房門關上了，跟着咯噠一下鎖響，王二姐在外面笑道，你們小兩口兒，安安靜靜的談吧，沒人驚動，等够時候再請你們出來吃

飯，雪門倒吸一口冷氣，知道自己已落圈套，被王二姐給關到蝶衣一處了，自己本是前來提議離婚，却弄成相逢暗室，這可如何是好，而且看情形蝶衣必已安着跟我和好的心，才肯隨王二姐同來，聽她擺弄，藏在內室，否則她萬萬不肯如此自屈的，這樣我更不好辦了，想着心中茫然無主，手足失措，偷眼望着蝶衣，見她正斜倚在枕上，一隻手支着下頰，一手擎着紙烟，眼兒斜覷看紙烟所冒出的裊裊輕烟，並不轉臉瞧看，雪門瞧她的態度，似乎仍然驕慢，但由她面龐上却看出比前日分手時憔悴許多，不施脂粉的清水臉兒，顯着楚楚可憐，雪門一見，猛覺心中一陣狂跳，脊背一陣發涼，他本料着自己離開之後，蝶衣正合心願，更要和那伶人親近，盡情放縱，便在睡夢中也不會想到自己，但這時她的神情，明顯的對自己所料的給了有力反證，有限的人，便看出，她日來一直在憂傷之中，才這樣形容憔悴，并且一變平日愛好天性，連梳洗都無心了，她向來把修飾當作首要的事，從不疏忽，譬如有緊事出門，只剩了一點鐘時間，要吃飯便來不及修飾，要修飾使沒工夫吃飯，若是兩事并行，趕忙吃點東西，便要佔一部時間，不能修飾得盡美盡善，她在這情形之

下，寧可犧牲吃飯，餓一天，也必使衣飾毫無遺憾，以那樣性格，今天居然會亂頭粗服的出門，可見必是遭了重大刺激，使她精神頹喪，一切改當了，但她因何如此雪門不能不把原因攪到自己身上，固然她以前好爲放蕩，不把自己放在心裏，怎會一離開便使她悲傷至此，但她除了自己，還會有什麼意外遭遇，而且由她竟肯降氣紆尊，隨王二姐同來相見，已可看出心情大有變化，更可斷定這憔悴形容，不是爲着別人事了，雪門本是心軟情深的人，以前只爲被蝶衣氣苦了，才忍心決裂，並且自行告誡，只想她的劣跡，不想她的好處以免搖動堅決意志，但這時一見她玉容清減，意識到爲已憔悴，他的感情，就在內心洶湧起來，已有些耐不住了，腦中又很快的憶起初識面時的紅顏知己之感，初戀時花前月下之情，初婚時琴瑟房幃之愛，只覺好像有種力量推着似的要他撲到碟衣身邊，但他再向後一想，蝶衣許多放蕩過度，使他傷心的事，都瞥然而過，好似影院中搖電影機器的人，對於片中某一節不瞧看，就竭力加快速度，使其急速映過，目下不留跡象，但這一節過去，腦中銀幕又換了新片，韻宜的影子赫然出現，並且好似變成呆片，停住不動，雪門立刻想起

此來的原意，於是脚下又像加了鎖枷，阻止不許向前，但那推動的力氣，仍然存在，於是他一陣感情勃發，就要向前，一陣悚然自驚，又復退後，不過這向前退後，都是在心裏活動，外面着不着來，雪門不知所可，只暗地咬牙，也不看蝶衣，無奈情感發動過甚，盡力壓制，痛苦非常，只見身體抖顫，胸部起伏，呼吸粗量，好像才跑了很遠路似的，簡直自己跟自己拚命，正在這時，那斜倚床頭的蝶衣，本來一直木雕泥塑似的，不言不動，只看着紙烟上的煙縷上升，雪門進門時，紙烟還剩有半截，漸漸燃燒完了，烟縷消滅，秋玦烟嘴上只排着寸許長的殘儘，她才徐徐轉過身來，烟嘴上的灰燼因顫動而墜落衣上，同時她的眼中也流下淚來沾濕襟頭，這淚是看見雪門才流下的，雪門雖然低着頭，未曾看她，但精神已縈繞在蝶衣身上，蝶衣身體一動，雖無聲響，他心裏感覺到了不由便抬起頭，恰和蝶衣的淚眼互相接觸，雪門覺得鼻頭一酸，頰上一濕，便知道自己將爲蝶衣屈伏了，對於韻宜將要慚愧了，急忙要收束自己已動之心，已發之情，但已來不及了，蝶衣轉過身來，滿面現着傷感淒涼之色，向他點點頭兒，又微七揚手，似乎招他近前，雪門不知如何是好，只

茫然立着，心裏知道一向前，就算跟蝶衣投降了，但她既對自己表示求和之意，實不忍過於冷酷的拒絕，一時無計可施，只得仍低下頭去，暫是求個眼不見，心不亂，他也知道這不是辦法，只是稍忍一時，希望蝶衣發怒，不再理他，就可以逃過難關，那知過了一會，只見蝶衣立起身向自己這邊走來，因為低着頭先看見她的高跟鞋奔了自己了，隨覺一隻微顫的手，已按在肩上了，同時就聽到一聲幽咽的呼喚，不是叫雪門，也不是叫雪哥，而是平日一種最親狎的稱呼，必須關上房門才能出口的，雪門聽到這兩個字，身體有如觸電，心中動蕩得再也不得忍了，就徐徐抬起頭來，才看見蝶衣掛淚的臉，蝶衣同時也把淚眼向他一望，立刻嚶然一呻，好似身體無力自支，直向他懷中撲來，雪門在勢不能任她跌倒，自然伸臂摟住，就把她攬入懷中，互相擁抱了，蝶衣頭兒抵在雪門肩下，身體顫抖着，抽噎半晌，才抬起臉兒，仰望着他，發出低啞的聲音說道，你可能原諒我麼，我真太不好了，現在在你面前認錯，過去的事咱們却忘了吧，雪門聽她居然如此誠摯的向自己謝罪，心中完全軟化了，直恨不得也對她道歉，表示一切諒解，但因還有個韻宜橫梗在心上，使他

不能那樣表示，而且蝶衣越是誠懇柔婉，便越加重他的艱難困苦，內心起了劇烈無比的戰爭，表面反更成爲麻木，蝶衣見雪門不語，也沒生氣，這可是她向所未有的，她那小姐嬌縱的性兒，只會給別人難堪，不許別人對她稍有失禮，只許別人對她說好話，她却向沒好話對旁人說，以前和雪門同居，閨房中每有齟齬，結果總是雪門維持大局，先行屈服，對她道歉，蝶衣常是堅持自己理由到底的。今日居然肯對雪門謝罪，雪門竟未接受，還來個不理，若按她的性格，應該氣瘋了，那知出於意外的並未着惱，但也似心中委屈，又流下淚來，發着酸硬聲音道，我知道你氣傷了心，後悔得沒法兒，我謝謝你前天那一走，那一走才把我教訓明白了，以前我還總自覺着自己作出事有理，你干涉我是你不對，那才混賬迷着一竅，跟你嘔氣，到我不回了家，自己平心一想，纔回過味兒，知道一向太對不過你了，世上男子，誰也不願他女人那樣放縱，反過來想，你若跟別的女子胡鬧，我只要對你有一絲愛情，就受不住，這不是嫉妬，這是愛情，錯非沒有愛情，才任你胡鬧，滿不關心呢，何況咱們還有一層關係，我說了你可別過意，因爲我比較富裕些，才更容易教你傷心，

假如你是有錢的人，我空身來嫁你，你那樣待我，我必以為你對我輕視，滿不放在心上，恐怕早已不能忍耐了，還虧你忍耐這許多日子，我自你這一走，才明白你是個有志氣的男子，所以肯那樣忍耐，只是由於愛情若不愛我恐怕早就決裂了，可恨我一直不明白，到你走後，才回過味兒，王二姐又從旁對我說，她早就看出你的難堪，不過料着未必捨得脫離，你一走她倒佩服了，就勸我倘若已經不愛你，就作為罷論，若還愛你，願意終身相處，以後可得把行改過，這樣終不能長久的，夫婦兩面，若是家世財產，有着差異，只由愛情結合，那個家世高財產多的人，應該反倒像有什虧心似的，分外對那個家世低財產少的作小伏低，才可以維持愛情，否則關的稍一驕傲，窮的便大受刺激，一個有志氣的男子，能在公事房裏受上司一陣罵聲，不感痛苦，但回家若被娘家高貴的妻子，給一個白眼，他就許生出離奇或自殺的心，可是他這妻子若出身微賤，全仗丈夫養活，他就吵一頓架，丈夫也不在意，可是反過來，又該那妻子難過了，這是指着有愛情的夫婦而言，倘若愛情已經消滅，成了仇人互相看得不成問題，不生關係，那就情形兩樣了，所以雪門負氣，只是因

爲他愛着你，也知道你愛他，在愛的範圍裏，你居然作出那樣使他傷心的事，他怎會不氣，倘若他不愛你，只爲貪圖享受，也許再困堪些也不肯走了，故而這次倒試驗出雪門的人品心性，從此可以認識了他，你自己打算打算，若是總想這樣自由下去，簡直就不必找他，趁坡兒散了正好，你若還真愛他，仍要找他回來團聚，以後可得自己收斂，不能再由性兒了，我聽了王二姐的話，直哭了一夜，恨不得自己打嘴吧，我怎會不愛你呢，以前還不知愛你到什麼程度，從你一走，那才省悟你比性命還重要，簡直沒你就活不下去，可是以先竟那樣糊塗，對你那樣欺侮，回想起來，從結婚以來，沒一天不教你痛苦，真是該死，不過我只有一樣可以求你原諒，我無論怎樣放縱胡鬧，只是由於任性糊塗，不明道理，敢賭誓絕沒倚仗自己財勢，對你輕視的心，若有一絲那種心意，現在寧可自殺，也沒臉見你了，說着緊緊摟住雪門脖頸，悲聲說道，我的後悔慚愧直沒法說了，只看咱們當初，別氣我吧倘然我有一萬分壞處，你都忘了它，我若有一分好處，你只想着這一分，再看我的將來，我不敢作賢妻良母，只學着向好處作，從此再不跟那班無聊的人來往，只安心度咱

們的家庭生活，并且……說着翹起足尖，將臉兒貼到雪門頰上道，親愛的，你可別過意，還得答應我，現在我手裏這點財產，都過戶撥到你的名下，……雪門愕然一驚，才說出第一句話道，這……這幹什麼，蝶衣道，本來咱們夫婦，誰也不該有私財，每一文錢都算兩個人的，便是西洋夫婦有私產制度，但愛情濃厚的夫婦，也不肯分得清楚，連性命靈魂都融合一起，何況財產呢所以咱們的財產，算在我的名下，本來沒什不可，不過撥在你名下，可以給愛情加一層保障，倘若財產原是你的，我也必要求歸我，這是很小的事，不值多說，你就依我吧，雪門搖頭道，這怎麼成，我萬不能收管你的……蝶衣接口道，怎麼還分你我，難道你還記着怨恨，雪門聽着，再也答不出話來，因為他被蝶衣感動得臨時忘其所以，尤其蝶衣自陳悔恨，雪門覺着她把自己向未所忍受，而不能聲說的隱痛，都替表白出來，滿心由感激中生出暢快，以後蝶衣那樣自恨糊塗，表示從此力改前非，把未來之日，盡作補過之年，而且言語柔和酸楚，從自怨自艾中，流露無限深情，雪門雖仍咬緊牙關，堅持着沒答碴兒，但心中已然搖動到相當程度，好比一座城池，被外兵攻打，城頭上有些

武士盡力抗拒，不肯屈服。但城內的大部人心已渙，將要開門迎降，雖於意未立刻

發動，却只是時間問題了，雪門再聽蝶衣說到撥產的話，心中更感她真誠，但覺自己萬萬不能承受，竟不由已的開口推辭，及至蝶衣又說出兩人一體，無須多談的話，雪門因話引話，就又表示不能承受，但話未說完，猛然自己醒悟自己完全錯了，今日原爲提議離婚而來，雖然遇到這意外局面，蝶衣不容我開口，先訴的她的衷情，我起初還堅持不肯答理，打算相機發表自己意見，如今怎糊裏糊塗，在這個節骨眼上，跟她推讓起來了，方纔她說了半天，我都沒開口，說到財產，我纔推辭，這不等於我對她以前的請求，都已同意，所不同意的只這一點，換句話說，我一切都原諒，破鏡重圓已無問題，只不肯接受她的財產罷了，既說到這個程度，我怎麼翻回頭去，從根底推翻，再說離婚問題呢，雪門想着，急得通身冷汗，他這時的情形，就如作者昔日曾見的一個老太太，到人家去討債，進門看人家寒苦情形，方覺不好，把來意說出，不料那債戶竟迎頭對她訴苦，什麼孩子幾天沒吃飯，大人過冬沒棉衣，說得這老太太跟着掉淚，於是債戶就向她懇求借幾十元錢，老太太就說我那

有許多錢借給你，只三兩元還可商量，說出這話纔想起自己本爲討債而來，怎倒弄成送錢，現在便不再借給他，討債的話也沒法提起了，結果只得丟下兩元錢懊喪而歸，這事雖是笑話，但人是有感情的動物，難免便有這等情形，何況雪門還多着一層愛，他本想堅持不顧，却不料未能堅持到底，反而在最要緊的節骨眼開口答話，弄成完全默認，再也不能反口了，只有聽着蝶衣說吧，蝶衣見他不再駁辯，以爲承認了自己要求，見他神色變異，以爲受了自己感動，覺得事情已經解決了，就拉着雪門，退到床邊，向後一倒，並頭交股而臥，又欸欸深深的向他耳邊低語道，親愛的，你知道這兩天我多麼難過，和刀子子刮心一樣，以前對你所犯的罪，算遭了懲罰了，你若還不出氣，你就打我一頓，……說着拉住雪門的手，向她頰上輕擊，雪門自然退縮不迭，只在她面上挨了一下，但看着自己的手，想起在不久以前，這手還在韻宜把握之中，如今香澤猶溫，竟移到蝶衣臉上，那可憐的人還眼巴巴盼望着我呢，只有痛恨自己怯懦，失去機會，現在已對蝶衣無可翻案，對韻宜難道就從此永別了當，想有不由心中難過，流下淚來，蝶衣看見，只以爲他受了自己感動，就

安慰他道，你何必難過一切都是我的不好，反正以後再沒這種事了，咱們要像平常人那樣，作平常的夫婦，按部就班的度日，我不但改變原來的生活，連家也要搬開，到僻靜地方去住，我知道你是厭惡應酬，喜歡清靜的，咱們上租界邊上另尋所院落寬闊的房子，只雇用一个厨子，一個女僕，院中栽些花木，房裏買些書籍，每日你看書寫字，我澆花種菜，把大門一關，厮守着享些清福，這樣既可你的心意，也可以把我靈魂上的污染給清洗一下，我昏天黑地的也膩了，正希望那樣清淡的生活，日子長了，若嫌寂寞，也可以隔幾日出門玩玩，看回電影，吃回小館，不過只限你我兩人，以前那些不正經的朋友，我完全謝絕，永不來往了，說着又撫弄着雪門頭髮道，親愛的，你看這樣好麼，雪門這時還有什當可說蝶衣的愛情，好比一泓弱水，雪門落到裏面，愈陷愈深，眼看滅頂，想自拔已不可能，掙扎也是無用，何況他還看出蝶衣自經這次打擊不但心地明白許多，而且愛情增高無限，倘若在這時候說出另有所愛，要求離異，簡直比殺了他還要殘忍，祇得迷迷糊糊的點了點頭，這又算進了一步，把後來的生活預算，都承認了，蝶衣欣然吻了他一下，似乎認爲

仇結全已消釋，愛情整個恢復；心中的快美，無可形容，本來人當作作錯了事，自覺悔恨，精神上極為痛苦，倘竟一錯到底，無可挽回，那就抱恨終天，成爲至苦，但若居然及時補救，使虧仄的天良，重得安貼，使已失的希望，重得恢復，那就又成爲人生至樂，蝶衣本不是一個壞人，只爲先是放縱過度，繼以負氣過深，才造成那破裂局面，及至雪門絕裾而去，她才初次受到刺激，心靈起了絕大變化，被聰明啟發了理智，理智又喚醒了愛情，覺悟種種惡因，都由己造，萬分悔恨，只求雪門歸來，情願力改前非，補償過惡，所以見着雪門，這樣自怨自艾作小伏低，及至把話都說開了，雪門竟感激下淚，她覺得已如了重圓之願，開了自新之路，從此又可和終身相倚的丈夫，同心共命的相處下去，並且自己改悔後，快樂安靜的愛情生活，也就要實現了，心中怎不愉快，直好似飲了最醇美的酒，在陶醉中入了美夢，但雪門却整個很反，方寸心田，好像生了萬莖雜草，說不出的難過，只是被蝶衣深情蜜意所感，已不能再作矜持，忍不住也抱住她，衝口叫出了和蝶衣初見所喚相對待的專用名詞，隨口還了她一吻，蝶衣被他吻着，好似懸空無着的靈魂，又重得歸棲

之所，心裏安舒，肢體酥軟，面上現出恬靜之色，眼兒一閉，頭兒一歪，竟似要睡着。着了雪門正感到一種莫名的悽惶，却見蝶衣緊閉的眼中，由眼角溢出兩顆淚珠，知道她是由欣慰而生的副作用，每一個有心希望的人，到得如所願之時，快樂中間，不免想起往時的辛苦和萬一不能如願的恐懼，反而不知來由的百感蒼茫，由此可見她的真心，確是澈頭澈尾把人改變了，雪門想着，心中好似開了極大速度的機器，跳動不能自持，這纔第一次暫時拋開韻宜，不想將頭兒貼在蝶衣胸際，沈默無聲，和她一同流淚，一同陶醉，一面身體互相偎傍，另一面靈魂也互相融化了，這還是他夫婦自結婚以來愛情的最高潮，本來愛情是有強力的，經過衝突，方顯出了彈力作用，若沒有這一度決裂，兩日睽違，大約他二人終不能互相認識，達到這融洽程度，但是可憐韻宜竟無端的在短時間捲入漩渦，跟着就被他夫婦的愛情高潮，給推下萬丈深溝，被愛情彈力給彈到陰山背後，真是犧牲得太冤枉了，雪門在這時也並非把她忘却，但因現處的境地，對她太已慚愧，簡直不大敢想，而且蝶衣愛力好似挾着電霆萬鈞劈山倒海之勢，進到雪門心中，戰勝攻取，勢如破竹，潛伏雪門心

中，的韻宜，雖然根蒂很固，未被掃蕩，但已被逐離主位，向僻處潛藏了，雪門和蝶衣悄無聲息的溫存一會，蝶衣才徐徐張目微笑用手攀雪門肩頸，坐了起來，聳肩悄語道我這會兒，心裏有這向來沒有的滋味，好像初次結婚似的，哦，也不是初次結婚，我明白了，那次結婚，我只知道愛你，現在經了一番教訓，我才懂得愛情，並且深深的嘗到滋味，以前我看過一篇小說，上面解釋情字，是獨居則鬱伊，雙棲則美滿，贊三則爭端起，當時淡淡看過，今兒纔明白那裏面的深意，就像咱們，你儘可以罵我種種不好，大概總不能說我不愛你，我實在愛你，可是還不知愛到怎樣，只知道雙棲美滿，不曉得獨居的抑鬱現在多謝你告訴我了，從你一走，我纔從獨居抑鬱，知道以前雙棲怎樣美滿，簡直咱倆性命是連到一起的，失去了你，我絕活不下去，所以我聽了王二姐的勸，立刻托她出名登廣告，你心裏也跟我一樣，所以見了廣告，立刻就來，由此可見咱倆……說又把香唇又接到他口上，替代了底下

二 卷

一句話，又嘴對嘴兒說道，現在你一回來，我好似得了命，還好像一個人犯了罪，應該槍斃外帶抄家，只等着執行了，那知事機忽然一轉，遇到大赦，保住了性命，

發還了家產，並且經了這次風波，好似教給我以後怎樣作安善良民，你瞧，這纔叫因禍得福，我簡直瞧見後來盡是好日子了，往後儘有快樂，等咱們，你說是不是，雪門心想往後儘有快樂日子，在你也許不錯，我已看見以後儘痛苦了，但這話怎能說出，只可仍舊點頭，蝶衣佯着他道，我們別傻在這屋裏呆着，出去見見王二姐吧，王二姐在你眼裏，也許不當作正經人，可是這一次她對咱們很有功勞，背地盡力對我勸導，沒說過一句破話，咱們出去謝謝她，也該回家了，雪門這時只可由她推動，除了服從，更無別法，蝶衣拉着他走到門口，敲着門叫二姐，叫聲未已只聽鎖孔哄的一聲，門已開了，王二姐立在門外，滿面春風，對着他倆，學着男子作揖，舉手過頂的說道，恭喜，恭喜，大喜，大喜，雪門知道她必一直守在門外竊聽，把自己和蝶衣的私語都聽去了，不由有些發窘，蝶衣更紅了臉，因為她那些引過自責作小伏低的言語，只能入到丈夫耳裏，若被旁人聽見，就許引為笑柄，何況她本是個驕傲的女子，這是第一次對丈夫屈服，竟被外人所聞，自覺損傷了自尊的心，但又無可埋怨，只得向王二姐瞪了一眼道，你真討厭，幹麼蹲在門口兒，幸虧我們說

話沒背人的，王二姐抿着嘴兒道，不背人怎那樣小聲兒，像蚊子似的，我真冤枉，白把脖子伸長了，也沒聽見一個字，蝶衣聽了，知道她說的實話，心中立覺安適，笑了起來，王二姐道，好孩子，痛快笑吧，這不是昨天，蒙着被掉眼淚的時候了，膛兒裏一舒服，還不得笑，其實我比你還喜歡哪，蝶衣道，你喜歡什麼，王二姐道，這不是明擺着，你們不和美，我就得跟着擔心，世上作老家兒的都是這樣，說着見蝶衣要趕過不饒，急忙倒退着道，就不提那個，你們鬧彗扭，也是我的麻煩，這兩天，你愁眉淚眼的還不把我磨死，姑爺這可回來了，我把他交給你，把你交給他，你們倆可看好了，往後再有走失迷落，你也別找我要女婿，他也別跟我討媳婦，蝶衣道，難爲你還是老大姐，跟我玩笑不打緊，幹麼把別人也拉上，王二姐發恨道，拉上活該，論我本心，就把你們全打一頓，無故的尋事嘔氣，到了兒你們湊在一處，唧咕會兒，就一天雲霧滿散了，只害我一個跟着費唾沫，賠眼淚，求人找尋駙馬，托人登廣告，我自個兒還得拋開自己的家，去陪伴公主，這筆賬跟誰算去，蝶衣笑道，你這不上算勁，說着向雪門一指道，他本是謝你來了，你這一佔便宜，就

算兩清，莫怪我們不謝，雪門聽王二姐訴功，覺得她確是盡力不少，雖然功罪難定，但在情理上總該有所表示，就道，你二位玩笑可沒我的事，我這裏謝謝二姐，太教您費心了，就鞠了一躬，蝶衣也跟着行禮道，我也謝謝二姐，王二姐拍手笑道，你們不用謝媒了，快跟我上飯廳去，我預備下團圓酒，和合麵，外帶子孫簪七，你們喝個交杯盞吧，說着拉了他倆就向樓下走去，雪門隨她走着，心中難過，自恨過於怯懦，把一切機會全失去了，如今不但對蝶衣表示降服，連對王二姐也道謝了，這比具了甘結，還要切實，再也沒法翻案了，我不再抱有決心，挾着怨氣的初來時提議離婚，難道反在言歸於好的現時，又向她反覆麼，完了完了，我實在沒法逃開蝶衣的羅網了，可是韻宜將要怎樣，難道我就從此負心拋棄她，但不負心又有何計可施，我這懦夫渾人，把事都給弄壞，現在就有神仙幫助，給我添十分勇氣，一尺厚臉，我也不敢對蝶衣訴說本意，若要對得住韻宜，除非背着蝶衣逃跑，但在這樣情形之下，我又怎忍逃跑呢，何況便逃跑回到韻宜那裏，也必苦壞蝶衣，良心痛苦，和在這裏愧對韻宜而痛苦，是同樣的，天啊，我將如何是好，雪門這時，便反覆

思想到百千萬次，也永不曾得到結論，不但現在，從此以後，將永遠處在如何是好的問號中間了，但蝶衣却不知道他的心意，雖看出他神情於他的笑容出於勉強，只疑是年青臉薄，仍記前夜負氣的事，以自己歸來爲恥，就竭力安慰他，想用愛情消泯他心中劍痕，在下樓之際，王二姐拉着蝶衣，蝶衣又挽着雪門，不住回眸展笑，又把雪門拉前一步，和她并行，用手架在雪門肩上，纖指輕輕撫摩着他的肩膀，那情形好像愛心濃郁至極，一時都捨不得離開，在旁人眼目中，不得不稍矜莊，但這時走在王二姐後面，便欺她腦後無眼，又乘隙作愛情表演了，雪門在她這樣幽歡柔愛的壓迫中，怎能不心蕩神搖，怎能不拋開如何是好的苦想，且圖目前的享受，於是就如賴債人總有一個明日一樣，蝶衣也總在他目前，他也只可這樣姑息下去了，到了樓下，蝶衣不待王二姐回頭，先離開雪門身旁，王二姐來到飯廳門外，才立住讓他倆先行，若在往日，蝶衣必然享受西洋女人第一的特權，昂然不理的先走進去，他這時竟似把頭腦回到古舊的中國，要奉行夫唱婦隨之禮，立在門外對雪門看了一眼，示意教他先走進去，雪門不知怎的，也被引起謙遜的本能，對她作了個客氣

的姿式，王二姐看着，忍不住笑起來，蝶衣覺得臉上不掛，醒悟我這是怎樣了，當着人跟雪門弄這樣兒，豈不是自討被人取笑，就大踏步走進去，雪門也趁勢對王二姐讓了一下，才算把她的笑話打消了，及至進去落座，王二姐雖沒什麼，但預備的菜都有打趣意思，不是圓形的，便是兩個或兩片兩條，捏到一起，絞成一塊，而且凡是新婚坐帳時喜筵的東西，都給備齊，雪門蝶衣看着都覺忸怩，但又詫異在這短時間，怎備辦如此整備，問王二姐，才知她有位住在附近的親戚，正辦喜事，把人家擺過樣兒的席面，勻了一點過來，才作成這場打趣，還有那個娘姨，每次進來上菜，都是帶着半截的笑容，却咬牙閉嘴，像忍痛一樣的忍着，把嘴巴弄得比生氣還難看，雪門蝶衣看着相不好意思，等到把這頓飯吃完，大家離開飯廳，到客室去坐，蝶衣吸着紙烟，端詳雪門，見他髮亂衣縐面容憔悴，心中不勝憐惜，就想起快回家教他沐浴更衣，好好的休息一會，但還沒把話說出，王二姐已向雪門調謔道，你們男子，真是離不開女子的動物，在小時得母親恩愛，長大了又要太太照顧，自己永遠治不了自己，就像我們那位，上次被幾個朋友拉到青島玩了一個星期，還是

帶了很充足行裝又住在極講究的旅館，只差了我沒跟着，到他回來，簡直不像樣兒了，滿身都是窮光棍的氣味，西服硬領全是泥污，衣服更像穿著睡過覺一樣，我一看就說，幸而只去了一星期，若去一月回來，我簡直不能要你了，當時便逼着敦在浴室洗了半天，又把通身上下全換了才許上我的床，雪門聽着，知道她所說的我

們那位當然指着情人，絕非本夫，心中不由好笑，却聽蝶衣已插口笑道，二姐，你的事由兒真多，我不明白什麼叫窮光棍味兒，王二姐道，你不懂啊，男子似一種性慾強烈的野獸，倘若沒有配偶，身上就常常生出奇怪的氣味，記得在什麼書上看過，大半的獸類，在交配期間，都是借這氣味引誘異性的，人類的壯年男子，也是一樣，若有太太，氣味自然減少，再加上太太的脂粉氣薰染，更可以完全消滅了，若是打着光棍，身體內分泌出的氣味已很濃厚再加上沒人照管，照例污穢不潔，自然造成難聞的光棍味兒，蝶衣笑道，你可聞過這味兒麼，王二姐道，怎麼沒聞過，記得十七八歲時候，跟着老太爺在河南開封任上，有一次在花園假山上跳着玩兒，跌傷了胳膊上的肘環，請了一個理髮舖師夫來捏，足捏了兩點鐘，我差一點沒被他身

上的氣味薰得吐了，他走後屋裏氣味還留着不散，聞着又腥又臭，我有位姑娘，就說是光棍味兒，紅樓夢上林黛玉口裏說男子的臭，便指的這個，賈寶玉身上當然沒，因有爲成天他跟女孩子打混，蝶衣笑道：得了，就算你這話有理，不過我以為夫婦間不應該有這種嫌惡，像你們那位，出門一星期，帶着味兒回來，便不許上你的床，那也未免太過，王二姐笑道，你說我太過麼，可知道我這話不是無故說的，就指着雪門道，看看你們這位，這兩天上那裏去了，弄得這樣兒，不怕你過意，你看他那小臉蛋都畫了花，多麼漂亮，身上也有了氣味，方才從我身旁一過，我就想起前面門房來，有一天我從外面回家站在門房外跟下人說話，下人一拉開門，我就聽見，說着見雪門紅了臉，就笑道，不說了，別叫人家反盤兒，你告訴我兩天到底在什麼地方，雪門聽王二姐說他身上有門房氣味，立刻神經大受震動想到邢宅的門房，連帶又憶韻宜的一切，心中難過非常對王二姐所問的話，裝作未聞，置之不理，蝶衣却暗地埋怨王二姐對雪門挪揄過甚，心想他在外流落不過兩天在愁憤中當然無心修飾，豐神未免消滅，但又何致像你所說有了光棍味兒，門房味兒，就不伏氣的

說道，你的鼻子真尖，我就溜出來，你也未免太講究過度了，倘若你那位掉在糞坑裏，永遠洗不乾淨，那就無疑是被你拋棄了，我却不這樣想，只以為男女中間，最要緊是愛情的純淨，比如雪門現在作踐得討飯花子一樣，我也不嫌他污穢，只洗七澡，換上衣服，就立刻乾淨了，可是他若愛上了別個女子，或是跟別個女人發生關係，任憑他怎樣薰洗，怎樣刮磨，我也認為他變成一塊臭泥，永遠不能挨近了蝶衣這本是反駁王二姐而信口胡論，言中還挾諷刺，因為王二姐那位愛人，曾經背着拈花惹草的事，屢起風波，却都得王二姐諒解，故而隱以相諷，報復她對雪門的挪揄，不料正觸着雪門心病，使他暗地打個冷戰，心中越發彷徨無主，蝶衣口裏說着，眼睛也望着雪門，想要聽他回答王二姐的話，好明白兩日中的景況，但在雪門緘默不答之際，她忽然看見雪門身上衣服似有缺少，就忍不住問道，你的衣服怎麼，……坎肩前天還穿着呢，真個的你這兩天都在那裏，雪門見問，忽然觸動靈機，想起這是一個機會，使自己暫且離開，去和韻宜見面，或是給她通個信息，以免她久候之苦，是自己目下該辦，或也能辦的事，至於見着她，以及怎樣通信，却還

不暇思及就回答道，我是住在一家小旅館裏，一直住了兩天，今兒早晨才出來，蝶衣麪到這裏，已把下文替想出來，接口道，哦，我明白了，你必是身上帶的錢不夠還旅館的眼，所以留下件衣服作押，對不對，前天你從飯館空手走的，這是你的老脾氣，身上總不愛帶錢，想必還受了點窘吧，這是圖什麼，王二姐却搖頭道，你一直往旅館麼，我看你却像在露天地睡的，若不然怎會弄成這小模樣，旅館難道沒有被褥，要穿着衣服打滾兒，再看他這小臉兒，旅館連水也不預備，王二姐言中直揭破雪門的謊話，雪門聽着很覺刺心，但蝶衣却不以為然，深嫌王二姐事吹毛求髭，不對雪門十分諒解，白了王二姐一眼道，你說話總是各別的，這就叫其性與人殊，你只向臉和衣服上着眼，怎不想他在那時是什麼心思，就有多麼好的被褥，他能舒服睡覺麼，有皇宮裏那樣浴室，他能安心修飾麼，除非像你這樣沒心沒肺兒，比如跟你們那位鬧決裂了，你也照樣吃飯睡覺，還許加倍用心倒扯，好另勾……說着嘛的一笑道，我說你什麼是好，我不說了，王二姐道，你儘管說，我不在乎，看來你們還是你們，我這接短兒的才冤哪，昨兒還把二姐當親人，今兒他一回來，我立刻

就變成厭物，當面挖苦起來，好孩子，你過河拆橋吧，往後可別再遇着這樣的事，蝶衣撇嘴笑着，啣了一聲，那神情似說已有了切實把握，再無反目之時，你別打算再看哈哈兒，王二姐見她這樣，就閉了一隻眼，揮手說道，看你這勁兒，好，我把氣力都賣完了，喜酒也給你吃了，倒落你個不知情，快給我走，回家親熱去，好好兒找補這兩天的虧欠，少在這裏氣我。蝶衣本和王二姐玩笑慣的，常常像小孩兒似的尋事辯嘴，却永遠沒有芥蒂，這時就趁坡兒說道，你趕我們呀，不用你趕，我們這就走，說着回顧雪門道，咱們快走，別討厭，沒聽見人家下逐客令了麼，也許她那位就要來了，雪門正等着蝶衣說起回家的話，就接口說道，你們玩笑，我可不敢參加，現在若要回家，最好請你在這裏等會兒，我先出去一回，蝶衣一怔道，你幹什麼去，雪門道，我要到旅館去，還清店賬取回衣服，蝶衣笑道，何必你自己去，回家派個下人去好了，再說一件衣服就不要它也罷，雪門忸怩着，湊到蝶衣耳邊，說了幾句，王二姐就問他說什麼，背我啊，蝶衣哧的一笑道，他說這樣回家，怕下人看見笑話，想上那家旅館去刷洗一下，贖回衣服穿上，王二姐道，那何必呢，他

在我這樓上浴室怎樣刷洗不了，再派我的車夫去還店賬贖衣服，多麼簡爽，雪門聽了，又向蝶衣耳邊說了兩句，蝶衣笑道，在二姐這裏，有什麼不好意思，你也太怪古了，雪門又搖頭微語，蝶衣點點頭道，這倒也是，我跟你去好了，雪門道，那地方你怎能去，你當是國際飯店東方旅館那樣闊地方哪，這是小客棧，污陋不堪，很少女子進去，你最好就在這兒等我，我去一會兒就來，蝶衣似乎捨不得他獨自前去，仍要隨行，王二姐見二人爭執，就問又怎麼了，蝶衣道，他不願意在你這兒打攪，更反對教你的車夫替去還賬，恐怕下人胡亂議論，臉上難看，所以定要自己前去，順便在那裏梳洗一下，我也覺着他說的有理，可是要跟他一塊兒去，他又攔我，說那旅館太臟，女人不能進去，王二姐笑道，是啊，那當然是家小旅館，要不然怎會留客人的衣服，雪門不教你去，是不願玷辱你的身分，更怕丟你的臉呀，我的意思，連他都多餘去，他若一定要去，就讓他去好了，何必跟着，難道就一會兒都離不開麼，你還是怕他一去又不回家，蝶衣被她說得不好意思，心想我們倆已經把隔膜都解開了，愛情比以前加倍牢固，爲什麼怕他不回來，就笑道，你別胡說，我只

爲借你的車一塊兒走，先到旅館一轉，就回家去，省得多勞往返，誰又這麼離不開雪門插口道，我到旅館，不是還得耽擱會兒麼，你要知道，那旅館沒有帶浴室的房間，得上公共浴室，你自己守在那又小又臟的屋裏等我，如何受得了，王二姐道，不用多說，你就去吧，教蝶衣在這裏等着，你只早早回來好了，雪門望着蝶衣，等他發話，蝶衣這時對雪門既沒什不放心，又在經過風波之後，正要表示好感，不敢深切攔阻，惹他不快，就道，我知道你只是臉皮薄，其實在二姐這裏，又有什麼說的，好，你願意自己去就去吧，可快些回來，說着拿起手皮夾，遞給雪門道，你用多少錢自己拿，雪門就打開皮夾，取了幾張鈔票，放入衣袋，向王二姐說道，二姐，我先去一去，回頭再見，王二姐道，等着，我教車送你去，雪門連說不必，就向外走，王二姐跟着送出，到了門口，恰見車夫正在門外，就吩咐快送程老爺去，那車夫應着就開了車門，雪門當着王二姐，不好意思再行推辭，只得走了上去，王二姐向他揚了揚手，說聲回來見，就進去了，車夫坐到司機位上，關好車門，才回頭問程老爺上那兒，雪門倉卒無可回答，就把那小旅館的地名說出來，那車夫開車便

走，雪門這才醒悟，自己費了許多周折，只爲出來和韻宜見面或是通信，如今坐上汽車，在勢不能到安善里，只可先到旅館再作道理，這樣也好，以容我多得尋思一會，在這情形之下，我若見着韻宜，該要如何說法，而且又將怎樣結局，她是否肯容我走，若不去見她，只給通一封信，說明苦衷，她見了將要如何痛苦，是否能保不生意外，雪門想着，簡直沒有一點把握，一點辦法，但車子走得很慢，路又不遠，雪門忽覺車已減低速度，車夫回頭問停在那兒，雪門向外一望，見正經那旅館門外就叫道，就是這兒，打住打住，說着車已應聲停住，雪門又後悔了，自己爲怕車夫知道，所以上車時只告訴街名，未說出旅館名子，本打算在街口下車，把車夫打發回去，自己再定行止，方才對蝶衣說衣服押在旅館，必須自來贖取，原是謊話，其實我並沒到這旅館的必要，衣服是托茶房當的，當票在我身上，很可以自己尋那當舖去贖，至於梳洗只尋一家澡堂，就全辦了，加今一時失神，竟教這車夫在這旅館門前停止，我是進去不進去呢，想着見車夫已拉開車門，只得走下，才上了一級台階，要轉身打發車夫回去，不料旅館門內的人，見有汽車停在門前，以爲來了貴

客，有兩個茶房奔出來迎接，雪門暗叫糟了，就向車夫吩咐你回去吧，車夫說不用等着了麼，還是過一會再接您來，雪門道，我辦一點事情，沒準時候回去，你不用等也不用接，那車夫應着，就開車疾馳而去，雪門方一猶疑，那恭候在門口的茶房

，已叫着二爺把門拉開，雪門無奈心想我既到了這裏，就開個房間靜想一會兒也罷，便走了進去，夥計領他走入一個較做潔的房間，大約就是這裏的頭等房了，那夥計已不是昨日的熟人，招待十分殷勤，雪門等他出去，自己坐在床上，又尋思半晌，終無善計，不由急得通身出汗，自思我費了許多心計，才得借題目出來，但出來又一籌莫展，毫無動作，只在這裏空耗時光蝶衣還在王二姐家等我，我至遲在兩三點鐘內，必得回去，若只這樣耗下去，又何如壓根見不出來，但要趕快行事，我又沒有辦法，韻宜那面到底該怎樣對付呢，雪門焦灼欲死，坐立不安，忽轉想自己出來時，對蝶衣怎樣說的，回去總得有個交代，我且作些圓說，再慢慢想對韻宜的辦法，就叫茶房進來，取出當票和錢，煩他代去贖回昨日所當的衣服，又教在附近理髮館，叫個人來理髮，那茶房見這位坐汽車的貴客，居然取出當票，而且票面

客數寥寥，十分詫異的翻着白眼兒走出去了，等了一會，理髮師到來，雪門理髮修容，刮磨淨了數日來的悶巷風塵，理完髮又上隔壁浴館洗了個澡，回到房中，茶房已把他的衣服贖回來，穿在身上，到這時候，對蝶衣的謊已算滿圓上了，只有對韻宜還沒有半點法兒，雪門吸着紙烟，望着左面的窗，又望着右面的牆，坐下又立起，立起又坐下，直吸了七八支紙煙，還是沒想出主意來，最後看天色不早了，離開蝶衣已有兩點鐘，知道不能再因循了，他那時的情形，頗有似於探母中的楊四郎，到了宋營，依要趕回番邦一樣，楊四郎好容易離開敵身的異國，和睽違十五載的四夫人重見，爲什麼還要回番邦去，任舊妻牽衣痛哭，毫不動心，看戲的人竟沒人罵他渾倖混賬的，大約因爲鐵鏡公主是主角扮演，能吸引觀衆情感的緣故，若是改編一下，教主角扮四夫人，公主用面容老醜，行頭破爛的底包扮演，在別妻一場，再多加些悲慘的歌唱動作，大約楊四郎的人緣兒，就要一落千丈，台下必有茶盤飛擲台上去，回令問斬，也成爲大快人心的事，不待公主求情，台下已罵着街起了哄，再過些年，也許楊延輝臉上畫了豆腐塊，改爲湯勤式的扮相，歸了丑行，叫小番的

曖調，任怎樣拐彎轉軸，也不會有人挑眼了，其時楊四郎當時，早把舊妻忘掉，心中只有個公主，在宋營遇到四夫人，反成爲意外的邂逅，根本沒把她加入考慮之中，認爲自己和公主互相需要，舊妻已成贅疣，而且十五年的離別恩情已冷就再拋棄她也不爲殘忍了，至於雪門這時，心境，雖不似楊四郎那樣偏一面重，但情形却反了個過兒，好似楊四郎回到宋營，受了家庭的包圍，法律的限制，已沒有重回番邦的可能了，雖然十分倦念公主，但在既無重圓之望，論理應該去告訴她一聲，以免盼望，並且請她，招駙馬，免誤終身，無奈再要千辛萬苦偷過雁門關，去見公主，只爲向她說一句我不要你了，結果不但要挨一頓嘴巴，還得永濟禁錮，以後事情更是不堪設想，但若這樣無信無音把她捨棄，又實覺於心不忍，雪門倒是把大前提決定了，以爲自己既爲蝶衣屈伏，不能再提出離異請求，只有維持舊有關係，除此更無別法，無論蝶衣深情可感，自己使不出狠心再背她逃走，即使狠着心逃出去，見着韻宜，也無法交代，即使韻宜能體諒我的難處，不苛求離婚的事，以後也是難題重重不但我自己前途黑暗，還不知把她害到什麼程度，仔細尋思，只有和她斷絕一條

路兒，雖恨造化弄人，在這短短時間，造出一段孽緣，使我終身負疚，但也幸在時間極短，只有一個早晨的聚合，幾句口頭的約言，我的負心背誓，固然罪無可追，還好在對她沒有實際的損害，也許她心頭創痕不致過深，過些日便能消滅，雪門想着仰天嘆道，反正我怎樣都是罪人了，上天鑒察我，我只能挑檢輕的罪去罷，把韻宜捨棄了，若我拋棄蝶衣那就更不得了，法律上是遺棄，重婚，韻宜家庭一生風波，或是那窈廡辭退我，那緊着還有誘拐捲逃，簡直罪不容誅，更莫提良心上的罪過，蝶衣在澈悟悔改的時候，我還忍心，天啊我的心都快碎了，實不能再想了，只可就這樣避重就輕吧，上天給我多麼大的懲罰，我都情願承受的，說着頓足一嘆，就叫茶房取來筆墨，自己關上門寫了一封給韻宜的訣別告罪的信，這信自然十分難寫，雪門幾乎抓破了頭皮，方才寫出幾行，看了看覺得詞句太猛烈了，恐怕韻宜一見便要昏絕，只可撕了重寫，寫了半篇再看，又覺意思太隱晦了，怕她看不明白就又撕了重寫第三張，這次寫得稍爲好些，但在命意遣詞方面，感到非常困難，時而覺得這個字用得欠妥，有失自己引咎之意，時而覺得這句話說得太過，或將引起她厭

世的心，又加心亂如麻，手也不能相應，不斷的添註塗改，好容易寫完了，重看一遍，竟而被自己所寫的文字給感動了，好似設身處地立在韻宜的地位，替她傷痛，眼淚簌七落在紙上，那封信本來已成草稿，再加沾濕，越發看不清楚，他只得耐心的，重抄了一遍，才裝入信封七好，提筆要寫封皮，忽然又爲了難，這封信雖已寫好，却沒想到寄遞，又成問題，郵寄是極不妥當，韻宜整處閨中，大概向來未與外人通信，現在忽然有這信寄去，十有八九要落入她父親或繼母之手，勢必因疑惑而查閱內容，發現這樣秘密，豈不更給她繼母以虐待的口實，如同時受到雙層打擊，簡直就要活不成了，但除了郵寄，有什麼方法，能使這信到她手裏，雪門苦思半晌，知道這難題不是在旅館中解決，只得冒險到安善里附近一行，看有什麼機會，可以以信遞給韻宜，想到這裏，忽然心中開豁，自己拍着頭額道，我真胡塗，這有什麼困難，有什麼冒險，我只爲心中抱愧，怕見韻宜，竟把安善里看作危險區域，其實怕什麼呢，我是告假出來，現在正好回去，表面上算是辦完了私事回去上工，到那裏等個機會，把信交給韻宜，教她回房去看，我就可以再溜出來，這件事總可以

在一點點內辦成，大概日落以前，便可回王二姐處了，想着就在封皮上寫爲韻宜小姐手展，下端只署內詳二字，便放入袋中，他因覺着時間短促，必須趕速辦理，不暇仔細思索，也忘了桌上放的殘稿廢紙，任在那裏拋着，墨盒開着蓋兒，毛筆也未插筆套，就匆匆走出房門，門外恰有個茶房經過，見雪門走出，就問您出去麼，雪門并没聽見他說什麼，只點點頭，那茶房又問給您鎖上門吧，雪門信口應了一聲，就走出去了，那茶房因雪門已付了當日房租，問他是否鎖門，本是試探他未携行李，根本沒鎖門必要，只是宛轉問他還回來與否，但雪門只是應一聲，並沒說退房的話，以爲還要回來，就沒向門房報告，連門上程雪門的名牌，也任其掛着，雪門却是滿腹心事，毫未想到這瑣屑問題，一直走了出去，到門外便叫輛洋車坐上，直奔安善里而去，途中自己盤算，午飯前從邢宅出來，現在將到晚飯時候，韻宜已等了六七點鐘，她不知怎樣焦急，現在自己回去，當然給她很大安慰，但是跟着安慰後面，又來個重大打擊，我的行爲，真是極天下之殘酷，但事勢如此，除了及早解脫，更無善法，我只盼她能忍耐這一時痛苦，很快把我忘掉吧，想着摩摩袋中的信，

心中大有懷藏兇器，前去殺人的感覺，只得竭力抑制這些思想，瀏覽着街旁景物，暫祛胸頭隱痛，走了一會，眼見已將近安善里了，再轉過一道街，便可望見巷口，雪門心裏又跳起來，不知怎的，忽覺異怯，直想轉頭逃避，但那車夫並不體體貼他的意思，仍然向前飛跑，將到街角，忽聽旁邊有人叫喚，雪門聽是喊自己的姓，只一個程序，底下並沒有稱呼，心中一驚，忙轉臉去看，只見在街旁一家當舖的高台階上，立着一個女子，正是那偷拐擅長的小桃兒，雪門微覺一怔，心想她不是說要離開這裏，怎還逗留未去呢，又因自己正在憂患之中，沒有心緒和她多話，就點了點頭，任那車夫向前行去，又聽小桃喂了一聲，叫道，你別走，我有事，雪門回頭，見她面上現着驚異之色，很着急的舉手相招，就舉足猛踏共筭，教車夫停住，雪門下車以後，因為已離安善里不遠，無須代步，就付錢打發了車夫，才回身向小桃走去，小桃這時已下了台階，立在一條小巷口外等候，雪門到了近前，就問你叫我作什麼，早晨你不是說要走麼，怎麼還在這裏，小桃滿臉詭秘的顏色，把狐疑的眼光望着他，並不開口，只拉着他進了小巷，走了幾步，雪門忍不住道你拉我上那兒

去，小桃無語，拉他轉個彎兒，才立住猛地回身，面對面的瞧着他道，你別裝胡塗了，敢情鬧了半天，咱們都是同行呀，你還罵我拐騙哪，雪門聽了，莫明其妙，大瞪兩眼，方要問她什麼意思，小桃已又說到，我問你，你把韻宜拐到那裏去了，雪門一聽這話，更如墜入夢境，大驚說道，你這是那兒來的事，韻宜不是好好兒在她家裏，怎說被我拐了，小桃冷笑着道，她在家裏，你去看看，可真在她家裏，你真敢大睜眼說瞎話，雪門茫然無主的怔了一下，知道裏面必有原故，就向小桃道，到底怎麼回事，謝七你告訴我，我在那蓼庵起身以後，跟他告假出來辦自己的事，臨走時還看見韻宜，現在怎說……難道她已經失蹤了，小桃道，可不是沒了影兒，在你走後，她也不見了，能說不是你拐的麼，雪門萬分納悶，韻宜應該正在等候我的回音，怎會離開家裏，而且小桃何以知道她的情形，小桃才道，你真不知道麼，實在我也不大明白，還是聽邢家老媽說的，就在方才三點多鐘，邢家老媽到我家去了，問她們小姐可曾來過，我一聽就怔了，因為韻宜這些日跟我不錯，是背着她家裏，她的繼母知道了，還給混造謠言，借題折磨她呢，怎會無故到我家來尋，就問邢

老媽是什麼原故，那老媽也愛說話，就告訴昨夜韻宜被她繼母責打的事，今天晌午還給她開飯，飯後沒多大工夫，就沒影兒了，等到老爺知道，各處尋覓，也沒找着家中都納了悶，因為韻宜向來不出大門，除非有時到我家去，所以派老媽來問一聲，我當時回答韻宜已有五六天未曾來過，又盤算韻宜失蹤，必和你有關係，就問那老媽說，你們老爺新請的年青下人，還在家裏麼，老媽說，那下人在飯前告假出去了，我聽着更認準必是你作的事，把她拐走了，你還不認，除了你還有誰呢，雪門聽了，一陣天旋地轉，心中又急又悶，又失望又害怕，不知韻宜離家是何原故，她既失蹤，這封信又向何處交代，自己也無再到那家的必要了，不過我聽定韻宜該在家中待我歸來，對這意外失蹤，簡直無法理解，但她的離家，恰在我告假出門以後，旁人看着難免疑猜有我的關係，這嫌疑已擔上了，小桃既這樣想，又怎保那夥廝不這樣信呢。雪門真是百感雜揉，神經因刺激過甚，反而麻木，望着小桃發怔，忽而念頭一轉，心想小桃詭秘莫測，也許說的謊話，我不要上她的當，就猛然搖頭叫道，不會的，不會的，你這話靠不住，我敢保韻宜不會離開她的家，正在等着我呢。

，小桃冷笑道：好，我的話靠不住，你就到那家去看看，可有她的魂兒，說着又拉住雪門正色說道，程先生，我現在叫住告訴你，是一片好心，其實我也不知道韻宜是爲什麼走的，跟誰走，我只由早晨的情形猜想，自然覺着除了你沒第二個人，可是我知道你這人心眼兒不錯，你帶韻宜走，必是愛上她又可憐她，所以搭伴兒上別處過日子去了，絕不會像我那種安心賣她，咳，其實我拐她，也不是出於本心，只爲被別人逼得無可奈何，才……這也不必說了，我聽說她跟你走，還很替她，這是實話，你別拿我當天生的壞人，我也知道自己偷盜拐騙，沒作過好事，可是人心全是肉長的，從昨天在旅館裏，你那樣待我，又說了那些好話，我回家仔細琢磨，不由得被你感化了，打算以後學好，所以趕着要拐走韻宜，……雪門聽着，忍不住插口問道，怎麼，你要學好，才趕着拐韻宜，難道拐她是件好事，小桃搖頭道，拐她自然不是好事，可是我有說不出的難處，必得先作了這件壞事，才能脫清身子，安心學好，咳，我又把話說遠了，咱們且管現在，我實在記着你的好處，所以攔住告訴你，你要明白，邢家也許疑心到你身上了，韻宜跟你前後脚走得太巧啊，現在我

看你這情形，才信韻宜不是你拐的，可是邢家未必肯信，你去了不是……說着停了一停，又道，我只是盡自己的心，把話說到了算完，該怎樣還在你自己；雪門見她態度真誠，言語懇切，心中不由得信了，但終想不出所以然，就沉吟道，我信你的話，你本來沒有騙我的理由，可是事情太奇怪了，韻宜應該安心在家等我，就是有人強拉她，也不會出門的，怎麼會走呢，小桃道，她等你幹什麼，雪門這時也不想瞞她了，就把自己的事從實告訴一遍，又道，你想她是教我回去辦的，當然要眼巴巴的等我的消息，怎麼肯走，小桃道，那麼現在你回來，必是把離婚的事辦成來回覆她了，雪門搖頭嘆道，一言難盡，我回去見着內人，她完全變了態度，給我陪罪，教我絕沒法兒跟她提起離婚的話，還有親友們了解，教我更沒法脫套兒，所以我只可回來告訴韻宜，教她……說着遲了一下，小桃接口道，教她怎樣，你的太太又拉住了你，韻宜跟你對天明誓那掃事，就算完了麼，雪門嘆道，我沒法兒啊，你想，我本是已經結婚的人，若不和原有的太太離婚，怎能再和別人訂婚這是法律管着的，何況韻宜又特別注意這個，小桃道，你既有了太太，又沒有離婚，怎麼竟敢

跟韻宜胡拜了天地，那是我親眼看見的，你是安着什麼心，雪門被小桃問得心中如刺，囁囁答道，我實在沒法說，你知道我是和內人嘔氣出來，已決計離開家庭不再回去了，不料到那宅作事，恰巧遇着韻宜，也多虧你的作成，我把她從你手裏挽救了，她感激我的恩德，我也可憐她的處境，才很快的發生愛情，我當時並沒想到還能和內人見面。才輕易答應和她永不離開，那知韻宜一問我的身世，知道已有太太，就疑我安心騙她，我說已決定跟內人斷義絕情，永不相見，韻宜還不信任，認爲我和內人若不離婚，終有復合的危險，她也永遠是個黑人，就逼着我回去辦離婚手續，我雖不願意，也只得去了，小桃道，韻宜教你回去離婚，倒把你送回太太壞裏去了，是不是，你這人真是耳軟心活，時時有變，到河東就忘了河西，在河南就不管河北，你算怎麼個人兒，一綳臉兒，韻宜真是倒運，躲開刀尖，撞着槍尖，沒受我的害，倒吃了你的虧，我若知道你是這麼塊料，方才就不吟住你了，現在你請吧，雪門想不到小桃會對自己這樣嚴厲，批評起來，而且聽她口氣，似乎不止爲韻宜不平，還像爲她自己失望，不由十分納悶，但又顧不得思索，拉住她道，我實在

對不住韻宜，任憑罵我，我都承受，只是你憑什麼這樣，你對韻宜也沒好心，還有臉兒說我，小桃道，我啊……我現在跟她已沒有壞心了，就是早先想要拐她，也是被事由兒所擠，決不是本心，現在就告訴你吧，省得教你問着我，你聽韻宜說過我家裏事麼，雪門道，我聽說過一點兒，小桃道，早晨我走開以後，就料定你們必要談論我的，你總知道，我家裏有個沒出息的娘，還有一個沒號兒的野人，向來我叫他乾老兒，現在改了招呼，管他叫尿泥了，當初我的父親跟沒有出息的娘，教我學戲，請了幾位師傅，把戲已都學成了，眼看上台掙錢，那知我父親引狼入室，又請來這個尿泥，不知怎麼跟我娘好上了把我父親給擠出去，尿泥打算的倒是很好，拚上我娘，我也跟着落到他手裏，此後上台唱紅了給他掙錢，人財兩得，世上那裏找這便宜事，可是我看他們欺負父親，心裏生氣，雖然被我娘震撼着，不敢說什麼，可是尿泥想從我身上弄錢，那算白指望，他費九牛二虎的力量，薦我上台去唱戲，我總變着方兒唱砸了，任他打罵，我也不在乎，尿泥沒計奈何，倒得上小戲園拉官中胡琴，掙錢養活我們娘兒倆，過了一兩年，他覺着賠本兒不上算，又加跟我娘有

點膩了，供着時常吵架，住在外頭三五天不回家，賊心餓着我們，我也不理會，自

己出去作點小買賣，順手再偷摸幾個，也够吃的，那知尿泥前兩月，又跟我娘吵了

一次惡架，我娘受不住，說出離散的話，尿泥說散夥也成，這幾年在我家花了兩三

千，現在照數兒清還，他立刻就走，這當然辦不到，鬧一陣也就擱下了，可是我聽

說尿泥有跟我娘離散的意思，心裏念佛，只盼真能那樣，我就把父親接回來，一家

團圓，我再好生出去唱戲，就是不紅，也足以養活他們，只是尿泥太混賬了，定

要沒錢不走，我娘又沒有準主意，跟他一吵架就說非散不可，吵完兩天，尿泥給個

好臉兒就把仇恨忘了，又親熱起來，到上月初間，她才真傷透了心，尿泥又鬧着散

夥，說不要錢了，只把小桃給他，就可以永斷葛藤，我娘氣瘋了，跟他打了個頭破

血出，我也氣得要死，無奈尿泥陰損狠毒，沒皮沒臉，安心跟我們攪和了，鎮日吵

翻，非教我跟他走不可，我自寧死不去，我娘更不捨女兒，鬧了些日，尿泥也沒法

兒，知道拗不過我們，就另打主意，把不相干的人當了災，恰巧韻宜在這時候和我

認識了，兩下很說得上來，她又沒個親戚朋友，每逢受了氣，就跟我訴說，因此常

到我家去，尿泥不知怎麼把她着上了，就跟我娘倆說，你們老的不願跟我過，小的不願跟我走，我再賴在這裏實沒趣兒，可是這麼空手一走，我也不伏氣，現在另想個道兒，教你們拿野豬還願吧，我們問怎樣還法，他就說常來串門的邢家姑娘生得不錯，又在家裏受着虐待，心氣很浮，你們想個法兒，把她給弄過來，我常到關外賣一筆錢，就算你們還清了我的債，從此兩罷干戈，永不登門攪擾，我聽了他這主意，覺得太已喪德，就一口回絕無奈尿泥成天攪擾，我娘也被他說動了心，就跟我說，這是我們百年不遇的一條活路，不傷損自己的皮肉，只用個外人把這塊病除掉，真是再便宜沒有，雖然有些損德，可是若不這樣，咱們一家就永遠別想脫開尿泥的手沒日子能翻身了，再說韻宜在繼母手裏，終久不會得好也許被繼母把她送到更苦的地方，現在我們依着尿泥辦法，便真把她賣到關外，也不過落水爲娼，只要她命好還許遇着個闊人，娶她作太太呢，再說她救了我們一家暗裏積下陰功，日後準可有好結果，我們就害她一時，也害不了一世，這事可以作得……雪門聽着，心想小桃的令堂，倒是個善於思想的人，能用這玄妙的理想，諒解自己的罪惡行爲，居

然說韻宜被騙被賣，是對她家積下陰鷲，由此斷定必得好報，因為韻宜必得好報，就把地獄當作上天堂的捷徑，又斷定她們的拐賣行爲不算罪孽，大可作得，真難爲她怎麼想來，想着不由臉上現出鄙夷之色，小桃看見，就又說道，我也明白我娘說的不像句話，可是我另有想頭，我知道我父親流落在外，可憐極了，我娘又受着尿泥的氣，還得把他弄走，這一家永遠沒個團圓，要弄他走，還真沒別的道兒，想來想去我也活動心了，就作回缺德事吧，俗語說人不爲己，天誅地滅，我爲自己，也願不得韻宜了，但盼他命好，過兩年我能上台唱紅，一定把她還救出來，雪門聽着，忍不住插口說道，你這好心，跟令堂真是一個模子鑄出來的你打算將來救她，還自覺良心不錯，可是萬一你唱不紅沒那力呢，就是將來真能說到辦到，那時韻宜已不知受過幾年折磨，絕不是現在冰清玉潔的小姐了，救出來又怎樣呢，小桃聽了，看看他點頭說道，不錯，你說的不錯，我現在也明白那是混主意，可是當時只顧自己，覺着日後救她的打算，就算心眼兒滿好了，你要知道我本不是好人，別這樣挑剔，再說你在韻宜身上作了損事比我還毒，我的心雖不好，可並沒把事作出來，她

到現在沒受我的害，你却算作出來了，好似摘去了她的心，害得人家沒着沒落，往後怎麼得了，你還有嘴說我哪，雪門被她堵得答不出話，只嘆息點頭道，隨你怎樣說吧，本來我罪大惡極，不配說人，更不怨別人罵我，小桃道，我本不是罵你，也不能教你問着，咱們是豁唇吹燈誰也別說誰了，雪門聽着心中難過，自己現在已立在小竊犯騙子同等地位，被認爲一流人物，並且對韻宜所犯的罪，比她還重，更沒有辯白的餘地，事已至此，我還說什麼，只可快此走開吧，但又一轉想，就向小桃道，看着情形，你大概把早晨的話已經取消，又不走了，我煩你件事成不成，小桃道，你怎知道我不走了呢，我還是得走，哦，你必是因爲我早晨說得風電火急的，當是立刻就走，想不到這時見我還沒動窩兒，就疑惑是變卦了，你不知這裏面有個情由我……我……我也不必告訴你了，說着看了雪門一眼，似乎心中隱有所恨，雪門却沒理會，又問道，你必是許着家個人把韻宜拐走，因爲被拐壞，沒法交代，所以非走不可，小桃搖頭道，你說的不對，我要走的原故，八成是爲着自己心裏的事，二成爲着家裏，我自己的事跟你說不着，提到家裏，真把我氣死，幸虧被你打攪

，沒得拐走韻宜，若沒有你，真把她順順當當弄走了，還是白缺了德，說着一頓足道，我這不要臉的娘，教我說她什麼，我本來跟他們打算好了，尿泥先尋個人販子定規下辦法，那人販子手下黨羽很多，各處都有，只由我誘出韻宜，帶上火車，送一個地方，給人販子的同夥，就鼻完事，尿泥却在天津坐等，我一動身，人販子就交他一半錢，等我把人送到，人販子接着同夥的確信，再交清另一半錢，所以這事全歸我一個人受累，尿泥坐等發財，今兒早晨，我收在你手裏，把韻宜留下，心裏還很不伏氣，若不是你跟我有過好處，換個別人，說真不定使出什麼出手兒的，給你個利害的瞧，只爲是你，才鬧得我沒了法兒，只可認頭吧，自想回到家裏，一說情由，尿泥見我把事辦壞，打掉他將到手的財錢，必不干休，我也拚着跟他吵打一頓，自己離開這倒霉的家，雖然捨不得我娘，也只可暫時任她跟尿泥混着，等我以後慢慢想法，那知我跟你車門裏說完了話，回到家裏，就聽見尿泥跟我娘唧唧略略的說笑，我納悶他倆怎這樣喜歡就掩着身在窗外偷聽，敢情尿泥不知在什麼時候，把我娘又哄好了，兩人又親熱得蜜裏調油，居然瞞着我，要弄我，借着離散爲

由，好教我甘心給他們使喚，把韻宜拐出去，弄到了錢，照舊在一塊兒享受，還打算再買個便宜孩子，又商量怎樣用少年男子，勾引我好慢慢兒下娼窩掙錢，我聽了氣得直哆嗦，我娘實是沒人味兒，這樣賤骨頭沒心肝，早晚教尿泥害死爲止，可是我也沒法顧她了，她既幫着尿泥捉弄我我就反回頭要他們一下，我所以也不用忙走了，我只對他們說，韻宜有點兒變卦，不肯跟我走，只好等明天再勸她，尿泥跟我娘聽了很不高興，可是我心裏已打算好，趁今天把我的一點東西都歛在手下，明天早晨就自己走下去了，那知到了午後，邢家老媽子到我家去打聽韻宜下落，尿泥和我娘才知道韻宜離家走了，等老媽子去後，問我怎麼回事，我自然說不明白，尿泥因爲我早晨說韻宜臨時變卦，到午後竟會失蹤覺得太已離奇，話裏話外，疑惑我在鬧鬼兒，我也犯不上辯嘴，就趁他們沒留神，帶出幾件東西，就近當在這家當舖裏，打算自己走開，去尋我父親同住，不再跟他們嘔氣了，可是還想明白韻宜的情形，無奈沒人可以打聽，正在要走未走，忽看見你坐車來，我本料着是你把韻宜弄走的，見你居然又敢回來，很是納悶，又怕你回到邢家，要被捉住打嫌疑官司，所

以叫住你告訴一聲，現在你總明白我不但照舊要走，還是立刻就走，並沒跟你說瞎話吧，雪門點點頭道，原來你家中有這樣隱情，我真替你難過，看來人作壞事，有時是被擠出來的，並非自己本心，像你我兩人對韻宜都是……小桃尙未答言，就聽有人說道，好你們這兩個狗男女，將我的女兒拐走，尙敢在此逗留，雪門小桃一看，吓的魂不附體，戰戰兢兢，要知來者是誰，請看第三集便知分曉，【第二集終】

本社出版書預告

○ 燕子人家第三集 …… 十萬餘言，約三十一年元月末日出版，定價一元二角，自十一月十日起，至十二月十日止，爲預約期，預約一元，不加寄費，如郵票購書，限有一河北一兩字者，

○ 雍正熾俠記 …… 第一集名武俠小說家，陳怡俠先生傑作，每集十萬餘言，由雍正御覽劍俠圖起，呂四娘報仇，止，其中風花雪月，怪力亂神，忠孝節烈，可歌可泣，令人拍案稱絕，不愧武俠小說名手，是書每日刊露於天聲報，新開版，三津人士，莫不有口皆碑，雖洛陽紙貴，亦人手一篇也，約十二月二十日出版，每集定價一元，希讀者注意。

本社出版書

武俠小說 **勝英金刀會七義** 每冊定價七角

武俠小說 **大明湖海英雄傳** 每冊定價七角

武俠小說 **蔣軫庭著龍圖大俠** 每冊定價七角

社會小說 **陳怡俠著青年鏡** 每冊定價八角

武俠小說 **趙軫榮著混天球** 每冊定價七角

武俠小說 **陳怡俠著三俠圖** 每冊定價七角

武俠小說 **趙軫榮著三隻金鏢** 每冊定價七角

武俠小說 **陳怡俠著雍正殲俠記** 每冊定價七角

社會小說 **劉雲若著燕子人家** 每冊定價一元二角

武俠小說 **王雪倩著繞指柔** 每冊定價八角

武俠小說 **冰弦彈月記** 每冊定價一元二角

批發處
北京前外楊梅竹斜街
新華書局發行部
青島膠東路十一號

張家口怡安市場內
趙紀安書局發行部

德州南門內
閣玉山書局發行部

萬盛書局發行部
各大商埠大書局均有代售

總發行所
天津獅子大街
新聯合出版社
電話二四八八號
借用電話二四八八號

